

文登文藝

孫克勤題



文登文藝

总第一〇八期

威海市文登区文联 主办

獨翰透底蒼曾學岸土擊
立萬百萬茫茫少方當水
寥山舸類大憶丰適丰
秋紅爭霜地往風指萬過
湘遍深天誰咎華點戶飛
江層鷹競主曄正江舟
北林擊自泐泐嶙嶙茂山曾
杏盡長由溪溪歲書激記
橘染岡悵攜月生楊否
子湯魚察來稠意文到
洲江翔廊百恰氣字中
頭碧淺問侶同揮冀深

心園書畫
甲辰秋月
甲辰書

书法 隋军强

国画《盛世和风》（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入展作品） 孙克勤

2024年第二期

总第108期

省文联领导来文登调研基层文联工作



4月10日，山东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何思清带队到文登调研，全面了解基层文联组织重点工作开展、特色文化资源使用、品牌文艺活动打造和文艺精品创作等情况。威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邢飞，文登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浩仁，文登区委副书记刘军，文登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怡菲等参加调研活动。

调研期间，何思清一行实地考察了召文台、文登历史文化展厅、昆嵛山文化片区、樱红石语艺术采风创作基地等，观摩了文登李龙文化山会暨民间艺术展，并前往天福山红色胶东纪念馆接受红色教育。

调研中，何思清认真听取了文登文联的近年工作总结、未来工作打算和对基层文联建设的意见建议，对文登积极实施“区镇联‘艺’，文艺下乡”特色品牌活动、推进文艺工作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开展好主题文艺活动、繁荣文艺精品创作、强化文艺志愿服务、建设文艺人才队伍等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



文艺志愿者助力昆嵛山樱桃文化节



5月18日，由威海市文联和文登区文联联合举办的“与人民同行·2024威海市文联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文登）启动仪式”，在文登区界石镇举行。

来自威海市和文登区两级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和民间艺术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们，深入基层送文艺下乡，助力第二十届威海（文登）昆嵛山樱桃文化节。他们用画笔描绘青山绿水，用相机记录人文情怀，用丰富多彩的非遗产品展示博大精深的地域文化，为昆嵛山樱桃文化节添彩。



“心灵的成长” ——于昌伟教育漫画校园巡展拉开帷幕



5月30日上午，“心灵的成长”——于昌伟教育漫画校园巡展开幕仪式，在威海紫光实验学校举行。文登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怡菲，文登区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许修刚，文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明明，文登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牛志宁，文登区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林涛，文登区教体局党组成员、总督学丛文勇，大水泊镇党委书记陈辉，文登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于仁祝，威海紫光实验学校校长李凌己，以及学校师生代表、文登书画爱好者等参加了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由文登区委宣传部、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主办，文登区美术家协会、威海紫光实验学校、于昌伟漫画工作室承办，威海铭坤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共展出于昌伟漫画作品66幅，以家教题材为主，通过漫画夸张、比喻、象征等表现手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人们更加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文登文藝

WENDENGWENYI

主 任：牛志宁

主 编：林涛（执行）

邹瑰馥





2024年6月出版
总第108期

主管单位：
中共威海市文登区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地址：文登区世纪大道84号
邮编：264400
电话：0631-3998112
邮箱：wdwybjb@163.com

准印证号：威海市准印证第039号

目录

CONTENTS

特别推荐

04 士林亭随想 林 涛

云上读书

14 却向巫山参情禅
——《红楼梦》的情爱解脱观 李 林

17 诗意的消解 牛志宁

20 我们都爱林妹妹
—— 听李林先生解读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
法门有感 苗春笛

红色文登

23 叩开岛集一扇凝重的红色记忆门扉 蔺红伟

读书观影

27 每愤胡兵入 常为汉国羞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推荐手记 孙世平

30 信仰的力量
—— 电视剧《数风流人物》观后感 孙 黎

小说天地

32 经典面馆 许建中

35 甜蜜的红草莓 王福海

CONTENTS 目录

- 38 蚊子的“热吻” 谭金芸
44 一只猫，又一只猫 于向华

散文随笔

- 45 夜 听 丛 桦
47 父亲节，陪您好好说说话 夏 子
55 半个世纪的服饰记忆 周 霞
58 鸡 趣 陈强伦
61 当我写小学时我写些什么 于尘飞
67 追忆恩师张荣庆先生 丁晓红
68 大咪咪 陈晓荣
70 能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 于福水

诗歌方阵

- 72 春（组诗） 刘美华
73 母子连心（外一首） 塞纳河
75 文登颂（外二首） 周诗萍
76 梦与现实（外二首） 刘进召
77 南海沙雕（外一首） 宋吉英

文艺动态

- 78 文登新增 1 名中国音协会会员 4 名中国美协会会员
79 大事记

编 委 会

顾 问：

姜念光 《解放军文艺》主编
阎 安 《延河》执行主编
蒋登科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三色堇 《书画诗酒》主编
李自国 《星星》副主编
赵宏兴 《清明》副主编
蓝 野 《诗刊》编辑室主编
李春风 《时代文学》编审、副社长

主 任：牛志宁

主 编：林涛（执行） 邹瑰馥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仁祝 王华卫 王志杰

王建民 王善峰 田世科

毕虹方 仲积彬 邵松山

李喜华 陈强伦

刊名题字：顾亚龙

士林亭随想

林 涛



文登城东有一小山，名峰山。山不巍峨，也不峭拔，却风光旖旎，植被繁茂，一年四季绿树葳蕤，山花烂漫。每日清晨和黄昏，来此强身健体之人络绎不绝，或拾阶而上，或漫步幽径，满目苍翠，暗香浮动，让人心悅神爽。若逢周末或节假日，山上更多了些俊男靓女，平添了几许浪漫气息。

峰山西麓，一条幽径直达山顶，半山腰处有一小亭，亭虽不大，却玲珑别致，琉璃瓦，红殿柱，四周以汉白玉围栏，雕梁画栋，飞阁流丹，掩映于青松翠柏之间，恰如淑女半遮面，娇羞迷人。

亭子名叫“士林亭”，是为纪念优秀文登学

人徐士林而建的。这座小亭，潜隐着一个青衫飘然的身影，承载着一段流韵千古的辉煌，闪耀着千年“文登学”的不世之光。每每从此走过，我都会投去尊崇的目光。

（一）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一天，文登县爬山脚下徐家疃（今威海市文登区泽头镇徐家村）一个普通农户家中响起了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徐家喜添新丁，族人奔走相告。他们没有想到，这

个看似普通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一名誉满朝野的封疆大吏，一名彪炳史册的“一代完人”，会为辉煌灿烂的“文登学”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小男孩，名叫徐士林，字式孺，号雨峰。

《清史稿》载：“士林幼闻邻塾读书声，慕之，跪母前曰：‘愿送儿入塾。’乃奋志勤学。”徐士林自幼好学，是诗书传代的家庭熏染和崇文尚学的社会风尚使然。徐士林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祖父、父亲皆为学识渊博的读书人。祖父徐文煌，“正直刚方，孝友敦笃”，时逢明亡清兴改朝换代，因而隐居不仕；父亲徐之淮，“天性孝爱，积学有素”，为了照顾年迈多病的父母，弃绝科举，一心奉养双亲。而文登历史悠久，文脉厚重，崇文尚学之风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此，召集文士登山歌功颂德，遂取“文士登山”之意命名此山“文登山”。北齐天统四年（568年）文登设县时，又以“文登山”名县“文登”；东汉时，一代经学大师郑玄（字康成）到此开办“康成讲堂”，门下弟子三千，形成风靡一时的“郑氏学派”；北宋庆历年间推行第一次兴学运动时，文登即建起县学（约1044年或1045年），大观初年（约1107年）增建，“规模宏敞，为诸邑冠”；尤其是隋代开科取士后，文登才俊迭出，金榜频登，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文登学子创造了“一科七进士”的纪录，并且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沂、刘焯兄弟连镳，“文登学”名震朝野，誉满京城。在徐士林之前，自明代以来就有三十多名文登学子金榜题名。

正是在这种文化气息浓郁的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大氛围的熏陶浸染下，徐士林寒窗苦读，孜孜以学，康熙五十年（1711年），二十八岁时考中辛卯科举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十岁时又以二甲四十五名荣登癸巳恩科进士榜，自此步入仕途。在二十八年的宦海生涯中，徐士林历任教习（正八品）、内阁中书（从七品）、刑部主事（正六品）、礼部主事（正六品）、礼部员外郎（从五品）、安徽安庆府知府（正四品）、江苏按察使（正三品）、福建汀漳道道台（正四品）、河南布政使（从二品）、江苏布政使（从二品）、江苏巡抚（从

二品）。乾隆六年（1741年）秋因病乞休回乡，九月十六日（公历10月25日）行至江苏淮安时溘然长逝，卒年五十八岁。

徐士林出身寒微，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生“清勤敬慎”，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笃直刚方、清正廉洁，他公忠爱民、孝亲敬友，他勤勉政事、断案如神，其高风亮节，世人景仰。

徐士林病逝后，乾隆皇帝悲痛万分，泣曰：“此等良臣，方资倚任，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己者也！”命祀京师贤良祠，赐祭葬，又亲笔为他撰写祭文，曰：“尔徐士林，植品端方，存心诚实。蜚声杏苑，学既裕乎三冬；列职槐厅，望久彰于九棘。……流芬竹帛，卓然一代之完人；树范岩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徐士林，品行端正，为人真诚，学识渊博，享誉朝野。他精忠报国，鞠躬尽瘁，名垂青史，卓然一代之完人。他为满朝官员树立了榜样，为千秋万代树立了典范。”）盛赞徐士林为“一代完人，千秋典范”，评价之高，有清一代，寥寥无几。

曾任徐士林幕僚的闵师洛赞其曰：“觐其持躬率属，激浊扬清，动合古大臣风度，未尝不於所见当世名公卿中，高置一格也。”（“徐公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率领下属，都激浊扬清，有古大臣之风度。在当世名公望卿中，高置一格也。”）

清代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刑部、吏部侍郎的黄叔琳撰文说，徐公一生“惟忠惟孝，感动天子”，人们尊崇他，不是因为他的爵位高，实在是他德行超群（“非爵之崇，厥德之异”）。

清代著名诗人、文学家袁枚在《江苏巡抚雨峰徐公神道碑铭》中写道：“呜呼徐公，今无其伦。来非恋爵，去非要君。俭非矫俗，仁非市恩。始于立身，终于事亲。正色为秋，微笑为春。不爱公勤，爱公之醇；不敬公清，敬公之真。”（“无人可与徐公伦比。他出来作官不是为了求取功名爵位，辞官回家不是为了要挟君王，倡俭去侈不是为了获取名誉，行仁施爱不是为了兜售恩惠。始于建功立业，终于孝敬恩亲。本分做人，勤勉做事。工作时严肃认真，有如秋色；谈笑时平易近人，使人如沐春风。

我不是因为他勤勉才爱他，而是爱他醇朴；也不是因为他清廉才敬他，而是敬他真诚。”）

时光荏苒，一百五十多年后，到了光绪年间，曾任文登知县的江苏武进人氏李祖年谈起徐士林，依然无限崇敬地赞叹道：“谈吴中治绩者，汤文正公后，首推中丞。百余年来，流风遗泽，父老犹能言之。”（“谈论在江苏为政的成绩，汤文正公（汤斌，康熙朝出任江苏巡抚，以清正恭谨为人称颂，卒谥文正）之后，首推徐公。百余年来，徐公的风范，江苏父老犹记心中！”）他还个人出资，刊印徐士林的断案手稿，书名《徐大中丞勘语》。

（二）

徐士林一生刚方磊落，耿介不阿，清纯质朴，不假造作，于平实之中给人以高山仰止之感。其人格之美一如山花，不求芬芳而自芬芳，不为艳丽而自艳丽。

徐士林为人处世，不媚上，不谄下，“立身端方，历宦途不为干谒”。在京城作官时，就不趋炎附势巴结权贵，“京师居官十五年，非公务未遂于公卿接，守身唯严唯慎”；到了地方任职，也是如此。即使是因失察被贬职，也决不上司献媚行贿，“公为道府，于督抚要路，非公事未通一字，其性耿介若此”。

任刑部主事、礼部主事时，他“定献词，议仪制，常侃侃力争，独署名以进”，充分展示了他刚方做人、磊落行事的君子风范。

任安徽安庆知府时，有一次，和雍正皇帝关系十分亲密的文觉禅师来到江南，督抚、将军以下官员都屈膝跪迎，唯独徐士林抱拳施礼，不卑不亢。

当时，江南地区各县知县每年都要向上级交纳节礼，用来弥补财政亏空。为交纳节礼，知县只能向民众勒索，而上面接受节礼既不作账也不开收据，为贪脏提供了方便。徐士林认为这是一项弊政，必须革除。与官居一二品的督抚大员相比，徐士林只是个四品小知府，但他并不畏惧，据理力争，上交节礼的陋规终于作罢。徐士林手稿《守皖献词》

的第一篇《详请豁免积欠节礼》，记录的就是此事。

徐士林心底无私，敢做敢为，遇见不平事，便仗义执言。有一年，时任江南织造的海保因罪入狱，夏历五月还穿着皮袄，徐士林见了，为他送去夏天的衣服，遭到上峰的呵斥。徐士林说：“他虽罪重，但五月天不应穿皮袄。如果你觉得我有嫌疑，就到按察使那里弹劾我好了。”充分显示出他“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的铮铮铁骨和临政不阿的刚强性格。

被封为江苏布政使，从文登老家进京受命时，皇上问他：“山东、直隶麦何如？”他据实以报：“旱且萎。”又问：“得雨如何？”他说：“虽雨无益。”这就是徐士林，实事求是直言不讳，决不弄虚作假阿谀逢迎。

徐士林生性廉俭，不喜奢华。赴任江苏布政使时，不事张扬，不摆仪仗，“单车之任，村仆三人，行李一囊而已”。其时，“吴地风俗奢靡，游惰者多”。为了扭转这一时弊，他一再发布文告，力劝乡绅富贾厉行节俭、为民表率，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衣不求华，食不厌蔬，“坐卧处布衾木榻”。他在苏州沧浪亭宴请乡绅属下，四菜一汤，粗茶淡饭，让百姓随意观看，倡导节俭务本。从此，“四菜一汤宴”（五簋宴）被称为“徐公宴”，传遍江南，节俭之风始行。

徐士林克勤克俭，两袖清风，病卒时，“囊篋萧然，一无所有”，其随身携带的篋篋中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外，只有两卷文稿，即《守皖献词》和《巡漳献词》，乃徐士林在安徽安庆府和福建汀漳道任职时的断案手稿。这两卷手稿，便是他的全部家当，其清廉可见一斑。

（三）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及第授官，至乾隆六年（1741年）病逝于江苏巡抚任上，徐士林一生为官二十八载，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任皇帝待他都不薄，有“知遇信任之恩”。

徐士林金榜题名后，初授教习职（八旗官学

学官），后改内阁中书。能够进入到宫廷内阁任中书，襄助国事，可见康熙皇帝是很欣赏他的。

雍正皇帝也很器重徐士林。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擢升徐士林为刑部主事，一日遇见他当值，勉励他说：“尔骨格重，异日当为名臣，勉之。”雍正三年（1725年），改任礼部主事；雍正四年（1726年）晋礼部员外郎，受诏出访安南国（今越南）；雍正五年（1727年），委以要职，提拔他到安徽安庆府任知府。安庆时为安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长江中下游军事战略要地，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徐士林在这里任职五年，政绩卓著。雍正十年（1732年）十一月，擢升为江苏按察使。

最器重徐士林的是乾隆皇帝。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二月，徐士林因在安庆知府任上失察私铸，由江苏按察使降为福建汀漳道道台，在福建执政两年。乾隆登基后，特旨召见徐士林进京，途中即提拔他为河南布政使。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因父亲病故，徐士林辞官回乡丁忧。乾隆二年（1737年）闰九月，乾隆皇帝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他“以母病八旬且父柩未葬恳免”。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帝念江苏重地，方伯（布政使）非公莫可任”，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护理巡抚印（即代理巡抚），而且“中旨频颁，部文络绎”，他仍一再推辞。屡次抗拒皇命，乾隆皇帝虽心生不悦，可仍不忍加罪于他，只是“命姑缓其期”。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乾隆皇帝再次召徐士林进京。此时徐母病情渐痊，徐士林方遵母嘱进京受命，随后赴江苏就任布政使，第二年七月升任江苏巡抚。

三任皇帝都对徐士林恩宠有加，徐士林自是感恩戴德竭力以报。他自己也说：“臣遭非常知遇，力图报称之心。”在《进〈二典三谟要义〉疏》中，他说：“臣海隅下士，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寄，宠荣逾格，训勉勤拳，夙夜抚躬，报酬无术。”在《遗疏》中，他又说：“臣本滨海贫寒，赋性质直，蒙圣主知遇信任之深，畀以江苏重寄。每念尽瘁致身，仰副皇上培养元气转移风俗之盛意，而学复不

充，有志未逮，辜负皇上倚用洪恩，实万死莫赎。此一刻不敢偷安，一丝不敢苟取之愚忱，庶几堪以仰对。”

知遇之恩，当竭力相报。可是徐士林刚方磊落，耿介不阿，决然不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对皇上的忠，不是那种奴颜婢膝唯君命是从的愚忠，他的忠体现在谏良言、勤政事上。

当时有个惯例，每逢年节，各地封疆大吏都以地方特产进贡皇上。徐士林任职江苏，皇上有恩于他，而且江苏又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不进贡说不过去，因此他上疏曰：“恭逢元旦，普天同庆，臣任职外吏，理当进贡方物，稍伸臣子恋主之忱。”他也进贡，但他进献的既不是绫罗绸缎，也不是异宝奇珍，而是治国安邦的策略——一卷《二典三谟要义》（“二典”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三谟”指《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奏疏中，徐士林说：“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理当贡奉。可我一身之外，寸丝粒粟，都是皇上所赐，尚有何物堪以贡奉？唯有祝愿皇上像唐尧虞舜一样治理国家，国泰民安，万世无疆。我自幼学习《尚书》，现择其要义写就五篇心得体会敬献给皇上，如果皇上肯赏脸御览，对治国安民略有帮助，臣就不胜荣幸之至了。”一封《奏疏》、一卷《要义》，礼轻情义重。乾隆皇帝欣然接受，并大加赞赏，在奏疏后用朱笔批道：“语不云乎，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也！”

“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徐士林是很善于向皇上“赠言”的。被封为江苏布政使入朝谢恩时，皇上问他：“何以用人？”徐士林回答说：“工献纳者，虽敏非才；昧是非者，虽廉实蠹。”（“凡是善于溜须拍马的，虽然聪敏，却称不上人才；凡是掩盖是非的，虽然廉洁，实际上却是社会的蛀虫。”）

即使病体沉疴大限将至时，徐士林也不忘劝勉皇上：“惟愿皇上念重熙累洽，治法大备，以忧盛危明之心，为久安长治之计。政去其最弊者，而勿轻事纷更；言择其可行者，而勿遗弃浅近。爱民为本，而骄逸之风不可长；用人为要，而朴茂之材

不可废。慎始虑终，惟怀永图。则愚悃拳拳，仰冀圣明留意。”如此忠诚，难怪皇上叹曰：“士林临终无一语及私，劝朕以忧盛危明之心为久安长治之计。此等良臣，方资倚任。”

徐士林属于那种鞠躬尽瘁、不肯偷安的人。在京城任职时，他就废寝忘食勤勉政事，无论是勘查宝坻县灾情，还是视察文安县堤防工程，冒酷暑顶严寒，宵衣旰食，忘我工作。到了地方作官，他更是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他严格要求自己“在官一日，当尽一日之职”，因而“治事常至夜分，危坐一榻，一灯荧然”，“巡抚衙门，无一事不当用心，无一时不当用心”，“事无巨细，皆躬自裁决”，得了重病，“神思恍惚，如在云雾”时，他也“一刻不敢偷安”。即使是除夕元辰，他依然“夜坐白木榻，一灯荧然，手批目览”。大过年的，幕下僚属看了不忍心，给他送来好饭好菜，他问也不问，拿起筷子就吃。清朝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袁枚说他“其平素精神梦寐，偃仰唾涕，知爱民忧国，惟日不足而已。故于服食居处，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于丰，亦不容心于俭也”（“整天只知道工作，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吃穿用方面，人家给什么他就用什么，好与坏从不在意”）。

史书上记有不少关于徐士林忘我工作的趣事。有一年冬至节，天气十分寒冷，徐士林穿着一件掉了毛的旧皮袄办公，冻得涕泪交零。按察使包括见状把自己的貂裘给他披上，他浑然不觉，一边看公文，一边擦鼻涕，顺手抹在貂裘上。仆人提醒他说裘衣是包大人的，他拱拱手表示歉意，但不一会儿又“论公事挥洒如初”。

还有一次，徐士林审阅一份卷宗，到了吃饭时间也不停歇，仆人只好端来粽子放在桌子上。结果他边吃边审阅，笔和筷子交互使用，不一会儿，胡须和面颊都红了，原来他把批阅案卷用的朱砂当饴糖吃了，而他丝毫没有察觉。

徐士林就是这样，以进谏良言来表达对皇上的赤胆忠诚，以勤勉工作来回报皇上的知遇信任之恩。

（四）

徐士林忠诚于皇上，更心系黎民百姓，敢于为民陈言疾苦，勤于为民兴利除弊。

徐士林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困，父母节衣缩食以供学资；成年结婚后，家境愈加困窘，唯靠妻子张氏纺线织布供给读书费用。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的成长环境，对于形成他悲天悯人的性格和为民请命的人生观有着很大的影响。为官之后能够体谅民苦，勤勉俭朴，敢于为民作主，实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

徐士林关心民生，主张“善政养民”。他看到“养民之道”有三大矛盾：一是人口剧增而土地相对减少，“生齿日繁矣，百亩之家阅三世而分授之，一夫将不及十亩”；二是浮靡之风日盛，“婚丧宴会，一日之费或且耗中人之产”；三是贫富差别日益悬殊，“富者拥膏腴（肥沃的土地），而贫者无寸产”。对此，他提出“谋养于临时，不若谋养于先事；以君养民，不若仍使民各自为养”；提出“勤以力农，俭以积谷，仍佐以酬剂虚盈之法（斟酌情况丰年与歉年相调剂）”；提出“以人力争地力”“人谋胜天时”“粪多力勤，耕耘以时者获倍之”等措施。他还提出，各级官吏要严守职责，廉洁奉公。告诫属员，“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要“曲尽居官之道”“以仁育万民”“以实心行实政，谋民事如家事”。这些主张与措施，他不但一再向皇上进谏，并且还在自己管辖的地区率先实施。

任安徽安庆知府时，他疏食菜羹，怡然自得，却为民生凋敝而忧愁。发生饥荒，他想方设法发放仓米，救济灾民。

任江苏布政使时，三千多流入湖广（今湖南和湖北）一带的山东灾民被遣返回乡，沿途百姓由此遭到骚扰。徐士林忧心忡忡，上疏皇上，提议：“对于家里有田可耕的灾民，可发放路费让他们返乡耕作；对于无田而愿在外打工的，可让他们就地找活干。流民本分则安抚，犯法则惩治，全在于地方官处置得宜而已。”皇上对此提议十分满意，“是其

言，下九卿议行”，从而使这些流民得到妥善安置。

乾隆五年（1740年），徐海（今徐州和连云港）一带遭受巨大水灾，徐士林心急如焚，急忙奏请朝廷予以赈济。第二年春天，他又奏请朝廷借给灾民种子，上疏说：“江苏粮食积存不多，去年秋收，只有徐海受灾，其余州县都丰收了，我下令丰收的诸州县劝捐十余万石，并告诫各级官员要以自愿捐赠为原则，不准强派，不准定额，不准滋扰百姓。”沛县灾情最为严重，他请求朝廷发放国库银两购买粮食赈济灾民；淮北发生水灾，春秋两季颗粒无收，他来不及请示朝廷，不顾成例，先行打开粮仓银库，发放粮食和资金赈济灾民。

任江苏巡抚不久，徐士林便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当时，湖广一带吃的是淮盐，价格逐年加增，百姓难以承受，湖北巡抚崔纪奏请核减。乾隆皇帝命各督抚详议，但督抚们各持己见，久而未决。皇上又命徐士林会同新任盐政确核定议。徐士林通过调查了解，核定了成本，并提出给予盐商一定的利润。有人劝徐士林不要提及此，以免惹出是非。徐士林笑答：“一心为公，何嫌之避？”再次上疏，陈述利害，坚持原则。奏疏中说：“盐为百姓生活必需品，贵固累民，贱亦累商。商人卖盐，为的是有利可图，断无原价买原价卖的道理。如果无利可图，盐商渐少，盐价岂能不涨？如果商人有一定的利润可赚，积少成多，积极性就高，老百姓就能吃到便宜盐，诚属商民两便。”乾隆皇帝大加赞赏，“特从之”。

（五）

徐士林是个孝子，一个大孝子。

徐士林事亲至孝，缘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徐父之淮、徐母鞠氏就以孝行名闻乡里。徐士林的祖父中风六载，口不能言，腿不能动，士林父母日夜照料，从不懈怠。祖父腹泻三个多月，士林父母擦屎接尿、换洗衣被，从不假手他人。祖父临终时，因不能言语，便索来纸笔写道：“吾儿吾媳于吾无憾矣，惟天报汝。”（“儿子儿媳对我的照顾没有

不周到的，老天会报答你们的。”）旁观者无不感动落泪。

徐士林的祖母晚年失明且常年咳嗽，虽然家境贫寒，但士林父母从不亏欠老人，但凡有点好吃的总是留给老人。一年遇上灾荒，家中仅有斗米，专供祖母一人享用，其他人则吃糠咽菜，不叫祖母知晓。

在这样一个和爱的家庭氛围中，徐士林耳濡目染，及至成年后，侍奉父母亦孝爱有加。

步入仕途后，徐士林无时不挂念年迈的父母。外派到安庆任知府时，他将父母接到府中侍奉行孝。两年后，父亲高兴地说：“吾来观汝政耳，今若此，复何忧？吾思故乡风土。”（“我这次来是为了观察你的政务的，我已经看到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现在我要回去了，我思念故乡的风土啊。”）老人坚持回乡，徐士林“坚留不获，心常怏然”。

调任江苏按察使一年后，因在安庆知府任上失察私铸，徐士林被降为福建汀漳道道台。从江苏调到福建，离家愈远，心愈伤悲，徐士林“望白云而流涕曰：‘王阳何如人哉！’”王阳是后魏时期著名的大孝子，冬天母亲生病想吃鱼，王阳就躺在河的冰面上用身体融化寒冰，捞鱼给母亲吃。徐士林以王阳为榜样。由按察使降为道台，虽然被降职，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悲愤，反倒为不能像王阳那样侍奉双亲颐养天年而惆怅不已。

升任河南布政使后，徐士林多次派人回老家欲接父母到身边奉养，但老人不愿离开故土。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徐士林听到父亲病重的消息，急忙上书辞官返乡，可刚刚得到朝廷的恩准，父亲就病故了，徐士林悲痛欲绝，“戴星奔归，形神尽毁”。父亲病逝，母亲年近多病，徐士林心里伤悲，自此“杜门读礼，无复出山志”，只想一心侍奉老母以终天年。

为父丁忧期间，乾隆皇帝先后于乾隆二年、三年、四年三次下旨召徐士林进京受命，徐士林以“母病八旬”为由再三推辞。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徐母病情渐痊，感念于皇上的盛情，叫来儿子，声色俱厉地叱曰：“汝徒以吾故，屡渎天聪（对

天子听闻的美称)。今吾已强饭，而仍留恋于此，天可欺乎？违天不忠，违母不孝，汝将何居？”徐士林虽心有不忍，但母命难违，只好泪别老母，赴京受命。到了京城，金殿觐见皇上，徐士林除了一再感谢皇上的提携之恩外，再次请求为母亲养老送终后再出仕。乾隆皇帝被徐士林的孝行所感动，问及家人情况，得知其家中还有弟弟，便安慰他说：“弟既年长，可以奉母，汝当为国宣力（效力）。”徐士林无奈，只好顿首谢恩，前往江苏上任。

在江苏任职期间，徐士林感念于皇恩深重，“治事尝至夜分”，“不敢暇逸”；而“稍一闲静，则思亲之切，悲从中来”，却又“籍公而忘私之义，强自抑制”。一方面勤于政事废寝忘食，另一方面又思母心切暗自垂泪，“公之心病因此起矣”。乾隆六年（1741年）春，徐士林积劳成疾，以病上书辞官，皇帝温言挽留，谕旨曰：“本应照所请行，但此任甚重，一时实难得人，汝可念朕苦衷，为朕勉强办理，加意调养。”同时派太医前往诊视。九月，徐士林病情加重，再次上书辞官，说：“迹日披阅案牍，心神散漫，摇摇若不能定，是臣之心病矣。心病，而愈用愈不能补，将竟至于不可用，鲜有不贻误地方者。是臣假（借）不敢偷安之名，致贻误地方之实，重贻君父焦劳（让皇上焦虑烦劳），臣罪无可逭（罪不可逃）。”又说：“况疾痛则呼父母，天性所不能解者。臣年五十有八，臣母八十有三，一日睽离（分离），即此生少见一日。在官两载，岂能一刻去怀？”“自患病以来，起居坐卧，时若有白发垂耳之龙钟耄母在臣心目间，是以梦魂惊悸，寝食靡宁（寝食难安），有不其然而然（但愿不如此，而事实却恰恰如此）。”拳拳报国之心、殷殷孝母之情跃然纸上，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皇上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惜他最终未能终养老母，回乡途中即溘然长逝。

临终前，徐士林仍不忘父母的恩德，在给皇上的遗疏中，他除了再次向皇上进献治国安民之计外，又写道：“臣父之淮，母亲鞠氏，一生贫苦，侍奉祖母卧病十余年，尽心竭力，历久不懈，感动路人，皆称为孝。我曾想让皇上为他们封赠，却被

他们斥责。现在我将离开人世，如果再不为他们陈请而埋没了他们的孝名，实为不孝。还请皇上御书匾额，表彰他们的孝行。”殷殷孝心，令人动容。乾隆皇帝看了遗疏后，不无感慨地说：“士林忠孝性成，以母老远离，不受妻孥（妻子和儿女）之养，鞠躬尽瘁，遂致沉痾（重病）。及得假后，力疾旋里（返乡），以图侍母……乃今溘逝，朕实切切含悲，不能自己者也。”随后御书“潜德遗庥”暨“双孝永传”，旌表徐士林父母。

清代著名学者黄叔琳在《江苏巡抚徐公神道碑铭》中说：“徐士林在雍正朝的时候，‘清勤尽瘁，天下仰其忠’；在乾隆朝的时候，孝养母亲，‘天下钦其孝’。忠与孝，‘举人之所难兼者，而公独两全而无憾’。”诚如斯言，忠孝两全者，惟有徐士林。

（六）

对父母，徐士林孝敬有加；对朋友，他肝胆相照。

文登县花岛村人于登兰，在京城开了间杂货店聊以糊口。一日，在街衢广众中，他看见一个人踽踽独行，衣衫褴褛、面色憔悴，上前询问得知，原来是文登同乡徐士林进京赶考，此时已囊中空空穷困潦倒，于登兰便邀他到店里居住，并慷慨解囊，包下了徐士林的吃、用等一应费用，徐士林由此得以参加礼部会试，并荣登金榜。徐士林知恩图报，与于登兰结为挚友，交情日益笃厚。徐士林任职江苏按察使时，邀于登兰为幕僚，依为心腹，理政断狱多赖其力。徐士林想帮助于登兰入仕为官，但于登兰决意不从，徐士林只好为他捐了个国子监监生的功名，还为他题写了“友中金石”的匾额。

徐士林入仕前，还曾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资助。徐士林幼时家境贫寒，到登州府治蓬莱参加府试时，途经福山县，往返数百里，皆徒步而行。福山县东关有户梁姓人家，夜里梦见一只凤凰从东边彳亍而行，醒来后很是惊异。第二天，他便候在门外，日薄西山时，看见一个人从东边走来，很疲惫的样子。

这个人就是徐士林。梁氏观其气貌非同常人，心想这个人应该就是梦中的凤凰啊。于是邀请徐士林到家中好饭好菜予以款待，临走时又赠以厚礼。徐士林当官后，一直到老，对梁氏一家都礼敬有加。

梁氏当初资助徐士林的动机，或许只是为了日后“找棵大树好乘凉”，但徐士林心存感念，受人滴水之恩，即以涌泉相报。

对梁氏一家如此，对自己的恩师，徐士林更是视如父母。徐士林去省城参加乡试，一路上风餐露宿，行至烟台南初家村时，饥寒交迫，无奈住进一家小旅馆，不料竟一病不起，十几天后病情才有所好转。因囊中羞涩，徐士林只好请求店主打工抵债。一天，烟台午台南港村饱学之士杨同翁老先生到初家村办事，偶遇徐士林，见其气度不凡，遂上前询问。了解了情况后，杨同翁老先生不但替徐士林偿还了欠债，还把他领回家中悉心指导其学业。徐士林遂拜杨同翁为师，一生待之如父。徐士林赴任江苏布政使时，专程到烟台午台南港向老师辞行，还特意老师题写了一面牌匾，上书“恩同怙我”四个大字，上题：“同翁杨老先生夫子大人侍下”，下题：“后学徐士林拜题”。

徐士林有一首《假满如都过双山省黄文周夫子》诗，是为缅怀恩师黄呈郁（字文周）先生而作：

“辛苦当年地，重来许问津。野花疑识面，林鸟暗迎人。径忆趋堂冷，山开别眼新。春风才昨日，游迹亦成陈。

系马荒林下，来依座上春。即今追杖履，几许隔风尘。斗室存吾道，高文见古人。悬旌催客路，欲别忽沾巾。”

光绪本《文登县志》载：“黄呈郁，字文周，以诸生教授乡里。尚经术，敦实行。巡抚徐士林，其门下士也。”这首缅怀恩师的诗作，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从中不难看出徐士林的殷殷尊师之情。

（七）

徐士林的立身行事、道德风范，生前身后都为世人称许，其政绩中最为世人所叹服的，乃在“治

狱精审，下无冤民”方面。徐士林断案如神，堪比唐时的狄仁杰、宋代的包青天。

徐士林断案，“不以刑讯而以理折，不以迹拘而以情求”，有的案子往往更换了几任官员都审理不清，而他却能根据过去留下来的案卷，钩隐摘微剖疑析案而洞烛其奸直指实情，让犯人难以狡辩。

徐士林的同僚卢见曾说徐公判案“析疑疏滞，如见如绘；批隙导窾，无不迎刃而解”。光绪年间文登知县李祖年赞叹道：“徐公断案，握一狱之关键，晰众口之异同，而折以是非之至当，揆之天理而安，推之人情而准，比之国家律法而无毫厘之出入。吁，何其神也！”

史书上有许多关于徐士林断案的记载：

甲乙两人到塞外伐木，乙不幸被树砸死，主管衙门已审结了此案，可是过了三个月，乙的弟弟又以谋杀罪控告甲，甲闻讯逃跑了。徐士林时任刑部主事，他认真地分析了案情，对同僚说：“当时死者的老婆孩子都没有异义，为何三个月后，其弟却又挑起官司？甲逃跑是怕受连累，不是有罪！”甲听说后，就回来了。经审问，乙弟果然是诬陷。

安徽合肥县民鲍于天是一个佃农，租种地主万君禄的庄田。一天深夜，万君禄死于鲍于天家中，县衙和府衙审理定为故意杀人案，认定凶手鲍于天因图财而害命。署理按察使司的安庆知府徐士林对此并不认同，分析说：“于天佃种万田十有余年，主佃自属相信。于天门前为君禄必由之径，历年往来，岂无携带资财，何独至今日而忽为些须财物顿起杀机？且图财致命者，不过得其财灭其口，何至叠毆多伤，且死于于天卧榻之旁？况于天出门三日，何能逆知君禄是夜携银经过其门？”经过仔细审理，终于弄清真相。原来事发当日，万君禄路过鲍宅，得知鲍于天与鲍母均外出探亲，独鲍妻王氏一人在家。万君禄见色起意，于当晚偷偷溜进鲍家，意图强奸王氏，恰好被探亲归来的鲍于天撞上。黑暗中，万君禄被乱棍打死。徐士林依照“夜无故入人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律，判鲍于天无罪。

任福建汀漳道道台时，当地人好勇斗狠，“杀人，捕之辄聚众据山拒”。有人提议派兵抓捕，徐

士林未允，只是“命壮丁分扼要隘”。三天后，估计他们食物已尽，便派人进山，好言相劝，“垂手出山者免！”果如其言，山贼们一个个列队而出。受害者的家人事先隐蔽在道旁，指出为首杀人者，捉住审问，其他人都惊散，“自此捕杀人者，无敢据山拒”。

徐士林断案重调查、重证据，断过无数大案、疑案，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得被冤枉者“活人无算”，而作奸犯科者“无一幸免”。每次对犯人审判定罪前，他都先摘案情概要进行公示，然后才发文册，使那些昏官恶吏们无法从中作奸。属官来访，他总是拿出典型案例让他们拟断，以试其才。他还不厌其烦地告诫下属：“深文伤和，姑息养奸。夫律例犹医《本草》，其情事万端，如病者之经络虚实，不善用药者杀人，不善用律者亦如之。”（“审判断案援引法律条文，如果苛刻严峻，就会伤害和气，激化矛盾；如果过分宽容，就会助长坏人坏事。法律条文如同医书《本草纲目》一样，案件千头万绪，就像病人的经络虚实一样复杂，不善于用药，把药下错了，就会治死人。断案也是如此，执法不当同样也会误杀人的。”）他还多次指出：“卤莽拘牵者，皆不可以折狱。”（“凡是卤莽好抓人的人，都不能任用他们办案。”）

威海市文登区图书馆藏有徐士林的手稿《守皖谳词》和《巡漳谳词》各两册，属海内外孤本。谳词，即案件判决书，记录着案情分析和判决的意见，也可以说是法官的判案手记。《守皖谳词》是徐士林在安徽安庆府知府任上的审案记录，《巡漳谳词》是徐士林出任福建汀漳道道台时期的审案记录。这两部手稿，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司法历史资料，时人称“虽吉光片羽（残存的珍贵文物），实筮仕（作官）之津梁（引导）”。2001年，当代文登学人在《守皖谳词》和《巡漳谳词》的基础上，经过收集、整理，出版了《徐公谳词》一书，共收录徐士林的102篇谳词。翻读这些谳词，每一篇都记录着一个精彩的破案故事，让人不禁为徐士林的聪明才智和凛然正气所折服。这些谳词，不仅反映了清时地方司法活动的实际，也展现了一个忠

于职守、执法原情的清官形象，无一不透射出徐士林求真务实的办案精神和审慎严谨的办案态度。

（八）

徐士林一生勤于政务，文采不显于世，有人说“于诗非其所长”，认为徐士林不善作诗撰文，其实非也。

清光绪进士、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编纂的清诗总集《清诗汇》（又名《晚晴簃诗汇》），收录徐士林诗一首《雪罗汉》：

“色色空空幻复真，楞伽豪杰共惊神。

谁知伏虎降龙手，原是冰清雪淡人。”

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公（徐士林）诗极绵丽。”并举例说明：徐士林在任内阁中书时，曾写有“归来惹得山妻问，侍女熏香近有无？”的诗句，意思是说自己独自在外闯荡，害得家里土生土长的妻子颇不放心，一回到家就追问身上有没有侍女的香味。虽寥寥几语，却诙谐幽默，情趣盎然。

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等典籍记载，徐士林著有《蟬餘集》和《岳山集》两部诗文集行世，可惜现已佚失，以致我们无法从中窥其文采。其传世诗文不多，但细细品读，或直抒胸臆，或意蕴深邃，无不超凡脱俗、文采飞扬。

任安庆知府时，徐士林为表达自己为官清正廉明的决心，并儆尤属下，曾题刻长联于府衙大堂：

“供长生位，刊德政碑，莫非世俗虚文。不知那件事烈烈轰轰，堪配龙山皖水；

挂回避榜，贴盟誓联，都是官场假象。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愧白日青天。”

此联对仗工整、掷地有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官场上的形式主义作风，可谓有胆有识之言。“只要这点心干干净净，无愧白日青天”，也正是徐士林一生铁肩担道义、英雄砥中流的真实写照。时隔一百四十年后，到了清同治六年（1867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重修安庆谯楼时，为继承先哲的遗志，选长联中的“白日青天”四字，题嵌安庆谯楼

之上，故安庆谯楼俗称“白日青天”，现位于安庆一中旁。

“非真枉莫来告状，任凭神谋鬼算，听法堂鼓三敲，也要心惊胆落；是良民且去种田，试看村农野叟，住茅屋饭一饱，何等梦稳神安。”这是徐士林任职安庆知府时在府衙外所题楹联；

“看阶前，草绿苔青，咸有生意；听窗外，莺啼燕语，岂无冤民。”这是徐士林任江苏按察使时在大堂所题楹联；

“三秋刚报赛，休辜美景良辰，请先生闲谈，谈问地方上士习民风，何因何革；五簋可留宾，何用张灯结彩，教百姓都看，看想平日间竞奢斗靡，孰是孰非。”这是徐士林任职江苏时写的一副府衙联。

这些楹联，既浅白通俗又别致新颖，道出了徐士林的忧民之心和为官之道，透射出他的高贵品格。

徐士林还写有四首《勸诸同事》诗，以资与同事共勉：

诗一：“乾坤岂是无情物，民社还依至性人。不有一腔真热血，庙堂未许说经纶。”

诗二：“但使无颜皆可富，若非有骨岂能贫？双睛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

诗三：“珍重昂藏七尺身，空诸依傍自精神。脚根实地全由我，眼底冰山最怕人。”

诗四：“口头经济非真学，面上才华是浅人。鳞甲依稀云雾里，神龙原不露全身。”

徐士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刚方磊落，正气逼人。这不仅是好诗，更是为人处世的宝贵箴言。今日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还有一首《皖江舟中》诗：

“盈尺爱书手自批，平反容易墨淋漓。五更犹自烧残烛，依旧青灯黄卷时。”

这正是徐士林鞠躬尽瘁勤于政事的真实写照啊。

徐士林撰联作诗，无论言志还是状景、抒情，都言之有物，不作无病呻吟之咏。他在安庆任职时，

曾游览天柱山，并留下五律、七律各一首。其五律《天柱山道中》云：

“谁开小蚕从，层峦一线通。

马蹄缘树杪，人语入云中。

涧水千寻黑，渔灯几点红。

深山何处寺，疏磬响秋空。”

七律《题天柱晴雪》云：

“巉绝奇峰自昔闻，今观晴雪信超群。

千寻玉照悬秋月，一柱冰寒散夏云。

丹嶂晓开明皑皑，紫烟暮卷白纷纷。

天风愿借吹为雨，活水时滋万亩耘。”

再看看徐士林的《守皖谏词》和《巡漳谏词》，亦可见其非凡文采。徐士林以善于治狱名闻于世，他的判词，是极为严谨准确的文字，因为这直接涉及到量刑的轻重，甚至关乎人的生死。这两部《谏词》虽然是学术著作，却不乏文学性，当时就有人对他的文章风格做过介绍，说他学识渊博，博通经史，遗承儒家经典而与先秦诸子相媲美，遗其貌而取其神，作文叙事纵横雄健，既洋洋洒洒，又详略得当（“议事以制，原本六经，其序事雄健，出入先秦诸子间，遗貌而取神者也”）。清人卢见曾在《国朝山左诗钞》中说徐士林写文章“得之心而应之手，落笔数千言”。

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徐士林能文善诗文采斐然，乾隆皇帝说他“学问素裕”，绝非虚言。

（九）

旭日东升，晨光熹微，士林亭氤氲在一片霞光之中。早起晨练的市民陆续从士林亭前走过，我从历史的烟云中回过神来，告别士林亭，一路上行。登上峰山顶，俯看文登城，但见广厦林立大道通衢，老城新区交相辉映，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江山代有人才出，风流人物看今朝。质朴善良、勤劳奋进的文登人民，正承续着历史的荣光，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手中的如椽巨笔，谱写着更加辉煌灿烂的新篇章。

却向巫山参情禅

——《红楼梦》的情爱解脱观

李 林



《红楼情禅咏》

应幸红楼壁不全，碧岩无字续情禅。
悼芹意气聊吹剑，还玉痴心可补天。
黛蹙烟眉逢险韵，钗辞青鬓拨霜弦。
巫山雨霁云收后，柳絮飞颺胃蓬山。

应幸红楼壁不全：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说人生有三恨：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梦》未完。但是正因为该书未能全璧，反而给解读者和续补者留下了无尽的可能性。

碧岩无字续情禅：《碧岩录》乃宋代禅僧圆悟克勤所著，有“禅门第一书”之称。丘逢甲《红楼梦绝句》：“假语村言事竟传，三生公案一情禅。石头路滑闲拈出，竖拂重开空界天。”清·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琴心曲》：“花月姻缘事有无，情禅参破成鸿雪。”在红楼故事中，曹雪芹在“色空”之间加入了一个“情”字，“情”作为“色”“空”转化的中介，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石头的故事蕴含的最具价值的人生哲理，就在于其对于“情”的命题的引入。脂砚斋在贾宝玉参禅偈之后：“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可笑。”贾宝玉的解脱之道非由他途，就是“即色悟空”——以“意淫”的方式入于情又出于情，结局就像宝玉放弃了它的那块“通灵宝玉”，进入到一种无欲无待的太虚境界，从而宠辱偕忘、与道逍遥。

悼芹意气聊吹剑：吹剑，即吹剑首。剑首是剑环上的小孔，发音微弱而不动听，因以喻事之渺小不足道。语出《庄子·则阳》：“吹剑首者，映而已矣。”当然，在这里也可能一语双关：指吹毛

立断的利剑——这把剑一旦出鞘，或能刺破百年来红学界的云山雾罩。

还玉痴心可补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幻灭与悲剧之后，承受了众多女儿眼泪的贾宝玉有没有可能选择另一种终局方式：把通灵宝玉还给和尚，自己仍“痴心不改”甘愿留在此岸、继续做此生的“补天事业”——为闺阁立传？《红楼梦》通过“石头之思”，或许想问的终极问题是：人固然无法超越此岸存在的有限性，然而人是否有权利拒绝永恒的诱惑，并通过与有限性共存而达成自我拯救？这使得我们对《红楼梦》解读，具备迥然不同的形而上层面的思考。

黛蹙烟眉逢险韵：林黛玉与生俱来便具有一种孤标自芳、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和灵性，诗歌对于黛玉生命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闺中游戏或争胜手段，从她做《葬花吟》《题帕诗》《桃花行》等作品的情况可以看出，诗歌是她情感与生命的终极寄托。在黛玉自尊自爱的背后，是孤注一掷的倾身于诗，诗成为她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反而有近乎自弃的回避与忽视。黛玉在人间的诗词创作投入程度，与她患病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投入越多，病得越深；只有病之深，才能印证情之深。凹晶馆联诗时湘云曾道：“诗多韵险，也要辅陈些才是。纵有好的，且留在后头。”黛玉笑道：“到后头没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当湘云联道“寒塘渡鹤影”时，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这鹤真是助他的了！叫我对什么才好？况且‘寒塘渡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林黛玉短暂的生命历程其实就是“以身为坛”而献祭于诗，她的悲苦、无聊、忧郁、哀愁、欣慰、绝望、忧愤等等的“有所蹙”，无不借助于诗得以表达出来。那句令妙玉心惊、令读者叫绝的“冷月葬花魂”，分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祭”出来的。

钗辞青鬓拨霜弦：苏轼《减字木兰花》有“春水流弦霜入拨”句。宝钗对宝玉是“未必有情、亦非无情”，她虽然“恒顺众生”，但依然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哪怕孤独终老。宝钗入贾府，首

先就是住梨香园，而“冷香丸”，她“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脂批指出：“‘梨香’二字有着落，并未白白虚设。”第二十八回宝玉说完女儿的“悲、愁、喜、乐”后，说的酒底是“雨打梨花深闭门”。同样，当香菱说“宝钗何日不蒙尘”、当宝玉射覆时道破“敲断玉钗红烛冷”，无不暗示出宝玉出家为僧后宝钗形单影只的生活状态。

巫山雨霁云收后：巫山，原指楚国神话传说中巫山神女兴云降雨的事，后人用以称男女欢合。宋玉《高唐赋序》：“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曹雪芹小心翼翼地在书中剖析着“情”“欲”“淫”的区别，通过警幻仙姑所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可知，曹雪芹反对主张“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的假道学，肯定了“情”所包含的“悦其色”的成分，但是同时又借由“意淫”这一创造性的概念赋予“淫”以脱离“欲”的新内涵，因此，宝玉的“意淫”便可与黛玉的“痴情”相互界定、相互补充。《红楼梦》里的霁月彩云都被作者赋予了残缺和无常的悲剧底色，云雨欢歌的浓烈背景下，越发照出年轻生命凋零的凄然，在不得不走向那个悲剧结局时，充溢在《红楼梦》字里行间的是无穷的眷恋和无奈。

柳絮飞颺骂蓬山：骂者，悬挂也、缠绕也，描写林黛玉之眉眼形状，至少有七种不同的版本，目前公认以《列藏本》“两湾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为最佳。蓬山即蓬莱山，相传为仙人所居，历代诗人皆有歌咏，尤以李商隐“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最为有名。洪昇在《长生殿·重圆》中有“神仙本是多情种，蓬山远，有情通”句。“巫山”象征着此岸的“情”之本体。当然，曹雪芹笔下的“情”在大观园内外的表现截然不同：大观园外充斥着滥情和淫情，大观园内则显示着纯情、烈情、真情和痴情。立足于此岸之“巫山”而对彼岸之“蓬山”的意向投射，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宗教对现世的态度不是怀念记恋，而是承受苦难并摒弃尘世，以追求无限、超脱和永恒，而《红楼梦》的“情”作为本体存在，所表达的是中国哲学非宗教性的终极指向。

综述：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历来有多种表述，例如王国维运用叔本华的理论，认为红楼梦通过说明人生苦难的不可避免，表现了一种“解脱”的主题，其相关表述为：“《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

与王国维的“解脱说”近似，还有所谓的“色空说”，其主要代表人物为俞平伯，其在《空室道人十六字闲评释》一文中说：“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诤久矣。虽然，此十六字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又说：“书中大义，弟之妄解，总是陈言，无非诸幻生灭色空空也。”

然而无论如何表述，这种否定此岸、抛舍此岸的彼岸式解脱仍然呈现着无可奈何之意味。总体上说，中华文化是肯定现实生命的文化，是一种主张自我拯救的文化，这其实也是大观园没有垮塌前宝玉内心的奢望：“在此岸中求解脱”。

人生底色固然虚无，然而此刻却是可以通过自在自为达于艺术化生存的实在感，这种虚无感与实在感的相互重叠、交融合一，就是“即空而有”式的“身在巫山、灵在蓬山”。如《庄子》言：“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红楼梦》书中始终存在两种力量的情节冲突：即人生的“沉沦”与“诗化”两种价值取向的交错与博弈，然而，此博弈结果并非走向西方的对立与崇高，而是走向中国式的圆融与逍遥。

这里的人生虚无感，当然不是一味屈从世事无常、人生空幻、斯命短促、人死神灭的存在本体，而是指人洞察此底色后仍花枝烂漫饶有诗意地活着。于是西方那种酒神型的悲剧冲突在这里就被排除或消解了。

本来，“因空见色、自色悟空”，此乃本书既定主旨，但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始终难以摆脱红尘

俗世的羁绊进入对宗教信仰的纯粹虔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宝玉黛玉对红尘还是有所迷恋的，因为他们享受并沉醉于此岸“巫山”的诗意，只是后来欲望得不到满足、无路可走，前者才被迫出家、后者才主动自沉。读者自然会为这种结局惋惜：如果宝玉的要求都满足了，他未必就会出家。就像甄士隐、柳湘莲等人的“出家”，仅仅是对现实困境的一种被动应对，并没有实质的宗教皈依。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宗教救赎和自我救赎之间，作者实际设定的是自我救赎，只不过内在的自我救赎借用了宗教救赎的外在形式。

从形式上看，作者仅仅是用一僧一道这一宗教境界的标杆，来标示凡人到达的生命境界而已，贾宝玉醒悟之后随僧道而去不知所终，无疑是对现实世界的遗弃和逃离。每一位读者都会代替贾宝玉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在不否定和遗弃“旧我”的前提下，实现“新我”对原有生命境域的超越，从而不一不二、即此即彼、不离不弃地进入更高的存在境域——蓬山。如果能够将此岸的“入梦”与彼岸的“梦醒”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且在其中任意往返而不失去自我，这该是多么诗意的“即存在即超越”的高明境界啊！

在这种“以情参禅、以禅入情”的境界中，主体呈现出非此非彼、出入三昧的超然情境，自我融浸于更高更深的诗境中，对于现实既不否认、又能即出即入，从而以全息的“诗之眼”来看待宇宙人生。

可以说，《红楼梦》的主题之一就是思考：如何在此岸的巫山完整地建设彼岸的蓬山，哪怕明知这个尝试是一场注定的悲剧，也要让悲剧具有诗化的意义——这种充满悖论的悲剧思维已涉及到自我救赎的形而上之性质，或许曹雪芹亦不忍让它在结局中呈现吧。

诗意的消解

牛志宁

自 2023 年起，周末断断续续在观云山居城市书房听李林先生讲红楼。因天生愚钝且不肯笔记，偶有所得又时有所忘，总是无法构建起对《红楼梦》更清晰的认知，典型的牛嚼牡丹暴殄天物。

一年多来唯成概念的是，《红楼梦》如电影《盗梦空间》一样，以一书之力构建起三重维度的悲剧空间令人流连忘返。一重是《红楼梦》这部小说故事本身的悲剧属性；二重是中途断章留下的文本层面的悲剧属性，就像断臂的维纳斯无法完美接续；三重是自《红楼梦》后中国文学史上再无如此集东方古典美学大成之作诞生，不能不说是古典文学的悲剧样本。

近日，听闻李林先生要通过《红楼梦》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法门，便提前落座，洗耳恭听。本以为，先生可能会从《红楼梦》园之美、诗之美、食之美、人之美等不同层面进行解读；现实是，先生推金山倒玉柱直奔最核心的“诗魂”而去，并且两次有关诗的提问本人都精准选错答案，双双出乎意料之内外。由此便想，诗意于我，大抵就像李林所著的《张力的消解》，也已消解殆尽了。

只是这种消解，何止是诗，何止于我？

诗意在语境中走向消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极具诗性特征的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诗性又以对偶性（对称性）为突出表征。而这种对偶性的成立，皆以汉字的生发构成特点为基础。脱离汉字，或者说中文也是拉丁语系、由字母构成，失去了单音节、可对偶的基本特性，大概决然不会产生成语、对联、诗词等一众具有对偶性、对称性特点的文学表现形式吧。如果没有了成语，没有了对联，没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没有了种种诗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会是何样一种状态？

然而，这种以诗意性、对偶性为显著特征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文化特质，大约发轫于商周，有了《诗经》传世；初显于魏晋，有了建安风骨；大成于唐宋，有了唐诗宋词；式微于明清，有了小说繁兴；消解于民国，有了白话之争。时至当下，这种古典的诗性表达离我们的实用语境越来越远，除了直接引用一些成语诗词外，原创性的吟诗作词已是极为小众的爱好，甚至很多人分不清对联的上下联，每年春节送出对联后都有人问我如何区分。

李林先生在讲课中多次长叹，红楼梦之后四十回已无诗魂！当代很多“自称”或“众称”文

化人的人没文化，参加央视诗词节目的嘉宾都写不出及格的诗句来！在诗意消解的语境下，这一切都变得太过寻常。

当儿童读物中充斥着“钵钵鸡，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的时候，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诗意与调性，还能赓续多久、留下几分？《声律启蒙》《笠翁对韵》这类最基本的韵律启蒙书，是不是应继续做为儿童读物融入现代教育当中，从小孕养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能够以诗意的眼光认识世界，以诗意的语境构建自己的语言底色。当然，还要注入现代语言学与逻辑学的营养，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或文章写作，即有诗韵之美，又有理性之光。

二

诗意在画境中走向消解。

工作关系，近两年开始接触书画领域、学习一些书画史论，但始终无法窥得门径。在研究道教全真派的历史文化中偶尔发现，“元四家”中居然有两位（黄公望、倪瓒）是道教全真派南宗人物，并对他们的生平、作品，以及元代文人画的形成过程，元季之后的明清两季山水画、文人画的流变趋势进行了延伸阅读，这才对中国传统山水画、文人画有了一点点浅薄认知。

研究黄、倪的生平和诗画作品我们会发现，二人以诗魂与道心驱笔，所画皆有诗意、所表皆为本心。

在倪云林的自况中，他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然后才是画家，一生诗作颇丰，为世人所重。《倪瓒诗书画汇通研究》（张洲著）对此有全面系统的研究论述，是了解倪瓒必读的一本好书。纵观他的画格，就是建立在诗格与禅道之心上的，一河两岸，别具一格。

黄公望不仅深受道家内丹派思想影响，同样工诗文、懂音律，时人称之“经史九流之学无不通晓”，50多岁后居富春、虞山一带，时而行吟于道，时而饮酒于舟，时而一杆铁笛呼啸山林。世人皆知一海相隔的《富春山居图》，有谁真懂富春江畔的黄大痴？

后人学倪云林者多，得其真传者寡；临黄公望者众，得其真意者少，皆因只见纸上之笔墨，不见心中之丘壑。“明四家”之一的沈周在背临《富春山居图》时，之所以要在画尾加上几座山，也是因为沈周亦是在画卷的“构图”这一表相上看问题，未能从黄公望的诗意与道心层面看问题。只见画境未见心境。北大美学研究丛书《画纸上的道境——黄公望和他的富春山居图》（谢波著）是一本很好的专著，可惜对画的主旨思想理解偏了，将《富春山居图》解读为描绘道家内丹修炼的“身中内境”。实际上，黄公望在画中所构建的，就是道家的修行场域——“洞天福地”。或许，只有他的同门师兄“无用”才懂其中的诗境与道意吧。

《中国绘画史》（潘天寿著、潘公凯导读）在分析元代文人画、山水画之胜因时，将其归结为异族入主中原，致使“文人寄兴之作，大有势力于画苑”“全倾向于文学化之进展”，是切中要害的。有元一季不足百年的时光里，文化总体不兴，但文人画、山水画却再生一变走向高峰，皆因为画者的文人属性、诗人属性、修行属性加持。心不入禅，以禅画家自居；诗不成句，以文人画家自称，皆是妄语。

清华大学园林建筑设计系的一位教授讲：“中国古典园林一直在追求山水画的意境，而山水画一直在追求诗的意境。”深以为然。王维之所以被推为“南宗山水之祖”，就是因为摩诘居士“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流淌？

在当代书画界，有人在传统的道路上执着前行，有人在中西结合的探索中不断创新，也有人在全盘西化、行为艺术化的道路上高歌突进，但在诗意的表达上总缺少点什么。还有“狂人”号称超越古人，其原因之一，我感觉就是缺少诗性的加持与心性的修炼，文化底蕴不够深厚。由于内修不足内核不强，盲目自信与盲目自妄的思想认知并存，以致在东西方文化互鉴、文明碰撞的大背景下，有人始终找不到艺术创新的理念支撑和时代主题，更缺乏哲学思想、美学理念的引导，不得不在外求的路

上执萤夜行，走得磕磕绊绊。《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赵林著）中展现的文明史观，或许能给我们的艺术家以更多启发。

简而言之，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浮躁的时代，缺少诗意调性和心性修行的时代，真正的文人画和文人画家，以及写意大家，就格外地难以诞生了。书法界同样如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法的创新，而在于文化的溯源。只有找到文化的调性与自信，找到艺术表达的母题与子项，我们才能自信而不自妄地在文艺创作的路上健步前行。

三

诗意在生境中走向消解。

走过半生发现自己始终在文盲与半文盲之间徘徊还自以为是之后，便开始读书重构自己的宇宙观、文明观、人生观，以期想明白自己的下半生要如何过。

在这个重新读书的过程中渐渐发现，很多原本以为毫不相关的东西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比如，你无法想象，当“对称破缺”这个名词首次进入我这个物理小白的视界会产生多么大冲击力，那是相当的“炸裂”。

宇宙由对称破缺，生命以负熵为食。当我试图理解这些以前从未接触的领域和概念后突然发现，原来不止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在由对称走向破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这方宇宙同样如此。

李政道在《对称与不对称》序言中写道：“对称展示宇宙之美，不对称生成宇宙之实。”或许，我们所在的这个物理世界，亦同中国古典美学一样，同样处在对称消解、对偶失偶的路上，同样在经历由简入繁、由律入白的过程，由有序走向无序，不断熵增，不断破缺，不断演化出新的组织结构与生命形态，不断寻找新的平衡，裹挟着滚滚红尘，向着红楼遗梦，向着太虚幻境，一路狂飞而去。

热力学第二定律又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如果不与外界交换热量或做功，那么它的混乱程度会不

断增加，直到达到一个最混乱的状态，即熵值最大的状态。作为生命体，我们都需要通过从外部环境中摄取负熵来维持有序与发展。用薛定谔的话讲，就是生命以负熵为食。

这是否预示着，我们的生境、画境与语境也需要经历这样的“对称破缺”过程：由高对称性、对偶性走向散逸，走向直白，走向非对称性的自由表达，由高对称性的诗演化出诗之余（词），由词渡向更加民俗化的曲（元曲），并进一步发展起更加通俗化的明清小说，似乎达到了极致的混乱与极度的不对称。

我们能不能因此期望，我们的文化在诗意与理性、在古典与现代、在东方与西方，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吸取各种负熵，摄取新的能量，逐步回归到传统与现代、诗性与理性相对平衡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中体西用”的状态，从而构建起更加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艺术语言体系，再造一个中华文化的炙盛时代？

我们总想拥有不曾拥有的而忽视本自具足的。在可见的宇宙内，科学家几经努力仍未找到地球之外的生命迹象，但我们依然梦想摆脱地球母亲的重力束缚，飞向太空深处。在可见的天地中，史学家几经努力仍未发现比中华文明更具生命力的文化母体，但我们依然希望摆脱古老文明的基因惯性，走向东方之外。在思维构建中，我们很难同时拥有敏锐的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哲性思维与觉性思维。当我开始追求思维的跃迁，有意识地由感性思维向理性思维与哲性思维转化的时候，甚至迷恋于逻辑思维体系构建的时候，那种本就不多的感性的、诗性的思维更加迅速地逃逸而去。

诗性正在消解，理性尚未成型，一切都处在混沌之境。站在这个奇点上凝望历史的深空，一如走进红楼梦境，对黛玉、对宝玉，对那方诗意的国度，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点什么。且借用《庆余年》第二季收尾的话收尾吧——

庆有余年，同道而行。

我们都爱林妹妹

——听李林先生解读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法门有感

苗春笛

暮春五月，花开满城，正是怡红时节。

又逢李林君来观云山居讲红楼，这是文登城市书房“一期一会”的文学盛事。

教授此次讲课的题目是：《如何读懂〈红楼梦〉——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法门》。这节课真好！感觉教授终于从云端走入凡间了，这是送给我辈普罗大众的一堂深入浅出的古典文学审美启蒙课。

一

何谓“古典”？古典代表过去文化特色的一种正统和典范。比如，古典建筑多斗拱，古典美女多娥眉，古典舞蹈多雍容……那么中国古典文学中又隐藏着怎样的集体审美意识呢？

面对学生，我的回答可能是平仄和韵律、意象和意境，叶嘉莹先生可能会讲官能的感受、思绪的感动和情怀的感发，新月派可能会讲图画美、音乐美和建筑美……但，李林教授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调子。一个“调子”，就包含了以上种种审美的层次与角度。

何谓“调子”？唱歌有调子，演戏有调子，画画有调子，文学作品也有调子。不同民族的调子不同，作品的调子也不同。我们中国人以谦虚内敛为美，相应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含蓄之美——不尚

浅露粗放，贵在“意不外现”。其意在言外，只有涵咏品味才能使人“思而得之”。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调子，俞平伯先生将之概括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李林教授引用周华健成名曲《花心》中的一句歌词，将之概括为：虽有悲意也从容。

妙！真是一语惊人也！何谓“悲而从容”？李林教授解释说：《诗经》的温柔敦厚，《易经》的洁净精微，杜诗的沉郁敦厚，苏词的收放了达……都可聆一音而知雅意。唐国强演诸葛亮之死，泪盈眼眶而不落，悲也从容；2010版演员演此幕，却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差点气绝身亡——后者悲则悲矣，却有失从容。

那么如何辨别诗歌中的调子呢？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举如下三例——

诗一：“临歧几点相思泪，滴向秋阶发海棠。”

诗二：“凭君莫拭相思泪，留著明朝更送人。”

诗三：“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眼泪哭苍生。”

考考您，哪一句才是“悲意也从容”呢？

您是不是选了第三首呢？我是，真是汗颜！

要知道，文学的审美，不是历史眼光，不是政治眼光，也不是道德眼光。黑格尔认为，艺术要长时间地留存于世，必须摆脱速朽性因素。首要就是突破时空的限制，不受历史牵制。艺术的眼光，只敏感于具

体的生命状态，故情感需要当放则放、亦放亦收。反之，像第三首诗一味论述人生，就很容易沦为庸常。比如“大江东去流日月，古韵新研竞芳菲。雄鸡高唱天地广，一代风流唱春晖”就是只放不收——连鼎鼎有名的康震老师都如此作诗，真是诗心不古啊。

此三首诗，袁枚如是评之：其一，情语也；其二，说破，转觉嚼蜡；其三，一般杀风景语。吴乔《围炉诗话》有言：“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由此看，第一首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自然流露，婉转朦胧，却引得读者心头一派寂寥，因含蓄而情更深，虽有悲意也从容。

现场听课者答对的不多。李林教授只好无奈地尬笑了……

唉！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二

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贾府“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真乃悲剧得彻底。但细究这种悲，却蕴含一种觉悟后的升华，这不同于日本文学中的悲。我每读村上春树的书，都有悲涌心头的哀伤。后来读太宰治，美则美矣，但似有一股暗黑的力量对心灵熏染得很强烈，那是一种生命的无奈与绝望。此类书，对定慧不足的青少年来说，确乎是危险的。

《红楼梦》则不同。王国维论《红楼梦》“它的美学特性是壮美与崇高，它的审美价值是教化与解脱”。作家的意义在于贡献自己的困惑与思索，《红楼梦》映照的是曹雪芹先生的一生，也映照出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命运。曹雪芹一生皓首穷经创作此书，正是基于对封建社会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说其崇高，毫不为过。李林教授提出的“悲意与从容”恰合了此种观点。

单就诗词而言，《红楼梦》中共有81首诗，其中五绝4首，七绝26首，五律9首，七律37首，排律2首，乐府1首，歌行2首。另有词18首，

曲18首，赋1篇，歌3首，谚1首，偈4篇，谣1首，赞文1篇，诔文1篇，灯谜诗13首，诗迷11首，曲谜1首，酒令16首，牙牌令7首，骈文1篇。这些都是作者根据书中不同人物形象而创作的不同风格的作品，“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作者对人生况味的参透都在其中。如此一部大书，任何人都能从中读出自己。李林先生本身就是当代倾心古风的诗人，从诗的角度解读《红楼梦》，自是最适宜他的法门，这也是红学家解读此书最该用功的法门。

“诗在红楼最高层”！若论中国文化的“四柱八字”，李林教授将之提炼为“土魂、玉骨、莲心、诗灵”。他认为“《红楼梦》可谓其中‘诗灵’文本的最高呈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其实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祭礼——既祭奠自己的文心幻笔，又祭奠自己笔下的众女儿，更祭奠承载着中华万古诗灵的厚土玉骨”——这是何等气魄？试问今日，还有几人写得七律？中国古典文学的调子，还在吗？

万马齐喑究可哀。还好，李林君来也。且看他的七律诗《写给曹雪芹或自况？》：

“忍把文章博酒钱，痴痴披索费增删。

应怜傲骨诗边瘦，每审悲心佛外参。

境幻情真曾隔世，云高鹤懒未逢仙。

弥天华雨皆成泪，可为梅花化雪衫？”

尾联“弥天华雨皆成泪，可为梅花化雪衫”，与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有异曲同工的感发之妙。含蓄深情，情真味厚，格之高也！果然虽有悲意也从容！

李林君，雪芹先生的精神知音也。

三

《红楼梦》中的诗魂，是谁？

当然是林妹妹。

林妹妹的调子，观其命运，悲之至于至极矣；读其诗歌，虽有悲意亦从容也。

大家都爱林妹妹。凡人喜欢林妹妹，多爱其美貌；学者崇拜林妹妹，则是惜其才华。吴宓曾自

称“林黛玉第一忠仆——紫鹃”，陈寅恪将她列为理想女性，可见一斑。

黛玉是大观园中当之无愧的“诗王”。《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等都是她的不朽名作。黛玉的性格，是通过她笔下的诗词展现出来的——不读诗，不足以爱上林妹妹。

她美在柔弱——“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她美在智慧——第五十回《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李绮的谜面是“萤”字，打一字。宝琴猜出是“花”字。众人都不解其意，独黛玉解释说“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

她美在执著——看她写诗，“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角噙香对月吟”。

她美在独立——就如她笔下的菊花，“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她美在才情——《红楼梦》中，黛玉的诗词将近三十首。以《葬花吟》为例，由花人相映过渡到花人交融，达到景为情设、情与景触的艺术效果，最后一气呵成以花自喻红颜薄命。

……

啊，一曲《葬花吟》，暗藏了黛玉必死的玄机。“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句句都在暗示，句句都在自比。黛玉此生的目的就是还泪，泪尽而亡，此为“悲”也。

可是花落诗魂在，诗魂不能落！诗一样的灵魂是不会落到泥淖之中的，只会飞到天尽头。听！“愿依肋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当黛玉没入黑暗时，却留下了诗稿宛如萤火

之光。黛玉的灵魂飘升彼岸，宝玉在此岸刻石传诗，天上人间因诗灵而互动——这是李林教授为《红楼梦》做的补续。这样的续写，无疑更合乎黛玉“悲意也从容”的调子。

比之李林教授，高鹗先生也不见得读懂了林妹妹呢。另有临鹤山人补续《红楼圆梦》，令黛玉复生、宝玉还家、成为夫妇，使天下有情人卒成眷属，读者高呼“不亦快哉”。也有人言，《红楼梦》是一场阴谋与爱情的悲剧。此等善意的一厢情愿肆意演绎，实在是没有读懂《红楼梦》，没有读懂林妹妹，“跑调”了——李林教授每讲及此，必捶胸顿足。

越是伟大的经典，越容易泛化。《红楼梦》所呈现出的那种谁也无法逃遁的恢弘困境，不能缩小为贾宝玉、林黛玉“性格困境”的个人原因。包容并尽快远离那些泛化的误读吧！虽然千万个读者的心中，有千万个不同的林妹妹，然而我评李林君为林妹妹的第一知音。有其诗为证，《对景悼颦》：

“茜窗欹枕竹森森，露自泠泠鸟自啼。

锁梦长祈蕉上雨，穿帘曾度晚来砧。

心多一窍因诗苦，帕重三分是泪沉。

鹤信鸾音空引睇，遗香端恐堊中寻。”

最喜颈联“心多一窍因诗苦，帕重三分是泪沉”——把林妹妹的才情与柔情一语绘出，画面凝练。更难得的是，这首诗把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了，作者和林妹妹之间是无“隔”的：可看，可听，可嗅，可感，可泣……六根动而诗意出。

那一刻，李林君不是李林君，恍若雪芹，又似黛玉，一脸悲情却从容。

正是青衿怡红时节，听罢讲座，却油然而生发出惜春的忧伤。或许，那就是再过三百年仍磨不掉的与林妹妹的诗灵感应吧……

抬眼窗外，花谢花飞花满天。

叩开岛集

一扇凝重的红色记忆门扉

蔺红伟

岛集，一座披落了千年历史尘烟的古村。

置身于这座古村的深处，随意叩响一户年长村民的院门后，总会目睹一帧帧沧桑岁月的尘封，耳畔也总会萦绕着一声声唏嘘与感叹。俯身侧耳，它们都是一幕幕厚重与悲壮的红色记忆。

追昔抚今，尽管那些血色的历史、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英勇壮举，早被几度春秋风雨所替，已成了过往的传说与故事。可闻者的心头，仍可从这些传说与故事里，感受到它们余响的震耳欲聋……

杀鬼子不改初心的伯父

村民邢继光回忆说，他爷爷奶奶生养了三个子女，也就是他的伯父邢党、父亲邢焕章和姑姑邢林坤。

伯父邢党 18 岁时由于家庭生活所迫，只身闯了关东。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阶层人士面对着亡国灭种的深重民族危难，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纷纷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民族英雄气概，投入到抗击日寇的斗争中。在白山黑水间，威武地崛起了一支“东北抗日联军”队伍，他们用血红雪白的英勇卓绝，彪炳了一部抵御外侵的英雄史册。

也就是那个当口，抱有一份“宁碎我头颅，也要夺回我山河”信念的邢党，在东北参加了抗联队伍。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寇，邢党跟随着抗联队伍，常常进入白山深林中建立密营。设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一般都是建于半地下的形式。类似于地窖，地面上的部分则用树枝树皮遮盖，隐蔽性很强。

众所周知，东北的冬天总是冰天雪地。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更是平常之事。可不管天气怎样的寒冷，邢党和抗联战士们所驻扎的这些地方，都是不可以生火取暖的。因为一旦点火，鬼子立刻就会寻着烟火的气味与光亮，找上来的。

尽管条件难以言表的艰苦，但抗联武装队伍仍似一把狠狠插入东北日军心脏的钢刀，成了令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头疼的心腹大患。因此，直接引来了日寇对抗联武装队伍的全面追杀。他们更疯狂了，严密封锁了通向深山雪林里的所有通道。严峻的局势，使得伯父与战友们断粮多日。

于是，冰雪、树皮和棉絮成了他们充饥的食材。这也是日军后来在对抗联英雄杨靖宇将军遗体进行解剖时，惊撼地看到他胃里除了尚未消化掉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外，竟然没有一粒粮食的原因。邢党与他的抗联战友们，正是以这种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

坚持与敌寇进行顽强斗争。他们喋血冰雪感天地地的英勇顽强，甚至连残暴的侵略者也为之折服。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邢党所在的这部分隐藏在林海雪原中的抗联密营，惨遭日本关东军毁灭性的破坏。他们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队伍也随之被打散。

抗联队伍被打散之后，邢党一腔激昂的抗日热血并未因此而冷却。他怀揣一份人世间大写的“坚强不屈”，回到了老家岛集，毅然决然地又参加了我胶东抗日县大队，继续打鬼子杀敌寇。

越是最英勇无畏的战士，越是敌人最惧怕、最急于镇压与消灭的劲敌。正因邢党在抗日杀敌斗争中的这份勇猛顽强，招致敌人更疯狂的报复。在文登的日寇暴行史上，著名的“宋村街惨案”期间，邢党也在宋村一带活动。不幸的是，他遭遇了前来扫荡的日军，结果被鬼子刺刀活活捅死。

邢党烈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诠释了一位英勇的中华儿女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誓死抗战到底的不屈精神。

杀鬼子义无反顾的父亲

人世间最凄惨悲切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长子邢党的牺牲，作为父母，对于邢继光的祖父母来说，何其哀伤痛苦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面对着沸腾到家门的国祸，面对着被日寇肆意杀戮的同胞遗体，面对着失去儿女后哀嚎不已的父母双亲，邢继光正值青春之季的父亲邢焕章坐不住了，他不想待在家里坐当亡国奴了。为了更多兄弟姐妹不再横遭法西斯强盗的屠杀，为了所有的父母不再因痛失骨肉而终日悲泣，他决定到前线去冲锋陷阵，争取早日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邢继光的祖父母深知战场上枪林弹雨的无常，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仅剩的一个儿子再有什么三长两短，说什么也不让老二邢焕章再参军了。而此时，一心想当兵杀鬼子的邢焕章，任凭父母双亲如何的声泪俱下、怎样的苦口婆心，都没能动摇他参军打鬼子的志向。老两口岂知，被凶残日

寇暴行激怒了的儿子，早已抱定了一颗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的赴死之心。

邢焕章对妹妹邢林坤反复嘱咐着：“你在家要好好替我和哥哥照顾父母，好好读书学习。”说完，便趁着浓浓的夜色，义无反顾地追赶着已经离开村子的八路军队伍去了。

其实，邢焕章并非不孝之輩。可没办法，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美丽山河不再是一片人间炼狱，他只能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双亲了。参军之后，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和想念自己，便趁队伍在即墨休整时，托人捎信让父母来即墨与他见一面。

父母接到消息后，立刻动身赶往即墨。可谁知，就在即将赶到即墨附近时，听前面转回来的人说，国民党军队已布兵于即墨城外围，严兵把守。一旦认准是共军的家属过来，会一律枪毙。就这样，无奈的父母又随着人群返回了岛集。

就在老两口无功返回不久，传来了二子邢焕章牺牲的噩耗。

心心念念上前线的小姑娘

父亲邢焕章牺牲时，全国战事已由抗日战争转为解放战争时期。这时，刚刚高小毕业的小姑娘邢林坤，也按捺不住一腔追求光明的青春热血，她也要参加革命，也要投身到解放军的队伍中，为解放全中国赴汤蹈火。

这还了得！仅有的三个孩子中，已经牺牲了两个儿子了，邢继光的祖父母再也承受不起这种亲骨肉生离死别的滋味了！

这次，他们说什么都不能让女儿再走了。

邢继光祖父双手双脚大十字地站在屋门槛上，苦苦挡着女儿，坚决不让家中剩下的唯一孩子再上前线了。可最后，邢林坤仍然趁父母不留神跑了出来，随着进村的解放军队伍走了。

邢林坤参军后，在解放军某部高炮团的卫生队工作。解放战争中，她跟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解放后，她与所在的卫生队又随同高炮团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最前线。

抗美援朝结束后，邢林坤从部队转业到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长安大学）工作至离休。

十三载苦寻父亲遗迹

当年父亲邢焕章牺牲后，噩耗一下子将邢继光的祖父母打倒了。他们仿佛塌了天一般，悲痛得昏了天地，根本没有顾得上仔细打听清楚有关儿子牺牲的具体细节。那个时候，在战场上牺牲的革命烈士很多，并不是每一位烈士记录在案的信息都是那么详实。岛集村是一个革命烈士极其多的村子，一旦错过当时从各个队伍来送消息的人，以后再想打听烈士牺牲的细节，就很难得到相关的具体信息了。

父亲邢焕章牺牲后，全家人心里一直放不下他。他是什么时候牺牲的？他在哪场战斗中牺牲的？他牺牲在哪里？他的遗骨又埋在什么地方？

这些疑惑，始终是邢继光家三代人几十年一直都打不开的心结。从邢继光小时记事起，年年清明节，每当人们都去墓地为烈士们扫墓之时，祖父母除了哭大伯父之外，更是为遗骨不知掩埋在哪处的父亲伤心难过。特别是祖母，几乎哭瞎了双眼。因为想念儿子又无处祭奠，祖母伤心过度，最后带着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邢继光清楚地记得，祖母在弥留之际，一双浑浊的老眼，直瞪瞪地望着他们母子俩。邢继光的母亲哭着问：“妈，您是不是还在惦记着焕章？”老人努力地点了点头。

邢继光赶忙上前说：“奶，你放心，我已经长大了，我一定想法去找到我爹的消息。”

“好……好啊，光……你要早点去找到你爹……”邢继光清楚的记得，祖母说完这话后，才闭上了双眼的。

祖母走了，但祖母的嘱托，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邢继光的心上。多年来，寻找父亲遗丘的想法，始终在邢继光心里揣着。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四处打听。但凡有一点信息、一丝希望，他就会尽全力去寻找。可他寻了十多年，几乎找遍

胶东大大小小烈士陵园，却始终没有看到父亲邢焕章的名字和遗踪。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邢继光经过13年的苦苦寻觅，终于在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中，看到了父亲邢焕章的名字了。

不错！姓名、年龄、籍贯，全都对上了。

此时，邢继光终于欣慰了，终于可以让祖父母的在天之灵安心了。

花费六载苦寻父亲遗丘

找到了父亲牺牲的信息，剩下的就是寻找掩埋父亲遗骨的地点了。据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管理人员查询资料后告知，邢焕章牺牲在三hu（音）山。当时，由于邢继光不太适应那位管理人员口音的缘故，把三(hu)山硬是当成了潍坊境内的一座山。

于是，他用了六年的农闲时间，走访了潍坊大大小小的烈士陵园，可始终没有找到有关父亲邢焕章一星半点的资讯。就在邢继光几乎绝望的时候，忽然有人告诉他，在平度有一个类似他要找的“三合山”。

闻此消息，邢继光如获至宝。对呀，平度隶属青岛市，也许父亲就掩埋在平度的三合山！

1998年春季，邢继光坐车去了平度县。然而在平度县民政局和三合镇政府，邢继光都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

在三合山烈士陵园，他看遍了所有的烈士墓，却没有发现父亲的名字。

“爹呀爹，你究竟埋在哪里呀？”邢继光刚刚生出的一点希望，又一次被无情的现实给泼灭，泪水再一次盈满了他的眼眶。

看着邢继光痛苦和沮丧的样子，陪同他考察的三合镇政府工作人员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忙说：

“大哥，这个烈士陵园，是我们政府近几年才修建的。这里的烈士墓，也是从三合山那里搬迁过来的。当年，掩埋三合山烈士遗体的，都是当地几个村子的老百姓自发组织的，烈士们的墓碑也就不统一。有些墓碑是石头刻字的，有些墓碑则是用一块木头

刻的。我们由三合山往新建烈士陵园搬迁烈士墓的时候，还有几座烈士墓，因为墓碑年久风化掉了上面的名字，也分不清谁是谁，所以就没有搬迁。既然三合山的烈士名单里有你父亲的名字，而烈士陵园里没有他的墓，那就肯定在三合山战斗遗址那里。我们再到那里去看看，你父亲应该埋在那里的。”

在三合山战斗遗址——三合山一个小山坡上，邢继光见到了几座烈士坟茔。他数了数，一共五座。这五座坟茔坟头上的墓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早已经成为了朽木，有的墓碑干脆就不见了，他根本分辨不清当年刻在上面的碑文，更无从认出这是谁的坟茔了。

“爹，几十年了，爷爷在世时就到处打听你，我也找了你二十年了。今天，儿子终于找到您了！可是爹呀，这五座坟里，究竟哪一座里面是爹您啊！”邢继光跪在了五座坟茔前面，嚎啕大哭起来……

好久后，邢继光站起身，拿出随身带来的纸钱，一一在每座坟前点燃起来。然后，他一边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再次一一跪在五座坟前祭拜，一边声泪俱下地对着五座坟头说：“爹，在老家，儿子已经代您将爷爷、奶奶和我妈尽心尽力地养老送终了，您的在天之灵可以安心了。爹，我本想找到您

的遗骨之后带回老家。可现在看，我无法从这五座坟里分辨出哪个是您。你放心，我以后会常来看您的。我也相信，三合镇政府和人民会很好地照顾您们的！”说完，邢继光又一次分别跪在了五座坟头前，深深地磕了三个响头，这才擦干眼泪，起身离开了三合山。

听完了邢继光和着唏嘘声的回忆，一种无声的悲伤感慨气息顿上心头，直入脑海。同时，也把我的心狠狠地箍在这里，让我一度无法自拔。这是荡气回肠的震撼，这是厚重的敬仰。

行走在岛集村的大街上，当年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前辈，从这里走出去的身影，我似乎还能望的见。七十多年前硝烟中的炮火，仿佛还在我耳畔轰鸣。那些惨烈悲壮之后，承受着巨大悲伤的父母与孩子的辛酸泪目，似乎正在与我对望。

岛集，是一座将威武不屈的英勇精神深藏在血脉里的神圣古村，是一座用平凡身躯扛起卓越奉献的伟大古村。

此时此刻，艳阳下的岛集村，被岁月不断洗礼的沧桑美，经世事不断变迁的厚重美，正熠熠生辉！



每愤胡兵入 常为汉国羞

——《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推荐手记

孙世平

甲午海战，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

6岁到10岁四年间，我作为随军家属，随父母生活在刘公岛的海军军营里。那时候刘公岛还没有作为旅游区开放，原来的北洋海军提督府（我们称之丁公府）还作为军队的营房在使用。我们住的房子就在丁公府的隔壁，茶余饭后，听多了大人们讲起北洋水师的故事，听身为海军的父辈们痛惜地讲起丁汝昌、邓世昌那些殉国的英雄，听他们满怀愤恨地谈起李鸿章签订卖国条约时的羞耻和屈辱，让小小的我对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

北洋水师之耻是扎在中国海军心上的一根永远的刺。曾经一度强大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海军，竟在数日之间全军覆没，或被毁、或自沉、或被俘，几十年国家心血、几千万人民血汗，付诸东流。这个曾经在东亚沿海耀武扬威、风头无两的铁甲舰队，竟如此不堪一击，如同泡影幻相，怦然破灭。

甲午战败，使中日双方国力迅速地此消彼长。一方面，日本获得的2.5亿两白银赔款是他年收入8000万的三倍有余，使他的工业商业飞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使中国从此坠入了最黑暗的深渊谷底，此后政权更迭、国家分裂、列强瓜分，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才算探底回升。半个多世纪的屈辱痛苦，巨大的牺牲苦难，更是扎在所有中国人心

上的一根刺。

中国人有一个十年作纪的传统，每隔十年，这根刺就又剧烈作痛起来。

2024年，甲午战争130周年了，我心中的这根刺早就开始翻涌了……

2024年，观云山居城市书房观影会第一个系列，我就将之定名为“沧海横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经过慎重考虑，我把冯小宁导演的《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作为这个系列的第2部影片，推荐给大家。

最早反映甲午海战的电影是上世纪60年代的《甲午风云》，李默然老爷子扮演的邓世昌，“撞沉吉野”的呐喊，坚毅果敢的面容，英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但是这部影片毕竟年代久远，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因此，我选择了拍摄于2011年的这部较新的影片。尽管这部影片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是片中流淌着一股英雄之气，令人观之而感怀涕泣。

为了更多地了解甲午战争，我陆续查阅了几百万字的资料。

了解史料越多，北洋水师众多人物形象在我脑中便愈加鲜活起来，而甲午海战前前后后无数的细节，又让那些朦胧模糊的历史细节逐渐清晰，越清晰越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比如，在海战中，日本舰队早于北洋舰队一小时就发现了对方，原因很简单，因为北洋舰队用的是开滦煤矿的劣质煤，浓烟滚滚。而日本舰队用的是优质的无烟煤，烟淡而轻，不易被发现。这就让日本舰队有了一个小小时的准备时间提前做好战斗部署。

又比如，当时的中日双方舰队都有英美的教官，英国教官给北洋舰队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战阵法，而日本舰队的英国教官则针对这个阵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专门制定了克制的战斗方案。这就导致在海战中，北洋舰队很快就被打乱了阵型，并且失去统一指挥，只好各自为战。

再比如，在战争开始前的三年间，日本新购了9艘新式战舰（包括那时候被中方争抢采购未成的吉野），以至于新舰之多，水兵都不够用了，紧急征召新兵入伍突击训练。而与之相反，大清国竟然连续7年没有购置一艘新的装备，军舰零件上的橡胶圈都已经老化不敷再用，有的蒸汽锅炉已接近报废。

再比如，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期间遇刺，日本方面怕引起世界舆论的同情和列强的干涉，又怕继续拖入战争国力无法支撑，只好降低赔款价码。一发子弹，给清朝节省了1亿两白银……

还有无数这样的细节，在影片中都用简化的手法给笼罩掉了，这是电影时长限制的遗憾无奈，也是文艺作品中集中表现矛盾冲突的常用手法。

然而，这些细节都只是操作层面的，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具有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战术思想层面，中日双方也泾渭分明。日本方面采取英国路线，以“快”为上，讲究“快、准、狠”，以速度换打击力度；而北洋海军走的是德国路线，李鸿章对德国的机械巨炮非常迷信，所以在建军时购置舰艇也追求坚甲利炮，讲究“你百拳打不动我，我一拳就干死你”，这也是为什么镇远、定远两艘7000余吨的铁甲巨轮，中炮1000余发后依然未伤元气，还能奋战不止。

战术路线的分别，又是建立在战略思想的差异之上的。作为岛国的日本，土地小、资源少，生

来具有恐慌感，生存压力使扩张和掠夺成了深植骨髓的民族理念，从明治维新前后就制定了严密的侵华计划；而清朝作为大陆式国家，作为土地辽阔的农业国，向来缺乏海权意识，只要别人打不进来就高枕无忧，因此海防建设略有小成就志得意满，从不想着需要出海争夺利益或者维护海外利益。一个天生攻势，一个天生守势。

19世纪后半叶正是世界舰船技术大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有点像现在的电动车，几个月就更新迭代，进步慢的企业很快就会被卷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7年未动的北洋舰队，不但大大陈旧，而且大大落伍了。

而导致中日两国差距越来越大的本质原因，是两国政府体制的巨大差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真正的统一，国家制度采用资本主义制度，并在各方面全盘西化。而清朝虽然也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但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廷一直把学习西方停留在技术层面，绝不敢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任何触动。这就是使日本对清廷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维度代差。

李鸿章访美时被美方邀请参观议院、法院，都被他断然拒绝，难道他是简单的妄自尊大吗？当然不是，他是深知这种制度学习绝不会为清廷所容，生怕惹火烧身。

清廷派出的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出去十年尚未学成，就被匆匆打断学业勒令回国，仅仅是因为这些孩子们在国外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制度，甚至还有人剪掉了“天朝上国”的辫子——如此“大逆不道”，岂可纵容？以詹天佑为首的那批留学幼童回国前组成“中国留学生代表队”，和当地的职业棒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以绝对优势战胜了职业球队，说明中国人不仅在文化知识上，在体育竞赛中也绝不弱于西方人种。然而，这些青年才俊的大好学业，因朝廷的忌讳只能半途而废。这也是为什么电影中有几名北洋水师的管带毕业于美国某某中学、某某高中的原因。影片看到这里时我听到有人笑了，可能他们以为高中学历太低，可是他们不知道，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没有给这些孩子们继

续上大学的机会。

李鸿章曾经自嘲自己是一个裱糊匠，说大清朝就是一座纸房子，哪里漏了就上去粘粘补补，可是一场大风雨就能让这座纸房子轰然坍塌。而他倾尽20余年心血一手打造的北洋舰队，也是一个纸糊的老虎，看上去威武霸气，令人生畏，而一场战争就原形毕露，折戟沉沙。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那些优秀的人才、无数的精英，他们再努力、再牺牲，也终究改变不了腐败朝廷倾覆的命运。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狂澜既倒独臂难挽，何况，北洋舰队内部也一样弊端丛生、矛盾林立。

影片中曾有过一个假设，假设那发打进日舰弹药库的哑弹爆炸了，假设甲午海战中国打赢了，也许中日双方后面的历史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历史没有假设，而这个假设也可以说根本不成立，世界上很多东西是偶然的，但是历史规律却存在它的必然性。在当时那个腐败的体系之下，北洋舰队的失败早已注定，无非时间早晚之别。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每当读到陈子昂这首感遇诗，我就想起北洋海军那些为国捐躯的官兵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相比于胜利的英雄，悲剧英雄更能让人心生同情和感慨。每年的清明节，不知道在向家中先人祭祀的同时，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埋骨海疆的

先烈们？有没有人去他们的雕像前鞠上一个躬，送上一束花？

有人说，辽宁舰的舷号是16，是为了纪念北洋海军的“七镇八远”十五舰；

有人说，山东舰正式命名的日期和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是同一天，还是为了致敬那些为国牺牲的前辈英烈。

有些历史，永远不该被遗忘。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记忆。

《公羊春秋传》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历史事件：齐哀公受纪国国君的谗言举报，被周夷王烹死，他的九世孙齐襄公灭掉纪国为祖宗报仇。公羊先生评价说：九世之仇犹可复乎？虽百世可也！因为“私仇可恕，国仇必复”。

当然我并不是鼓吹复仇、鼓吹战争，而是希望我们时刻铭记这些屈辱，知耻而后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引以为戒，吸取经验教训，努力学习进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日益繁荣富强，再也不会坠入到这样的灾难深渊之中。如同唐朝时各国心悦诚服地派遣唐使前来学习，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中华民族重上世界巅峰，等他们再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像周星驰影片《功夫》结尾时那样，星仔满脸慈祥地对火云邪神说：“你想学吗？我教你啊！”

（上接31页）

党的革命历史时刻警醒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世代赓续“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信仰之火熊熊燃烧”。文登是红色胶东的源头，在革命战争中涌现出大批英模人物及永载史册的英雄事迹，世代后人在怀念，在传颂。文登除了设有天福山起义纪念馆、昆嵛山红军纪念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纪念馆、中共胶东特委展馆、文登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大型红色教育基地外，还相继修建了理琪园、连珠园、宋澄园、玉华园、

得水园、修己园、一山园、仁斋园、翼之园、汝训园、福考园、燎园、天福园、昆嵛园等用英雄名字或地名命名的红色主题公园，纪念英雄英魂，把信仰的种子根植人们心中，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

得闲的时候，带上孩子，去红色家园看看吧，那里不需要门票，带上一颗心就足够了。在那里，有信仰之光闪耀着的永不磨灭的光辉，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坚守正确的信仰，信之，仰之，永葆家国情怀，一起向未来。

信仰的力量

——电视剧《数风流人物》观后感

孙 黎

前段时间，看过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一周十几集看下来，那段国家苦难深重却又风云激荡的岁月，会同中国革命历史洪流，在演员们形神合一的演绎中，一幕幕鲜活地再现，令人震撼！剧中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人物，他们是捍卫真理、振臂高呼的青年志士，他们是不断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有着新文化运动的觉醒，有着“五四”风雷雪国耻的奋起。当信仰之光刺穿黑暗，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南湖红船！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敢为人先的信仰力量。从此，中国人民心里有了靠山，中国革命道路有了航灯。

融入历史课堂，荧屏带我们穿越历史时空，去真切感受那些革命老先辈们的浴血斗争，敬仰他们忧国忧民忧天下的博大胸怀，目睹他们在残酷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的壮烈成仁……我深刻认识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骨子里必定是胸怀人民群众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

信仰，铸就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为拯救民族危亡，为创造没有压迫与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从四面八方共赴革命之约，迅速点燃上海、北京、湖南、武汉、广州、山东等各地革命星火。长沙纱厂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青岛工人大罢工、北京反帝示威大会、五卅运动、“3·18”惨案……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国民

党右派的血腥镇压，黄爱、庞人铨、林祥谦、施洋、顾正红、王尽美、刘和珍等无数党员志士带着如炬信仰笑对屠刀，“吾身可死，此志不渝”；上海工人运动、北伐革命、“4·12”反革命政变、武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教训，不断积累武装斗争经验，使摇篮里的党日益成长壮大。历史剧情告诉我们，革命斗争越残酷，越能考验信仰之力，萧楚女、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无数共产党员，用生命和鲜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决心用共产主义信仰推翻黑暗腐朽旧社会的担当勇为，身后那些千千万万前赴后继的共产党员们，抛头颅洒热血，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因为心中信仰之声在高唱“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信仰之火，燎原大江南北。在我们文登，更有无数英雄儿女早早投身革命洪流，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革命壮歌——

辛亥革命后，文登籍同盟会员丛禾生、丛琯珠等回到文登建立了革命政权，因遭到封建势力复辟，为保护受蒙骗的群众，丛琯珠、丛琦珠、丛环珠三兄弟以及林基逵等59名革命志士被反革命武装残忍杀害；

北伐战争时期，文登辛庄头的王翼之于1926年去湖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乡任教后积极创办农民夜校，利用各种场合宣传破除旧礼迷信，宣传苏

联革命和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威海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

“九·一八”事变后，文登县黄山村（今属荣成虎山镇）共产党员宋澄不顾个人安危，在文登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并于1931年底建立了文登县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拉开了文登人民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

随着1934年中共文登县委的成立，农民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全县人民的革命浪潮如火如荼，风起云涌。1935年“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震撼齐鲁大地，因暴动动摇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文登县遭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达到3000多人，被残暴屠杀人数一次就高达32人！暴动总指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的头颅被国民党反动派悬挂在文登城门示众三天！志士壮烈，信仰永存，第三大队队长于得水及一大队王亮率众突出重围后，转入昆嵛山，成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继续高擎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的大旗，同敌人展开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打出了威名；

在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初期，英勇的文登儿女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的领导下，于1937年12月24日举行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打响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直至1938年9月18日这支队伍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她历经首义天福山创建军队、威海起义扬振军威、奇袭牟平城摧毁伪政权、血战雷神庙勇战日寇、西进蓬黄掖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革命战争的洗礼，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发展并整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第31、第41和第32四个军，用信仰火种，燎原不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

真正的信仰是根植于人的内心和灵魂的，有着超强大的意志力，决不会被外力所左右。剧中像陈公博、周佛海之流，见革命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时，选择了脱党；像张国

焘、杨德甫、顾顺章等之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与酷刑拷打，选择了变节，他们的信仰都是假信仰。站在今天回望这些人，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他们反复无常变更的“信仰”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真正的信仰是无我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靠着无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赢得民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改变了旧世界。

信仰人人都有，或大或小。我是农民的孩子，父母都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旧世界，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累死累活地干上一年活儿，也吃不饱饭，衣不遮体，上学堂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母亲还被迫裹足，疼得哭爹喊娘也没用，但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母亲的双脚被解放，父母上起了“识字班”，学会了写信；我曾听父母讲过“跑鬼子”的事，鬼子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还有扛着枪的、上刺刀的，乡亲们吓得东躲西藏，村里人大多都躲避在村北山峰的大石窝里，挨饿受冻，虽然有家却是几天几宿没敢回，但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新中国，没有了剥削压迫，没有了烧杀抢掠，老百姓就有了安稳踏实的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我信仰中国共产党。

七月的信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七月的信仰，擎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舍生忘我，坚毅前行。看今天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国家经济、教育、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飞速发展，哪一领域不彰显着共产党人对信念和使命的执着？！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燃灯校长”张桂梅，一辈子为国家深潜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向绝壁要天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当代愚公”毛相林，敢上苍穹揽月、壮志报国的中国航天追梦人，超越年龄和体能局限、冲出亚洲速度的“中国飞人”苏炳添……这些数不清的华夏“风流人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用信仰的力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人间奇迹！

（下转29页）

经典面馆

许建中

中午时分，一辆老式桑塔纳从南向北开来，在经典面馆前潇洒地转了个圈，停了下来。山圈镇副书记裴宋赢下了车，看了看旁边停放的一辆吉普车，自言自语道：“谁的车？到这里的车我都熟。”

裴宋赢没有多想，只顾翘首北望。裴家口是从城区进入山圈镇的必经之路。不大一会儿，一辆轿车在裴宋赢面前停下，随着传来一声：“老赢，老同学，让你久等了。”

“老郑，你可来了。从省城到这儿，自己开车够累的吧？”

“现在都是高速，几个小时就到了。起点早，来吃午饭不耽误。”

“走，你早就说来吃手擀面，这就是我微信上说的经典面馆，今儿叫你吃个正宗的手擀面。”

“好，我就愿吃面条。我还记得你上大学时常说的一个歇后语……”

没等老郑说完，裴宋赢接上了：“吃面条拉筐子——现编。”

两人哈哈大笑，拉着手往面馆走去。从吉普车旁经过时，老郑瞟了一眼又皱了一下眉，再一抬头，只见面馆门口显示屏上赫然滚动着：“热烈欢迎郑直高老同学 平等共享 促进残疾人就业……”

一进门，一位走路有点晃的女服务员迎上来，“裴，裴大哥，按照你微信说的，你一往面馆走，

我就把那条字幕加上了。别忘了发红包啊。”

“好，好，记着来两碗手擀面。”

“不能啊，手擀面的机器坏了。”

裴宋赢咧了一下嘴，欲言又止，拉着老郑走进一个用木屏风隔开的小包间。

“她是你妹妹？”老郑问道。

“不是。”

“那怎么叫你哥？”

“在饭店，哪能书记长书记短的叫。”

“有‘八项规定’，你还能经常进饭店？”

“这是工作，这个面馆是镇上经典线路的一个闪光点。我可是严格遵守规矩的，今天是自费招待你啊。你稍等，我叫他们上壶金银花茶你尝尝。”

裴宋赢出去一根烟功夫，服务员随他进来倒上茶。服务员走后，老郑拍了拍裴宋赢的肩膀说：“老赢，恕我直言，发展乡村旅游讲特色，也要讲品位，面馆本来古色古香，门口电子显示屏太不协调。再一个，不是我歧视残疾人，服务员也不能……”

这时，隔壁传来挪动椅子的声音。裴宋赢“嘘”了一声，示意老郑小点声，接着说：“哎，没办法，没办法儿呀，你听我慢慢道来。咱俩毕业十五六年了，你这是第一次到我这来，当年你留在省城到省报发展，我回老家进了县电视台。”

“你在县电视台发展也不错啊，从新闻部主任提拔到乡镇副书记，这是很不容易的。”

“镇上书记到组织部把我来了，服从安排吧。”

“新闻这个活是磨不断的铁锁链，一天接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到乡镇能多少轻快些，在乡镇发展前途无量啊。”

“乡镇一点也不轻松，有的是难点、焦点、堵点啊。镇上书记为什么点名要我，咱老同学说实话，咱积极肯干，不搞歪七流八的，这是个原因，还因为我与这家面馆有关系。这家面馆位置很重要，可原来小打小闹，本来可以为镇上美丽乡村建设增光，反而成了老大难问题，环境脏乱差，我来了三个月就拔掉了这个‘钉子’。”

“你和面馆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裴家口村人，我们村有两大姓，姓裴和姓宋的。”

“呵呵，我想起来了，咱俩大学一个宿舍，我说‘郑’比‘裴’好，你说对，姓裴的找对象最理想的是找姓郑的。”

“是啊，我爸姓裴，我妈姓宋，是一个村结亲的，我的名是找人起的，不能又‘赔’又‘送’，要赢。”

“所以，在学校你不喜欢叫你‘老裴’，爱听我们叫你‘老赢’。”

二人说着，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面馆的经理是我二叔，他虽然当过兵，但是个慢性子。老板娘是我妈的叔伯姊妹，最好的闺蜜，所以我不称呼她‘二婶’，叫她‘小姨’。我这个小姨人不糙，就是脾气急。”

“你上任后呢？”

“面子拘的，我二叔、小姨能听进我说的。面馆最开始叫‘老裴面馆’，因我小姨当家，大伙都叫‘老宋面馆’，两个人起早贪黑，那是真正的手擀面，他们没雇厨师，也没雇服务员。我首先叫他们把店名改了，别整天‘老赔’‘老送’的，面馆这么多年了，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就改叫‘经典面馆’。店名改了后，我在微信上好个宣传，客越来越多，手擀来不及，我就提议他们上面条机。他们和面揉面时下功夫，机器轧的面吃起来也不错，

客也没减少。我接着叫他们扩大和装修面馆，与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资金不够，我把我原来的车卖了支持他们，我又买了辆破桑塔纳。车改了，只能用私车，整天进村，桑塔纳泥水下得去。我的钱是借给他们用，不是入股，不让干的事咱坚决不干，等他们有钱了还给我，我也买辆吉普车，下乡进村更方便。”

“哦，我想起来了，谁以此为头写了篇报道《口子越开越大》，你找到我，我给发表了。”

“对，现在是融媒体，报上、手机上，这篇稿子反响不小。所以，面馆被加进镇上经典参观路线了。为了使面馆更经典，我绞尽脑汁，我二叔是退伍军人，就挂上‘退伍军人创业示范点’的牌子，我小姨是妇女，又挂上‘巾帼建功示范岗’的牌子。”

“你点子就是多。”

“这也不是造假，通过反复做工作，我小姨答应了。最近开展关爱残疾人宣传，我们也要提供参观点，找来找去，我又找到面馆，叫我小姨雇了个服务员。”

“原来是这样。”老郑恍然大悟。

“这个服务员才来没几天，是有点残疾，可又听话又肯干。我小姨开始坚决反对，后来为帮助服务员生活得更好，就答应留下了。其实，有政府帮扶，这个服务员的生活早就没问题了。别光说，喝茶喝茶。”

续上茶，裴宋赢继续说：“面馆的光环越来越多，为了锦上添花，就在门口加了块电子显示屏。”

“原来你是始作俑者。”

“对，面馆为镇上增了不少面子。最近，我在这看着整治厕所。谁不得上厕所啊？我说个故事你听听。在电视台新闻部，我有几年专跟县委书记，主任告诉我，参观视察时要把镜头对准书记，一步不拉。有一次，下乡检查防火，书记越走越快，把随行人员抛在了后面。我扛着摄像机一路小跑跟在后面，书记回头摆手，我还在后面跟。书记停了下来，板着脸‘这个不用拍’，我站住了。你猜怎么了？书记是找地方方便。”

哈，哈，哈。二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们在面馆院内挤了个地方改建厕所，可地方太小。镇上书记说，来的领导大多是男的，关键是男厕所，女厕所能转开腩就行了。现在男厕所还凑合着，但不能和城里比。可怜女同志，就只能将就了。”

“哦。那如果有女领导来怎么办？”

“我们有应急预案。把男、女厕所牌子调换过来，有一个拉门一拉，男厕所那排立式小便器就看不见了。为保证厕所卫生，知道有重要领导来，在他们来之前，厕所门锁上。应急预案没问题，就是我小姨非常反对。”

老郑听了直摇头，问道：“应急预案用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哎，别光我说，你说说你的情况，弟妹早就是省直机关处级干部，现今在哪里高就？”

“这个，这个……”老郑靠在裴宋赢耳边小声说：“……本来，她明天随市委领导来报到，她说今天自己先来走走，我说来看看老同学，她不让，她走后我就偷偷在后面跟着。她可能就在附近，我进来时看到她的车了。”

裴宋赢“唰”地站了起来，如临大敌，“县委书记调走一个多月了，听说新县委书记要来了。可，可，你怎么不早说？”

裴宋赢立马走出包间，来到小服务员跟前说了几句。小服务员心领神会，快速出门，将男、女厕所的牌子对换，然后拿着拖把收拾刚挂“女厕所”牌子的厕所，出来后把“女厕所”上了锁，然后站在门边看守。

老郑紧随裴宋赢出来，将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老郑没有发现，从隔壁出来的一个标致女人也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一个男顾客出来找厕所，服务员指了指“男厕所”。不巧，一个捆围裙的中年妇女从厨房出来，解下围裙放在洗手池边，然后径直向“男厕所”走去。服务员忙喊：“大姨，刚进去一个男

的，不能进。”

中年妇女这才打量起站立的几个人和“女厕所”标牌，似乎明白了什么。裴宋赢强装笑脸，忙说：“忙坏了吧，小姨？给我准备两碗正宗手擀面，不，三碗。”

中年妇女没好气地说：“不伺候！”

说完，径直向“女厕所”走去，服务员直摆手，小声说：“大哥说厕所坏了，暂停开放。”

中年妇女一把推开服务员，厉声说：“钥匙拿来，人还有听放驴屁的！”

标致女人从后面走上前，拉着中年女人的手，和蔼地说：“姊妹，我和你一起去。”

老郑回过神来，忙说：“你怎么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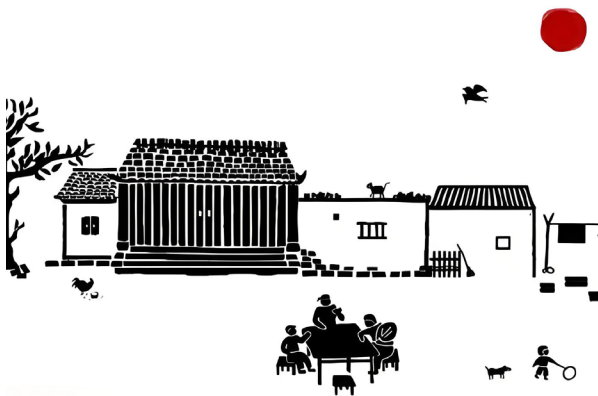
“我停车四下看看，回来发现你的大名在这儿闪金光。”

“书记，书记，有失远迎……”裴宋赢有点不知所措，忙示意服务员打开厕所门。

一会儿，两位女人从“女厕所”出来，中年妇女握着标致女人的手说：“大妹子，今晌午就别走了，尝尝俺店的手擀面。”

小服务员拉了把中年女人，悄声说：“大姨，手擀面的机器坏了。”

中年女人亮了亮嗓子，高声道：“俺亲手擀！”



甜蜜的红草莓

王福海

（一）

柳宝发现大棚里的草莓情况有点不妙，一朵朵娇嫩的小白花儿凋谢了，稀稀拉拉地结了几个畸形果，别说是吃，就是叫人看了也浑身不舒服呢。柳宝一连查看了五个大棚的草莓，都是怪怪的讨人厌的样子。柳宝一拍脑瓜，沮丧地说：“这下全完了！”妹妹柳叶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哥，你快想想办法吧！”柳宝阴沉着脸说：“我有啥法子？”

柳宝真的束手无策了，急得嘴唇吹起了一串水泡，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脸颊似乎瘦了一圈儿。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五个大棚的草莓毁了，那是将近十万元的投資啊！柳宝紧张得似热锅上的蚂蚁，他忽然想到，该到镇上的农技站请专家来看看。他心里有了希望，急急火火地发动了摩托车。他刚准备走，猛然看见有一个身影在3号大棚旁闪了闪，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柳宝心里感到诧异，急忙悄悄过去瞧了瞧，原来一个姑娘正在麻利地往大棚上贴广告。2号和4号棚已经贴上了，粉红色的方块纸，上边用毛笔写的黑字，不知是啥内容。柳宝哪有心思仔细看？因为草莓的事儿，他心里早就窝着火，现在看到这个姑娘把广告竟然贴到大棚上去了，他顿时怒气冲冲，指着姑娘喊：“你个死丫头，不许在这儿贴广告，统统都给我揭下来，否则我饶不了你……”

姑娘像是做贼被人发现了，慌忙把手中的广告藏在身后，尴尬地苦笑着说：“大哥，你别发火，听我说……”

柳宝火刺刺地说：“我有急事，哪有功夫同你磨牙……”“哥，怎么啦？”柳叶闻声从大棚里钻了出来。柳宝对她说：“你让那位姑娘把贴在大棚上的广告揭下来，我走啦！”他飞身跨上摩托车，又回过头狠狠剐了姑娘一眼说：“什么玩意，乱贴广告！”

姑娘不气也不恼，“嘿嘿”地冷笑着说：“大哥，你不让贴也就算了，怎么能骂人呢？”

柳叶瞟了姑娘一眼，她大约二十露头岁儿，圆圆的娃娃脸，一双眼睛大的出奇，显得机灵又调皮。柳叶收回了目光，说：“你快走吧，要不等我哥回来，你吃不了兜着走……”

（二）

太阳靠山了，柳宝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原来镇农技站的专家都下乡去了。

柳宝见桌上放着那位姑娘留下的几张小广告，气恼地一挥全扫落在地上。柳叶连忙捡起来说：“哥，你看看，也许有用呢！”柳宝拍着桌子说：“看啥？”他不情愿地拿起一张小广告看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你想获得丰收的果实吗？我是小蜜蜂，也许能帮上你的大忙呢！”下边是联系电话

和家庭住址。柳宝没有再细看，不屑一顾地说：“我们的草莓有问题，小蜜蜂能帮上什么忙呢？真是胡说八道……”

第二天，农技站的专家终于来了。

柳宝陪同专家挨个大棚认真察看了草莓的生长状况，迫不及待地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一位专家指出：“你的大棚通风不良，草莓开花时传粉力弱，是结果少和畸形的重要原因……”

柳宝忙问：“有什么办法能使草莓开花传粉好呢？”专家想了想说：“办法有，可以人工授粉，可是工作量太大了，成本也会增高。最好的办法是用蜜蜂传粉……”

柳宝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说：“用蜜蜂传粉？”专家点点头说：“对啊！”柳宝把桌上的小广告一晃说：“你看这个！”专家看了，连声说：“太好了，你们就用小蜜蜂来传粉，又快又好，成本也低，比人工授粉强多了。”接着，专家介绍：“贴广告的姑娘名叫杨小玉，同哥哥杨小成养蜜蜂，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都把小蜜蜂出租给一些草莓大棚传花粉，许多农户反映效果相当好，我们也实地考察了，草莓真的大幅度地增产啊！”

柳宝认真看了看小广告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小蜜蜂能帮我的忙呢！”柳叶在一边说：“哥，快打电话联系，请杨小玉的小蜜蜂来传粉吧！”柳宝难为情地说：“我……把她给得罪了，现在求她能行吗？”柳叶说：“咱亲自上门请，你好好赔礼道歉，我想她会来的，再说谁怕生意好钱咬手呢！”

柳宝眼睛一亮，信心百倍地说：“好，妹子，咱俩一起去！”

（三）

柳宝骑着摩托车带着柳叶，一溜烟尘，很快到了杨家庄，正巧碰上杨小成和杨小玉在村头的一片果园里放蜂。

一群群小蜜蜂在粉红色的花丛中嗡嗡地飞来飞去，忙着采蜜传粉。柳宝心里想：“这一对兄妹可真鬼到家了，把小蜜蜂出租给果园，收了出租费，还白白赚了蜂蜜呢！”

柳宝硬着头皮，忐忑不安地走到杨小玉面前，试探着问：“你是杨小玉同志吧，我昨天……”杨小玉正弯着腰专心地整理蜂箱，抬起头看了柳宝一眼，冷冰冰地说：“你是谁啊，我可不认识你……”

柳宝憨笑着说：“我叫柳宝，咱见过面……”杨小玉忽闪着大眼睛，“嗤嗤”笑了，说：“我只听说有牛宝、狗宝，没听说还有柳宝，你别逗了……”站在一边的柳叶沉不住气了，细细的眉毛一抖，圆圆的眼睛一瞪说：“你怎么能骂我哥呢！”杨小玉扫了柳叶一眼，说：“哟，男子汉大豆腐，还带着个女保镖呀……”

杨小成从那边凑过来，嗔怪地对杨小玉说：“妹子，你怎么同客人说话的？”又满脸陪笑地对柳宝说：“你不要怪我妹妹，她是刀子嘴豆腐心！”柳宝不呆，听出了杨小玉是借题发挥羞辱他，但是站在人家的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当一回孙子吧！

见到杨小成，柳宝仿佛遇到了救星，说：“我今天来想请你们的小蜜蜂给我的草莓去授粉。”杨小玉听了他的话，扮了个鬼脸，又吐了吐舌头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兴师问罪来了，闹了半天你们是来租用蜜蜂呀。唉，真不赶巧，我们的蜜蜂全租出去了，你们回去等个月二十天的再来吧。”

柳宝一听大失所望，忙说：“姑奶奶，求你租几箱蜜蜂给我吧，要是等个月二十天的，花期一过，黄花菜也凉啦！”

杨小玉又“嗤嗤”笑着说：“你不要叫我姑奶奶，领受不起，我今年才二十岁呢，给你当大姐还差不多。”柳叶接话说：“我哥今年二十四岁，你就当小妹吧。”杨小成对杨小玉喝斥道：“你就不能正经点。”

杨小成看样子也是二十多岁，方方正正的脸，黝黑地闪着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干练稳重，同杨小玉大不一样。柳叶上前对他说：“杨大哥，你帮帮我们吧！”杨小成对她悄声说：“目前还有几箱蜜蜂可以租给你们。”柳叶感激地对他说：“太好了，谢谢你！”柳宝听到这个消息，抹了抹脸上因紧张而淌下的汗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气，对杨小成说：“杨哥，快把蜜蜂送去吧。”柳叶也说：“杨哥，快去吧！”

杨小成看了看柳叶，白皙的脸，一双眼睛不大却分外明亮，身子苗条又丰满，洋溢着青春的魅力。杨小成对柳叶颇有几分好感，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在家负责养蜂割蜜，向外出租蜜蜂是我妹子的事儿……”

杨小玉在一边“嗤”地笑了说：“你们呀拜错佛烧错香了，还是求求我吧！”柳宝和柳叶窘迫得一时说不上话来。杨小玉又眨眨大眼睛对柳宝说：“柳哥，你还是信不过我？”柳宝忙说：“你能大驾光临，我是求之不得呀！”

（四）

大棚里的草莓，紧接着开了第二茬花儿，杨小玉送来的五箱蜜蜂开始大显神威了。

蜜蜂在大棚里嗡嗡地飞来飞去，忙着采蜜和传粉。柳宝悄悄钻进去，看到眼前情景，高兴得心花怒放，惬意地轻声吹起了口哨，悠扬的旋律，伴着蜜蜂的嗡嗡声，仿佛是优美动听的乐曲。柳宝贪婪地呼吸着清香的空气，心几乎陶醉了……

突然，蜜蜂躁乱起来，在半空中狂飞乱舞。这时，一团蜜蜂闪电般地向柳宝扑来，他只觉得脸和脖子像锥扎针刺一样钻心的疼痛。他抱着脑袋狼狈地逃出大棚，然而蜜蜂仍在后面穷追不舍。“救命啊！”柳宝边跑边呼叫。

柳叶在不远处的平塘边洗衣服，听见哥哥的惨叫声，急忙站起来，只见哥哥双手捂着脸，趑趄趑趄奔跑过来，另外几个大棚里的蜜蜂，不知怎么也飞了出来，不约而同地扑向柳宝，他这下可惨了，被蜜蜂包围了，蛰的他是上天无梯、入地无门。柳叶不敢靠上前，也不知如何救哥哥，紧张地呼喊：“哥呀！哥呀！”

柳宝跑到平塘边，不管三七二十一，“扑通”一声跳了进去，还好平塘的水并不深，刚好齐到脖子，柳宝的脑袋还露在水面上，可是蜜蜂并没有放过他，还是一团团疯狂地扑上去，柳宝慌忙把脑袋缩进水里，蜜蜂还没有飞走，还在平塘上空盘旋……

“嘎”的一声，一辆黑豹车停在平塘边，车门“嚓”的一声开了，原来是杨小玉同哥哥杨小成来了。杨小玉飞快地跑到平塘边，不顾一切，“嗖”地纵身跳了进去。柳宝在水里憋得胸脯几乎快炸了，刚刚露出脑袋，蜜蜂又围了上去。杨小玉“刷”地脱下身上的外衣，搭在柳宝的脑袋上，她自己也钻进去，紧紧抱住柳宝说：“不要怕，我来救你！”

柳宝的脑袋依偎在杨小玉饱满的胸脯上，两手紧紧搂住杨小玉的腰肢，哭着说：“你的那些蜜蜂快搬走吧，可把我害苦了……”杨小玉轻轻抚摸着他的脑袋，安慰他说：“柳哥，你不要怕，一会儿就没事了……”

柳叶见杨小成从车上下来，忙说：“杨哥，快救救我哥。”杨小成望着她说：“你瞧，我妹抢先了，我想见义勇为也使不上劲了。不过，如果你是在平塘里，我也会像我妹子那样……”柳叶羞涩地笑了说：“你胡说啥呢！”过了一会儿，蜜蜂都飞走了，又飞回大棚采蜜传粉去了。杨小成和柳叶一块儿来到平塘边，伸手把柳宝和杨小玉拉了上来。

一切都平静下来。通过交谈，杨小玉才知道，柳宝今天进大棚吹口哨了，便说：“柳哥，我忘告诉你了，蜜蜂在采蜜传粉的时候，你别去惊动刺激它们。一般情况下，它们是不会蛰人的。你以后注意一点儿，就没有事了。”

杨小玉对柳宝说：“咱们到大棚看看吧。”柳宝畏缩着说：“我还是有点怕……”杨小玉亲切地拉着他的手说：“我保你没事儿。”他们猫着腰钻进了大棚……

杨小成随后也想钻进去瞧瞧，柳叶望着他莞尔一笑说：“杨哥，请你这边来吧……”杨小成高兴地频频点头，随着柳叶钻进另一个大棚里。

透过塑料棚，可以影影约约看见杨小玉和柳宝靠得很近，显得很亲密，蹲在地上察看草莓花上的蜜蜂。那边的大棚里，柳叶正比划着向杨小成讲解着什么，两个大棚不时传出欢快的笑声……

（五）

草莓结果了，一嘟噜一嘟噜，不但结得多，

蚊子的“热吻”

谭金芸

(一)

烈日喷火。性子烈的蝉除了聒噪还是聒噪，也不怕把嗓子扯哑了。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夏蚊成雷’了！以前总认为沈复在《童趣》里用的这个词儿是瞎掰的，

一定是用了N倍的夸张——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本草瞥见了母亲复杂的眼神，但仍很卖力地比划着，像潜心研究的科学家终于有了重大发现，那份自得意澎湃在他的眸子里，熠熠生辉，仿佛他的确经历了一段美到极致的时光。

而且没有畸形的，全是圆锥形，饱满光滑，晶莹光亮，看来小蜜蜂是立了大功啊！柳宝和柳叶兴奋极了。柳宝对杨小玉说：“算算账吧，我该付你钱了。”杨小玉含情脉脉地望着柳宝说：“不急，不急，以后再说吧。”

不几天草莓成熟了，红艳艳的似玛瑙，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弥漫着香甜的气味，令人馋涎欲滴。柳宝和柳叶不分昼夜地忙着采摘草莓，不用到市场上卖，每天的小商贩成群结队而来，兄妹俩手足并用也忙不过来，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他们需要帮手来采摘草莓。

杨小玉和杨小成晚上赶来了，白天他们放蜂也很忙碌，只好挤出晚上的空闲时间来助战，柳宝和柳叶打心眼里欢心。每次，柳宝都同杨小玉钻进一个大棚采摘草莓，柳叶和杨小成则在另一个大棚

采摘草莓。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们不知不觉就忙到深更半夜，摘了满满几筐草莓，第二天一早就批发出去了。

杨小玉同柳叶碰了头，杨小玉狡黠地一笑，悄声问：“柳姐，你是不是看上我哥了？”柳叶一怔，说：“你是不是看上我哥了？”杨小玉的脸微微红了说：“你先说！”柳叶说：“你先说！”两人相视一笑，笑得是那么甜蜜！

杨小成和柳宝见她俩在一起嘀咕，便问她们说啥呢？她们俩咯咯笑着说：“这是我们心中的小秘密，就是不告诉你……”说着，她们俩一个跑进了3号大棚，一个跑进了4号大棚，

杨小成和柳宝似乎明白了什么，也连忙分别钻进了两个大棚。从外边可以看见，柳宝同杨小玉紧紧搂在一起，杨小成抱着柳叶亲吻起来……

“这算什么见识……”母亲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息，“瞧你身上，全是蚊子‘好心’留下的红色印章，痒不痒？哎呀，这儿都被挠破了，可别感染了，得用碘伏消毒——你这哪里是去调研，分明是去喂蚊子了，算是为山区的蚊子‘扶贫’了……”她调侃的语气里充满不解与怜惜，接着又像闲不着的蜜蜂一样奔忙起来。

本草这家伙，正是苏轼诗里所写的“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那种呆子，心地善良，不亚于《西游记》里的唐僧，从小到大连只蚊子都舍不得拍死，恨不得把它们全供养起来，哪怕是任它们喝自己的血。在他眼里，每个小生灵都有可爱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恰如沈复，常有意想不到的“物外之趣”。

母亲上下端详着已晒成非洲黑的儿子：他身上的白衬衫已被各色草汁点染得“丰富多彩”，健康的肌肤也被热情奔放的蚊子“体贴”得“百花齐放”。俺家本草原本是名副其实的白面书生，虽算不上貌比潘安，但也算得上英俊潇洒。你看看，现在这模样，多像从逃荒年代穿越来的！

“哈哈，我叫本草，我不怕蚊子！这是蚊子的‘热吻’。那里的蚊子，很好客，特别喜欢生人味，尤其喜欢我身上的君子之气。它们亲我，是在给我充电呢，让我明白了‘适者生存’的真谛……”本草深谙母亲的痛点，赶紧嘴上抹蜜，说上几句好听的话，还特意作出自我陶醉状，像是很幸运的样子。

什么“热吻”！什么“充电”！谁不知道山蚊子大如飞蛾，铺天盖地，就是嗜血的恶魔！仅是他裸露的双腿和胳膊，就见数不清的红疱，看来他不知让蚊子“吻”了多少遍、充了多少“电”……母亲心中翻江倒海，她仿佛看见了那些面目狰狞的疯蚊子，真恨不得时光倒转，当初若能随本草一起去占据那荒山野岭，把它们一巴掌拍死，绝不让一只蚊子靠近她的本草。

不是告诉我晚上都点着蚊香么？怎么被蚊子啃成这个样子！试想，那得有多少蚊子一起冲锋才可汇成雷鸣之势？再想，酷暑难耐的夜晚耳畔是如雷的蚊鸣，一个正常人怎能睡得安？每天，他要在

近四十度的高温里忙来忙去，没有空调风扇，这又是咋熬过来的？一日三餐，还要自己买菜做饭，临时借用的厨房里还寄居着可怕的硕鼠……母亲越想越来气，真想揍本草一顿，尽管她从来没动过他一指头。

母亲恨恨地瞪着本草，瞪得本草身上的那些红疱瑟瑟发抖：“你呀，都半年没回家了，本该在家享受暑假清风的好日子，干嘛报名到南方千里外的偏远山区对留守儿童进行调查和辅导？搞得我整天提心吊胆，像魂丢了似的。可是，你却拿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架势，经常脱离我的遥控指挥，近乎处于‘失联’状态，整日里忙得不亦乐乎，让我只能望‘南’兴叹……你说说，你做这件事有什么价值？把老妈的心都扯成几块了！”

本草用颇长的手臂抱了抱母亲，“咯咯”笑起来：“妈，没事，听着蚊子轰鸣，睡觉格外香，就像听催眠曲，对，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从头到脚都涌溢着快乐的潋潋波光，这光芒驱散了一直纠缠母亲的阴霾，让她心头一震。

（二）

母亲笑了，凝神欣赏起自己的儿子：他，不再是覆盖在我羽翼下的那个小孩了。他，翅膀硬了。这孩子，总是和很多孩子不一样。上幼儿园，不哭，帮着老师维持秩序；上小学一年级，步行，不用家长接送；上初中、高中，骑车，赚得快活自在；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也都怪我，职业病，在他成长过程中浇的“心灵鸡汤”太过了。不过，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小就手不释卷的他，现在开始行万里路了——这不正是我所期望的吗？我不应为此而感到欣慰吗？……从本草畅快淋漓的笑声中，母亲觉察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坚定、豁达与执著……是的，本草参加的这次调研，不仅是一次历练，更是一次人生的充电。

“滴滴”“滴滴”……本草的QQ时不时冒出点亢奋的动静来，挺热闹的。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母亲很快注意到了。她一看本草很兴奋的样子，就困惑地问：“儿子，你

不是不玩手机吗？怎么搞的，它乱叫啥……难道是没电了？要不给它充点电？”

“妈，是山区的孩子在向我请教问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问题……”本草有些羞涩，也带着点小骄傲。

母亲的好奇心被激活了，又问了起来：“哦，你还是学生，他们能请教你什么问题？”

本草站起来，神态也庄重起来，一板一眼地说：“好多好多呢！有问我假期读什么书的，有问我上哪儿去旅游最好的，有向我请教如何学英语的，有把自己写的书法作品传给我让我指点的，有向我询问人生理想的……当然，也有向我倾诉苦恼的……他们都把我当老师和知心朋友了，我不能不管他们。我希望他们将来都能走出大山，为社会、为国家做点有意义的事……”听这话，好像那些孩子的发展，都是本草应该密切关注的。

母亲点点头，抑制不住心头的欢喜：“那你也算是给山区的孩子持续充电了……好啊，真的长大啦……这境界和妈差不离……再过一段时间，我和你爸就得仰视你啦……”

“哪里，是山区的孩子给我充了电！他们健康、活泼、单纯、热情，特别能吃苦，他们带我认识了很多野生的中药草呢，也教给了我一些土偏方。他们对山外的世界充满了渴望，就像王家新《在山的那边》中写的一样，山区的孩子给了我坚定的信念，我也把我的那点极其微小的光芒送给需要的孩子，让梦想一起照亮我们的眼睛……”本草说着说着，诗人的气质就流露出来。不仅如此，他身上潜藏的中国好男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也悄然呈现。这，不正是他去山区充电的可喜收获吗？

蝉鸣声声，是否比得上夏蚊成雷？连日的疲惫俘虏了本草，他酣然睡去，微皱的眉头似乎就是一项即将破解的课题。母亲静静打开他带回来的笔记本电脑，看到了他此行的丰硕成果：调研报告、书法备课、谈心记录、个人随想、人生规划等等。母亲暗自佩服这孩子的拼劲与韧劲，也想起他这一年参加的小蜜蜂公益活动、学校名人采访活动、学校编辑部的主编工作、中药学知识大赛、生物标本

制作比赛、小品创作大赛、辩论赛等等，无论成败，不都是他难得的体验吗？这每一份或酸或甜或苦或辣的感悟，不都是成长中最宝贵的财富吗？作为母亲，既想让孩子展翅高飞，有一番作为，又想让孩子不遭罪，不脱离自己温暖的视线，这可能吗？看来，是自己这个看似开明的母亲的思想有些狭隘了。孩子不仅属于我，更属于这个国家，对不？

“它们吻我，是在给我充电呢！”本草的俏皮话又在耳畔荡漾。一份感动，一种自豪，一缕欣慰，默默润上母亲的心田，在她的心田上开出一朵圣洁的百合花。

母亲终于卸下压迫她多日的重重顾虑，一个人悄无声息地笑着。笑啊，笑啊，就像本草那样，直笑得风淡云轻……

本草，你就是倔……你还记得当初我和你爸都不同意你考中医药这个专业吗？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也经得住考验，但愿你能在科研上有所突破，像屠呦呦，为民解忧，为国争光……

（三）

那是三年前的七月。同样是烈日喷火，群蝉喧嚣。

“我的事，我自己决定！”本草目光灼灼，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底气，铿锵的语气“炸”得母亲有些摇晃，“炸”得窗外悠然飞翔的鸟儿“扑棱棱”扇着翅膀四散逃命。母亲神色异样，后退了两步，好像不认识本草似的上下审视着他，好像在说——这还是那个从小就乖巧懂事的亲儿子吗？……

母亲的脸庞腾地红了，眼睛也有些酸涩。她忍了忍，顿了顿，还是有些不甘心，把那两页写满她心仪的待选志愿的纸横在本草眼前：“这，这是我这些日子熬夜帮你挑的！都是你可以上的211、985……至于具体选哪些专业，都随你……”她看本草傲然挺立，好像没有回旋的余地，还是意味深长地说，“本草，毕竟，毕竟，现在各行各业就认这个……大学志愿倘若报错了，一步错百步歪——这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

“是啊，是啊，你妈说得对！老爸虽然不问

世事，没研究过这个，但你妈，你妈为了你天天在研究……你妈，你还不信服吗？做什么事，都是追求完美的……你呀，就谦虚点，好好看看你妈费尽心思给你选的好大学……有几个当妈的能像你妈这样……你这孩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父亲闻声赶来，瞪着眼，掐着腰，一看就是虚张声势。他放大音量为母亲撑腰，“我单位的同事整天发牢骚，说和她闺女谈起报什么志愿，结果，结果你猜她闺女说什么？她闺女说，她只管考试，至于报什么志愿，家长报什么她就去念什么，无所谓——你看，人家这闺女，心真大……儿郎，你是不是心里有谱了？”这个父亲，一贯标榜给孩子充分的自主，说着说着就像月亮习惯围着地球一样围着儿子转开了圈。

“嗯！”本草也瞪着眼瞧着父亲，双唇紧闭，岿然不动，像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士。

刹那间，父亲强笑的脸也变了色，笑起的褶子一动不动：“那，那你妈给你选的志愿，都是那个挺好的，难道就没有一个是你喜欢的？要不，你看两眼，说不定就有你中意的……”本草有些好笑，在他记忆中其实一直是说一不二的老爸，今天怎么竟有点委曲求全或是刻意讨好的意思？

母亲趁势而上，把那两张宝贝又晃了两晃：“对呀，你看看，看看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嘛……”本草有点蒙。怪了，从来都是眼里不揉沙子的老妈，咋也有点“那个”了？是不是我太咄咄逼人了？……

本草本想直言不讳地说“我都选好自己喜欢的志愿了，不用看了”，但看到左边父亲、右边母亲呈包围状的充满焦灼与渴盼的目光，他踌躇了一下，默默接过母亲所写的“宝典”。虽然本草垂着眼睑，但还是很真切地捕捉到这夫妻俩相视一笑的得意。

（四）

窗外的阳光很明亮，像一个灿烂的笑容，透过白纱的窗帘仍有些耀眼。树上的蝉，声调越来越高，好像在开专场演唱会，非要选出个男高音冠军不可。本草想起一句写蝉的名诗：“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蝉如此，人不更应如此吗？我所选的学校与专业，都是我反复查找资料才确定的，是我喜欢的，是有意义的，也是国家所大力推崇的。袁隆平以“禾下乘凉、杂交水稻覆盖世界”为梦想奋斗一生，我为何就不能像神农、李时珍那样尝百草，献身于中华民族的中医药事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母亲，父亲，你们不也经常说这句话吗？……想到这，本草就斜倚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读起了《本草纲目》。

“好儿郎，今天是网上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你的志愿，选好了吗？”母亲笑得有些小心翼翼，父亲也紧随其后，似笑非笑地盯着本草不说话。本草敏感地发现，空气中泛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

本草有些警惕，但还是毫不隐瞒：“选好了，都是中医药专业。第一志愿：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志愿：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三志愿：天津中医药大学，第四志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五志愿：南京中医药大学……”本草慢条斯理地说着，眼见得母亲的笑脸一点点写上“不可思议”四个大字，父亲脸上泛起的花式涟漪也冻住了。

母亲一跺脚，用手狠狠掐了一下本草的手背，一张利嘴把她的不快统统射出：“北京中医药大学，好像只是个211吧……其他的，连211都不沾边……本草，你是不是让谁拍花了，这个账都不会算，这十几年的数学算是白瞎了！整天上山识药采药，整天下田种草栽药，整天在实验室选草研药，这和农民有什么区别？”

父亲如梦中初醒，眼睛眨了几下，瞬间瞪得溜圆，赶紧跳出来响应：“是啊，是啊，北京中医药在山东收生数额太少，不保险……哪里比得上你妈给你挑的！儿啊，前途要紧，不要意气用事！”

母亲的暴脾气彻底暴露，她一拍桌子愤然离开，本草听见她在不停地给人打电话，那声调像是在吵架。父亲也不知转了多少圈，似乎有些晕乎。一会儿，母亲一股烟似的向本草扑来：“我问了我的学生，她是中医研究生，今年刚好毕业。她跟我说，千万别让师弟读中医药专业，太辛苦了，战线

漫长，学个十年八年都不容易出点成绩……她说，她好几次都想放弃，同宿舍的舍友常常边哭边背那些难懂的古书，晚上还要熬夜做各种实验，连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弄不好还要挂科！她是好不容易才熬到研究生毕业的！这是她的电话号码，不信，你自己亲自问问！”她虎视眈眈地盯着本草，期待通过鲜活的事例让本草“迷途知返”。不得不佩服，这是作为教师的母亲最擅长的说教方式。

“袁隆平也是一辈子当农民，你们不都是他的铁粉吗？”本草的话，像一枚炸药，把母亲一肚子还没说的话炸飞了。

此刻，空调吹出的风清凉宜人，房间的茉莉花清香怡人。本草的心出奇地安静。他的眸光就像平静的湖面，深远，无际。母亲目光如电：“这么苦，你不会半途而废？”本草坐在电脑前，仰着脸坚定地看母亲，语气铿锵：“念书，就是要肯吃苦，我不怕吃苦。整天无所事事有什么意思，我就喜欢天天读古书，天天做实验。当初，你们给我起了‘本草’这个名字，现在我爱上‘本草’的事业，不正是顺应天意的吗？”说完这句话，本草倏地感到特别的轻松，他笑了，笑得坦坦荡荡。

母亲从没见他如此胆大妄为的傻笑。她像哪吒脚踏风火轮，又不见了影儿。父亲却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了，气呼呼地说：“我跟医院的外科主任——我的同学，说我儿子想报中医药专业，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学什么中医药，浪费青春还学不到东西，将来到医院也得不到重用，赚不了大钱……要是学中医药专业，还不如学兽医实惠——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他还算是一个中国人吗？……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现在之所以得不到重视，就是因为中医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很多方子失传了，一些方子保留下来但治病效果并不太好，导致人们身边值得信赖的中医太少了，我看还是得先取其精华，再与时俱进……再说，现在的人都急功近利，都觉得西医治病快就去找西医，其实谁都知道西医治标不治本，要真正治好病，还得靠中医……想想，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还有电视剧里虚构的喜来乐……中医药，

什么病不能治？中医药与西医有机结合，才能扬长补短，才是正道。现在的许多医生，学了点西医就妄自尊大，其实就会靠着仪器测出的数据开个药做个手术而已，怎能攻击自己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儿子，你如果真喜欢，我支持你学中医药，做个大师，造福百姓，到时候看他们怎么说！”

本草惊愕地望着父亲，他本来就伟岸的身躯显得更高大了，像泰山。本草眼含热泪，跑过来紧紧拥抱着他：“老爸，我小时候看了《黄帝内经》等一些中医药的书，总觉得中医药博大精深，非常神奇。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医药还有很多宝藏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利用。就像你说的，古代出了那么多药到病除的神医，而现在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相信中医了——据说中医反而在日本、韩国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我在‘学习强国’上看到，国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工作做出重要指示，说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与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强调我们青少年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少年强，则中国强！”

“儿子，我们支持你的决定！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们高兴！”是老爸与老妈同时发出的声音。本草一回头，看到母亲眼镜后的眼睛也湿了，她向本草隆重地伸开双臂……

打开电脑，本草郑重地填报他的每一个志愿。

他相信，从此他的人生将被赋予神圣的使命——不忘初心，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那一晚，本草甜甜地睡了。他的梦想，已在梦中起航。

（五）

“妈，来，来，来，我给你做个全身按摩……”睡醒的本草焕发了生机，他笑盈盈的，那模样还真像个大帅，“先进行头部按摩吧，对睡眠和眼睛都有好处……”他纤长的手指像昔日弹钢琴一样配合得天衣无缝，在母亲的脸上纵横驰骋。嘿，可别说，还真舒服。好半天，母亲一睁眼，好像近视眼也不近视了，仿佛天也是秋天的天，湛蓝湛蓝的。一个

字，那感觉就是“爽”。

本草看出母亲的惬意，接着叫道：“妈，下面进行后背按摩！”母亲扭动着老腰，很听话地趴下，笑道：“啥时候学的？学校开了这个课吗？”“还没有，是我花了两千块钱在一个专家开的学习班学的，只学了个皮毛，用你练练手，哈哈……”本草一边娴熟地施展各种“法术”为母亲舒活筋骨，一边坏笑着回答。

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母亲一听，陡然爬起，指着本草的脑袋瓜子叫道：“呵，现在胆子大了哈，能花钱了，这样大的事都不跟父母说！”本草捂着耳朵，躺在床上笑道：“嘻，我自己的奖学金，我不用在正道上？又不是花你的钱！小气！”

“儿郎，你还学了什么？老爸的后背和腰老是疼，去中医馆拔拔火罐，再用艾灸灸一灸，强了不少——你，会不会？”隔墙有耳，正在书房挥毫泼墨的父亲听到了，扔了笔墨纸砚，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

本草笑着在床上打滚：“这是最基本的，雕虫小技，安能不会？”父亲听罢，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瞅着母亲，好像在说：“老婆，你行行好，让本草大师伺候伺候我吧！”

母亲不言语，直冲着两人笑。她径直走出房门，一指大床，对他俩说：“行，你们爷俩折腾吧，我去包三鲜饺子来犒劳犒劳咱家的本草大师！”

母亲在厨房里包着饺子，听着父子俩不时传来的笑声，听着本草父亲故意发出的很享受的“惨叫”声，笑意又漫上了她的面颊。嗯，还是我当初明智，大力支持本草学习中医药，这不，已见回头利了！本草，你多亏有我这样明智的母亲在幕后支持你呀……

热气腾腾的饺子上桌了。“本草，你还学了什么了？”母亲“不耻下问”的本领早已炉火纯青，仿佛她将来也要报考中医药专业似的。

“鲜，鲜，又鲜又香，还是老妈包的饺子好吃。”本草喜笑颜开，等把饺子吞下去了才慢悠悠地说，“反正，现在一些中药的特性我已经了解，很多中药种植基地我也去过，一些中药采购市场我

也逛过……说说，你们俩想调理什么，告诉我，我负责。我想啊，别看老爸不是这儿酸就是那儿疼的，只要按我说的做，应该能活上120岁——科学家研究了，正常人应该都能，只要……”

“哈哈，长生不老了……”本草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和母亲都笑喷了，差点被嘴里的饭呛着。

本草淡淡一笑，开始引经据典：“古代的药王孙思邈不就活了一百多岁吗？以后，这就是平常事……”他看父亲和母亲都放下了筷子，屏息聆听，就接着说道，“学校组织免费献血，我参加了，这对身体也有好处，让身体再造新鲜的血液……”

母亲嗖地站起来，机关枪又开始扫射：“这孩子，瞎说！你献血总得休息一下，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学业那么累，能受得了？”父亲不以为然，阻止道：“你不也献血了吗？快坐着，咱一家人团聚，多好的气氛……”本草，是不是？”

母亲觉察到自己的失态，有些窘，急忙坐下，又问：“实验有什么新发现吗？”本草沉思了一会儿，说：“哪有那么容易？现在我还处于学习的初级阶段，把前人成功的实验要统统做一遍——不打好基础，怎么有创造发明？不过，我写的综述性论文，已在SCI发表了，这其实都不算什么……还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那是，那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父亲点头附和。

母亲吃着饺子，不再说话。收拾盘子的时候，她又说话了：“儿子，无论学什么专业，要做出点业绩，肯定都得吃苦，我就想问你一句，你快乐吗？”

“当然！”本草莞尔一笑。

母亲喃喃道：“蚊子的‘热吻’，算是吻对人……这电，充得足足的……”

夜里，母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所有的人都活到了一百岁，人们手里都举着一个本草写的小册子——《本草长寿秘籍》。

“哈哈……”母亲笑醒了。

但愿，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梦。

一只猫，又一只猫

于向华

虽然知道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当面对家里的一大一小两只喵星人，明惠还是有些不由自主的懵。

坐地户名叫福福，是只不到三周岁且已做了节育的蓝白 boy；初来乍到的叫六六，是只一个多月大的美短 girl。之所以接六六进门，主要是因为明惠觉得白天上班福福自己在家有些孤单。另外，也是为了减轻六六生母的抚养负担。不过，明惠没有办法征求福福的意见。所以，当六六已经能在新住处驾轻就熟地东奔西跑时，明惠还是拿不准福福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小伙伴。

在微信上和闺女聊起，闺女的反对态度毫无商量余地：“福福不适合和其他小猫在一起！”“绝对不会！”明惠知道，福福没少和闺女家的棠棠打架——每次都是福福先挑起战争，但每次都是福福铩羽而归。结果不几天，福福就气出了心脏病，又是打肌肉针又是打点滴，好一番折腾才慢慢恢复过来。

闺女的提醒，让明惠的心又提溜起来。她突然想起同事梁梁家里也有两小只，遂在钉钉上留言咨询。等了好半天，梁梁回复道：“我当时觉得它需要一个小伙伴，因为咱和它也不能交流，所以就养了，不过一直不太亲近，一靠近就要打架，但是我们仨可以一起在我的床上睡觉。不过他们不护食，这点还行。网上说有的两个关系很好，互相舔毛抱着睡觉，我男朋友养的两只就是这样的。不好说，可能和猫猫的性格有关……”

性格？一想到家里那只孤傲的家伙，明惠摇了摇头。还是回家看看福福的反应吧。它如果感到惬意，会把小尾巴甩来甩去。对，从尾巴上找答案！

两小只短兵相接时，福福有时会有应激反应，有时也会嘶吼；有时，俩猫躺了个照面，福福也会很温柔地去舔六六，尾巴也会摇摆一两下；有时，福福在认真喝水，六六刚凑过去，福福立马扭头走开……观察了几天，从福福的尾巴上除了看出点紧张+不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开心外，再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线索。

明惠自己也有很多不适应：自六六来了以后，每天下班，福福不再到门口“喵喵”叫着迎接她回家；每次坐在板凳上习惯性地抱福福一起看电视，它也不配合了，转身就从明惠怀里挣脱了……

和朋友说起，没有得到预期的合理化建议，朋友蛰伏了N年的养猫的心反倒开始蠢蠢欲动，便撺掇明惠拱手相让。纠结了数日，最终让明惠下定决心快刀斩乱麻的，是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六六大小便竟然不用猫砂盆，且屡教不改！

六六被新主人快速地接走后，明惠坐在凳子上发呆——六六到新家会适应吗？福福会不会想六六？留下对，还是送走对？假以时日，会不会皆大欢喜？福福过来“喵喵”叫，明惠一把抱起福福，福福前所未有地乖，竟然躺在明惠腿上四仰八叉地睡起大觉来。这一睡，竟然睡了个天昏地暗。这个放松得不得了觉，算是福福的表态么？明惠感觉自己无处安放的心稍稍好受了些。

夜听

丛桦

今夜，我在禅舍独宿。

尽管我对今夜的睡眠，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为出门在外，总是睡不好，但没想到会睡得这样惊悚。

我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不看钟，也知道大约几点，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尤其是深夜，判断最准。

大约零点，我终于睡着了。在不踏实的梦里，忽然被一阵声音惊醒，咚咚咚咚咚……

谁敲门？

不，门在右边。而响声在左边。左边是窗。敲窗？

不，不是敲窗。

像马达轰鸣，像电钻启动，像破碎锤，急切、有力、清晰。

什么响？我全身警醒，但没有睁开眼睛。我怕看到。

时间大约是凌晨一点。这个时间点，谁在干什么？

大约一分钟后，声音消失。我的睡眠就这样被撕开一个口子，又被我用睫毛一针一针艰难地缝合了。

继续睡。

睡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响起来！咚咚咚，哒哒哒，当当当，很响！这次我有点害怕，一动不敢动，怕发出声响。我睁开眼，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时间大约是凌晨两点，四更天。一更人，二更火，三更鬼，四更贼，五更鸡。四更，人睡得最

死，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万籁俱寂，最多听见鼾声如雷。可是这咚咚咚咚的声音是什么响？是谁在干什么？装修？施工？咚咚咚咚当当当个不停，敲桌子？钉钉子？剁饺子馅？谁在剁饺子馅？这么早，剁的什么饺子馅！

我开始恼火，生气。因为四点我就要起床做早课，我这一夜还没怎么睡。

大约五分钟后，声音终于消失了，我忿忿地翻个身，继续睡。

睡了一会儿，那声音又响起来了！我愤怒了，噌地坐起来，开门出去了！我要找到元凶！我瑟瑟地站在门口，门外黑乎乎的，几豆灯火微微，根本不能看清什么，树的影子都是黑色的，枝梢摇摇的，我立在门口不敢动，也不敢久站，一无所获地逃回房间。

好在这回咚咚咚的时间比较短，一会儿就消失了，我又睡了，我就开始做梦，梦见我去问同伴们：“哎哎哎夜里你们有没有听见一种声音，咚咚咚咚，很急很响，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有，是什么声音？”他们都说没听到。

凌晨四点，准时起床。拉开窗帘，查看究竟，熹微的晨光里，银杏树怔呵呵地站着，香樟树笑而不语，八角金盘摊开手掌，不关我事的样子。

做早课的路上，我像梦里的我一样，问同伴们：“哎哎哎夜里你们有没有听见一种声音，咚咚咚咚，很急很响，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有，是什么声音？”他们像梦里的他们一样，都说没听到。

可是明明我们都住在一起啊。

难道是我幻听？梦游？

礼佛、问讯、诵经、绕佛、打坐，整整一天，我心里都装着那个声音，我想弄清楚是谁弄的声音。

老实说，我想把他掐死。

阿弥陀佛。

我必须追究。

我对睡眠有一种执念。

就像我的睡眠是一朵脆弱的烛火，任何的风吹草动，我都不能容忍。

以前住石马街的时候，邻居家的空调外挂机就在我卧室窗上边，夏天彻夜响，不是呜呜响，是咯噔咯噔响，声音巨大，有天我被空调聒得凌晨四点也没睡着，就找了一根大棍，来到阳台上，抡起大棍打空调，想把空调打死。

我还和一辆挖掘机斗争过。那时窗外拆楼，挖掘机加班加点，有天都半夜12点了也不停工，我就跑到工地上，对着挖掘机大叫：“你们不让人睡啦？！”

挖掘机里探出一个头，说：“我们赶工期……。”

（赶你个头！）我说：“我不管你们赶不赶工期，我们要睡觉！”

挖掘机说：“你们窗都关着，还能听见吗？”

听了这话，我着急扑上去揪他头发：“你当我们都是聋子吗？！”

我一生气、一着急，说话就语无伦次，结巴，根本没有我写得这么流畅。

我决定誓与挖掘机共存亡，说：“你们要是不停，我就站到铲车上！”

我还和召文台的卡拉ok摊做过斗争。那是更早的事情了。

光是为了睡，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对手在哪里？我去找谁？

我问给我们讲课的妙道师父，夜里寺院有什么声音咚咚咚咚。师父说，打板。我说不对，我听见打板声，打板声很柔和，一次两下，中间有隔，这个声音很快，很响，而且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响。

师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天色已晚，黑夜又将到来，我于是开始惧怕。

记得刚入住这间叫“禅定”的禅舍，我还听到鸱形目猛禽的呵呵呵的笑声，不知是猫头鹰还是列列雕。笑得人心里发毛。

今晚上那咚咚咚会不会继续，今晚上能不能让我睡？

我很担忧。

晚斋后，与寺院住持曙师饮茶夜谈，我又向曙师描述那个午夜凶铃。

曙师说，是啄木鸟。这里有很多啄木鸟。

啊！我忽地释然！真的是啄木鸟，我曾怀疑过是鸟！

原来是啄木鸟，原来我和啄木鸟住在一起！

真相大白，喜出望外，多有趣的鸟啊。它为什么只在我窗外，为什么只有我听见？难道是一只对我情有独钟的鸟。

啄木鸟为什么夜里击木呢？原来啄木鸟不仅在觅食的时候要啄树，它在求偶的时候，也会用喙敲击树干或金属，发出响亮的声音来吸引雌鸟的注意。

那这只啄木鸟一定是单身鸟，长夜漫漫无心睡眠，遂敲击树干，咚咚咚，笃笃笃，哒哒哒，呼唤陪伴。

我第一次听到啄木鸟啄树的声音，知道是啄木鸟之后，我就不憎恨了，反而觉得那声音动听了。

这晚，带着期待入睡，希望啄木鸟继续咚咚咚。果然凌晨三点，啄木鸟又开始击木了。我在黑暗中露出满足的微笑。

这夜，啄木鸟雨露均沾，大家都听到了。

同觉寺是鸟的天堂。啄木鸟是领奏。笃笃笃几声之后，麻雀应声而和，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叽叽喳喳，接着是画眉的环佩叮当、红头穗鹀欢快的口哨声次第加入，斑鸠也听到起床号，粗犷地叫着“姑姑！”“姑姑！”牛蛙浑厚的嗓音如低声部的晨钟，白头鹇的陶笛，喜鹊的小镲，树莺的铃铛声间或一两声大白鹅的管乐，同觉寺的早晨，百鸟朝凤，万籁如歌。

父亲节，陪您好好说说话

夏 子

马上到父亲节了，也没为您准备什么礼物，就想陪您好好说说话。

很多年，都不曾跟您开口了。

算来，跟您已有三十多年不曾见面、不曾说话了，就连梦中都没接过语，想来我也是一个凉薄之人。

近来，总是想起从前往事，桩桩件件，都有

您的影子。

我也老到要靠回忆度日了吧。

—

上高一时，我才82斤，瘦弱得跟豆芽菜一样，走起路来，弱柳扶风，简直养不活。

啄木鸟击木为号，在笃笃的战鼓声里，黑夜退却，星子隐没，晨曦穿过香樟树、银杏树、桂花树，洒向八角金盘的大手掌，洒向金丝桃的花蕊，洒向宝塔的尖顶，大殿的飞檐，也洒向盘坐在殿前石阶听经文的三花猫……

早课结束后去斋堂，斋堂里，穿着蓝色背心的义工、灰色缁衣的僧人都在忙碌，已把饭食准备妥当。

早上的世界，真的是有人凌晨为你布置好的。

带着对一只啄木鸟的恋恋不舍，离开同觉寺。

离开的早晨，我大约的确是看到了那只啄木鸟。它在窗外香樟树的枝叶间闪了几闪，我瞥见了它黑白色相间的羽毛，身形像燕子，羽色像喜鹊，但比喜鹊小巧，大约是啄木鸟里的星头啄木鸟。

因为想念啄木鸟的声音，我在百度搜索啄木

鸟的声音来听，但是搜到的声音要么太快，要么太慢，都没有同觉寺的啄木鸟好听。

同觉寺的啄木鸟是高明的鼓手，它的节奏刚好唤醒人间，远离颠倒梦想；

同觉寺的啄木鸟是修行的更夫，它在黑夜里以哒哒的马蹄声驮出一轮明亮的朝阳；

同觉寺的啄木鸟是一种隐喻，一个象征，在众生皆苦的世间悬壶济世，问诊每一缕晨曦，听诊每一个黄昏，切脉世道轮回。

在同觉寺，我完成了对一只啄木鸟的阅读理解。

同觉寺归来，我的听觉记忆里，从此有了啄木鸟的击木之声，它清理体内的糊涂虫，贪婪虫，一切的贪嗔痴虫。它震慑我的二十四小时耳鸣，它是慧泉清澈，淙淙流成我的黎明白噪音。

那年冬天，您特意去我所在学校的镇驻地大集上，买了一床厚厚的毛毯送给我，让我晚上衬在被子里盖着，嘱咐我晚上一定要脱衣睡觉。

那时，晚上睡觉，老是毛裤只脱一截，下面一截包着冰冷的膝盖和双脚蜷缩一夜，每次都是脚刚暖过来，就要起床了。

自打衬上了这床厚毯，从此我可以脱下毛裤，伸开双腿，睡个安稳觉了。

那时宿舍都是大通铺。同宿舍的同学们，每每看到我的红毯子，总是扎堆挤到我铺上，来回摸索两把，直说看着这火样的红，全身就暖和。

同学们都羡慕我说：“你爹真好，看着就像温良君子。你们家人得多幸福！”

还有那件豹纹风衣，不知您可记得？

那天，正下着第一场小清雪，您就为我买了一件风衣，风尘仆仆地送来，让我赶紧穿上。

您看着我穿上，满脸的喜悦：“人靠衣裳马靠鞍，好看。”我说：“真暖和。”您慈爱地说：“暖和就好，千万可别感冒了。”

您走后，校园掀起了一场即时走秀会。走秀这个词，您不懂吧？就是穿上时装，走给大家看，展示的就是风采和时尚。

您给我买的风衣，就在操场上被我的一众老师们，不分男女，依次试穿，引得大批同学围观。

有一个又高又胖的男老师试穿时，全身撑得鼓鼓囊囊得扣不上扣子，还扭着肥胖的身子转来转去摆造型。

在场师生直接笑抽了，语文老师慢条斯理地说：“这是哪个动物园的老豹子，没经管好给逃出来了。”

哈哈哈哈哈，您大笑起来了把？

可是笑完后，我却心疼了，衣服差点就撑爆脱了线。

之后，每次穿着这件风衣，同学们都戏说我是花豹子，还是饿得吃不上肉的瘦豹子。

其实，我知道同学们心里是羡慕我的，因为他们总是起哄让我脱下来给他们过过豹子瘾。

那年寒假回家，去邻居家串门。

信姥姥说：“可得好好念书，才对得起你爹。你小时体弱，村里的中医每次给你把脉，都说这孩子的脉相太弱，几乎摸不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早晚恐要夭折。

你都五六岁了，走路还不硬梆，经常得躺床上，病猫一样。

你爹在县上京剧团唱戏，每次回家，都要带几块糖、几个烧饼、几根油条给你们姐妹，但私下总是偷偷多给你。”

我说：“我记得，我爹每次返城都起大早，临走前，总是偷偷塞一个‘抓抓块’我被窝里。我躲在被子里，憋着气闭着嘴囫圇吞下去。一口气还没喘匀，我姐就吸着鼻子说：‘哪来的甜香味？妈，家里来了馋猫，又偷吃了。’”

信姥姥嘎嘎笑着说：“你爹偏向你，你以为她们不知道？你爹怕你早夭，真是把你系在心尖上了。可是你小时候又傻又倔，天天挨你妈的打，就是死挨着不动，谁拉都不跑。

你家老二一看你妈生气，就嬉皮笑脸地眨巴着眼说：‘妈，妈，快看，外面有只猴子上树了。东赶集，西赶集，从根没看见猴上树。’还没等你妈巴掌上身，就呲溜一下跑没影了。

你家老大，从小就懂事，大人小孩该干不该干的活，她都能上手，你妈就仰仗着她帮家里干活，自然挨的打也少些。

就你最小干不了多少活，还天天生病，脑筋又不灵活。后来又赶上你爹被打成右派，天天关小黑屋挨批挨斗，你妈天天提心吊胆，心里愁烦，又没人说，你说她不打你出点闷气，还能怎么着？

先前给你买的那件风衣，你妈气了好几个月。见面就唠叨你爹，花那么贵的钱买衣服，不用过日子了吗？

不过，说起你爹这个疼老婆亲孩子的范儿，还真是少有。南庄北疃的，谁不羡慕？”

我说：“是啊，从小到大，家里好吃好穿的，

我爹总是让给我妈和我们姊妹，他自己却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处处苛苦自己。”

三

5岁时，您给我买了一件红色灯芯绒小褂，花了九块多钱。那时候，九块钱很值钱——一分钱都能独立使用。

到现在都记得，两片白色的娃娃领上，镶着一圈红丝绦；胸前夹了一道绿缘金钱牙子，下面两个小布兜，像两只小鸟儿，玲珑乖巧；衣服下摆形似公主裙，真是漂亮。

那个年代，农村都是买布缝衣穿，极少会有人买成品衣来穿的。

邻居都说您真惯孩子，多大点儿的孩子，就给买这么贵的衣服。

您解释说，是团里一个同事去上海出差，给自家女儿买的。结果回来一试，衣服太小没法穿，就说送给您，您哪能白要人家东西，咬咬牙就给买下来了。

那件小雀衣（当时村里人都叫我的衣服是雀衣），在当时的农村，可知多惹眼。

两个姐姐因此天天背着大人，骂我是家里的多子，多穿多占不干活。

姐姐每次都偷偷跟我说：“你就不是我们家的孩子，是爹从外面捡来的，你赶紧走，去找你自己的爹妈，别白吃我们家的饭、穿我们家的衣，天天赖我们家不走。”

为此，我常常一个人躲在院里南边的厢房里偷偷地哭，而且一哭就是大半天。

有时吃饭时，我妈找不着我，也就照常跟我两个姐吃了，好像并不因找不到我而着急。

每当这时，我就会更加深信我不是这家的孩子，而越发地悲从中来，痛哭不止。

长大后说起这事，我姐笑着说：“都哪辈子的事了，记前生一样。那么小跟你说的玩笑话，你还当了真。”

可是她们不知道，那是我童年时期巨大的阴

影。

四

刚上一年级时，您给我买了一双红色灯芯绒扣绊鞋子，说是穿新鞋走新路，上学当个好学生。

那个年代，大人小孩，一律的篮球鞋，不是绿色就是黑色。当我穿着那双色彩鲜艳的小红鞋走进校园时，不知吸引了多少孩子羡慕的目光。

也正因为此，上体育课跑步时，我后面一个同学追上来，趁我不注意，一伸脚把我绊倒在地，当即我的左脚就别在腿下，直痛得我喘不过气来。

老师看我哭得不行，就过来把我搀起来，扶着我走到教室，说：“同学也是不小心，不是故意的，缓缓就好了，不用那么娇贵。”

中午，我忍着剧痛，一步挪一丝地挪到家，没敢告诉我妈。我妈一向忙，也顾不上对孩子察颜观色，自然也没细问。

自此，我肿着脚，瘸着腿走了两三个月去上学。

（说到这儿，我为当年那个小女孩深深揪心难过，我在心里对她说：孩子，来，我抱抱。）

初三那年，我因左腿抽筋伸不直，致使立定跳远屡屡过不了关。

因为体育分要计入中考成绩，老师急了，就提醒家长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记得那天是端午节，您骑着自行车，带我去了镇上的医院。检查结果是：左脚骨折，左腿比右腿短了一点，脚骨增生，限制左腿正常伸展。

医生说不用治，吃药也没用，只能慢慢自己伸展锻炼，能不能恢复，就看个人造化了。

您当时就着急地问我：“你什么时候骨折过？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一脸懵：“从没骨折呀。”

您又请求医生再给我检查一下是不是别的病，总得给我治疗一下才好。

医生不耐烦地说：“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片子都拍出来了，还能有错吗？孩子骨折过是肯定的，可能是小时候摔伤的，你们忘了吧？”

这样一说，我想起了小时那次瘸腿走了好几个月的经历，就告诉了您。

您一脸的疼惜，摸着我的脚上凸起的那块骨头说：“一直觉得你这块骨头长得比别人怪，原来是骨折留下的。想来还是那双鞋子惹的祸。哎！”

您这一声哀叹里，满满的都是自责与不舍。

当年那个瘸腿走路、独自忍痛的小女孩，瞬间泪水涌出，得到治愈。

不过，现在练瑜伽，筋都抻开了，弯腰触地，左腿伸直很轻松。

如果您看到我今天走路带风、轻盈快捷的步子，一准会说：“可惜了，要是早年这样，说不定是块当兵的料。”

哈哈，知道您有个军人梦，年轻那会儿因爷爷的身份问题，一直未能如愿。

更遗憾的是，您生了三个女儿，没有一个能为您圆上一个军人梦的。

五

这都扯到哪儿了呀，真是越老越话痨了。

听我这样说，您准怪我：“在爹面前还敢说老！”

记得您离开我们时，还是满头的黑发，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瘦弱女孩。

而今，我已是华发丛生知天命之年了，可不是比您老吗？

那年盛夏，我们去王子山送您。

山上，大片苍翠的松林，遮天蔽日地守护着漫山遍野的座座坟冢。

夏风吹来，松涛阵阵，好似低沉的呜咽，声声悲切，满心凄凉。

我木然地跟在家人身后，不会哭，也不会说话了。

那时的我，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

这个世上最爱我的人弃我而去，我成了一个精神世界里无依无靠的孤儿。

回首当年，今日依然忍不住泪流满面，泣不

成声。

可是，每次清明去看您，明明一肚子话，明明满心的伤痛与思念，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

所谓的情到重时总无声、痛到绝处是喑哑，就是我这情形吧。

而且，一直以来，我的缄默还有一个最无法为外人道的原因，就是关于您的衣冠冢。

那会儿，为给您做手术治病，家里欠了外债。所以，料理后事时，我妈就没买骨灰盒，也没要骨灰，您的坟冢其实只是个衣冠冢。

为此，我对我妈耿耿于怀了很多年。

生死乃人生大事，再怎样艰难，亲人的后事也要办得庄重。如此草草，岂有半点情分？

后来我屡屡埋怨我妈，她总是辩解说，不要骨灰是你爹生前的嘱托。

我当然相信我妈说的，因为您生前嘱咐我们时也说过这样的话：人死如灯灭，我走后，一切从简，不要骨灰，埋几件衣帽就好。

可是，我还是怒不可遏地呛白她：我爹是心疼你，不忍你加重负担。可是，你就应该这么做吗？我爹生前对你有多好，你都忘了吗？

你年轻时爱美，我爹托大连的朋友为你买来最时兴的涤纶裤子，全村你是头一份；

你爱听广播剧，我爹托天津的朋友为你买来一台小巧漂亮的收音机，走哪儿提哪儿；

你嫌家里的老钟不准，我爹特意托烟台的朋友，为你买来一台造型新奇的小台钟；

你生病住院，嘴里没味，我爹买来一串一串的紫葡萄，只剥给你一个人吃；

你喜欢吃酸甜可口的苹果，我爹专捡色红个大黄瓢的给你吃；

你喜欢看电影，我爹只要在家，都会提前拿个小板凳为你占场，一直等着你去了，他才回家吃饭；

你在生产队上跟人生气上火生病，我爹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跟人沟通，护了你的脸面，还保住了邻里之间的和气。

村里的老老少少，哪一个不夸我爹仁义厚道？

我爹病重都起不来了，还要顿顿饭看着你吃上一碗，不住劝慰：打起精神来，好好吃饭。我走后，你就重新找个人，好好过，没有上不去的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妈，你就一点都不念我爹的好吗？你四处打听一下，有谁家像我们一样，不要亲人骨灰的？说到底你对我爹太薄情！

每次跟我妈说起这事，都是一场久久难以平复的伤心伤意。

爹呀，我们全家都对不起您！

六

上次去看我大姑时，她还念叨起您：

早年，村里的大地主家搞祭祀庆典时，那排场大的呀，家里六进院子都是客。

每年祭祀，都要找一些机灵好看的孩子去跑堂端盘子。

一般找去的都是十多岁的孩子，但那会儿亮子才六七岁就被挑去帮忙了。

亮子穿着人家发的一套新衣裳，头上戴着一顶小童帽，满身闪闪金灵的，看着就叫人稀罕。

连地主老太都说，这孩子实在是机灵，长得又好看，小嘴儿又甜，跑腿传话比那些十多岁的孩子还利索。

有一天，昆嵛山胶东特委特派员来地主家商量捐粮时，正好遇到了亮子。

人家逗他说：“小孩，去给我送个信，行吗？”

亮子转着黑眼珠说：“去哪儿？”

特派员一说地址，亮子就说：“行，我知道在哪儿。”

人家给他一颗糖豆，他不要，却走到外面，指着人家的自行车说：“我不要糖豆，要你的车骑。”

人家问：“你会骑吗？”

亮子说：“不会，你教我呀。”

特派员哈哈大笑起来：“你长得还没个车高，教你也骑不了啊。”

亮子跑过去钻到人家车梁下，踏上脚蹬，灵

活地蹬了起来。

这一幕可把特派员惊着了，连呼：“这小机灵鬼，有出息！我收了。”

从此，你爹就开始给人送信，成了胶东特委的小通讯员。

到了十几岁时，你爹就入了党，正式干了革命。解放后，你爹就开始唱戏，在剧团里可是个角色。

可惜，动乱时，你爹被批斗，落下了病根，年轻轻的就得了重病。

柳树行子里，属你爹寿命最短。（柳树行子是我们祖上的家族名号）

亮子从小就机灵懂事，为家里赚钱，补贴家用，怎么想都不该这么短寿呀！

每次说起您的时候，大姑都会红了眼圈抹泪。

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年清明去看您，总有一些上了年岁的村邻在您的坟前站上一会儿，然后念叨一句：你爹一辈子，戏唱得是真好，但人更好啊。

七

说了这么多，您也没回我一句话，想必是担心我妈吧？

虽为您的事埋怨了她很多年，但埋怨归埋怨，孝顺她照顾她，我们姐妹都很尽心。

您走后几年，我妈重新找了一个人，是邻村的一个地主成分的老光棍。人很老实，没什么本事，也不大会说话，但对我妈挺好的。

所以，我们姐妹都感念他的好，对他一直很孝顺。

毕竟，能容忍我妈那么别扭的小性子，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

想当年，要不是我爷爷被日军通缉，跑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避祸，家境破败，我想无论如何，您是不会看上我妈的吧？

我妈除了个子高，长相真心不好看。

小时候，从没听过您跟我妈吼过一声、骂过一句。记忆中，总是我妈唠叨您，嫌这嫌那。

我一直都不理解，您那么幽默风趣会讲故事会唱京戏又顾家，为什么我妈总是不满意？

那会儿常听您跟邻居说：孩子妈把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书读得还好，孩子们上学，个个都教得挺好。除了有些小性子，爱生闷气，过日子还是一把好手的。

我想，肯定是邻居跟您说我妈不是的时候，您又护着她的。您在时，一向都怕她受了委屈。

很多时候，我都会感慨大自然的造化。

我妈长得不好看，性子又别扭，眼睛从小就视物不清，近乎半盲，一辈子都没独立担当过一件事。可是，跟她一起生活的人都对她呵护有加，极尽照顾。

我们小时候，她心情不好，总拿我们出气，打孩子骂孩子，那是家常便饭。到老来，我们姊妹虽一向对她颇多微词，可是个个孝顺她、照顾她。

您一点都不担心她，您没享过的福都被她给享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之道的特点，就在于削减有余而补给不足，而人之道则反之。

您说，我妈这是沐浴了天之道还是人之道呢？

八

还记得您给我买过一个漂亮的折子本吗？

早在您给我姐买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您说，等你再大点，会写日记了，就给你买，好好念书，都有份儿。

这个本子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因为上面记了一些关于您的日记。我选几篇读给您听。

（一）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父亲从今天开始，与死神进行殊死搏斗。

奄奄一息之际，又挣扎过来。

哪怕终日在死神面前徘徊，我也会热爱我最亲爱的父亲。

也是从今天开始，我的眼泪就不曾停过。

（二）六月一日，星期六。

明天是周末，下午上完两节课后，老师宣布住宿的同学可以回家了。

我中午就收拾好了。

老师一声下课，我背起书包就冲出教室，骑上自行车往家飞奔了。

回家后，发现院子的东北角，那丛干枯已久的月季竟然开花了，远远看去，火红一片。

轻风拂来，满院子的甜香扑鼻，沁人心脾。

我三步并作两步，穿过堂屋，跨进里屋，欣喜地看到，父亲正坐在炕上，面色较上周我离开时红润了很多，精神也有些矍铄。

我跟父亲打招呼：“爹，我回来了。”

爹笑着点点头：“累了吧？赶紧上炕歇歇。”

我转头问我妈：“妈，院子里的月季花不是早就枯死了吗？这怎么突然活过来，又开花了呢？”

我妈喜滋滋地说：“谁知道呢，就是前几天下了点雨，昨天早上就见着花开了。”

隔壁的信姥儿给我爹送来一碗打卤面，说：“这是喜兆，把这碗小面条吃了，身体就有力气了，过不了几天，病就好了。这是全家的福啊。”

我们都沉浸在一种难得的轻松和美好的希冀中。

我看到我爹脸上有一层光晕，氤氲开来，弥漫了全身。

我仿佛看到了，不日之后的乡村小路、田地头、舞台上下，无不活跃着我爹矫健有力的身影。

（三）七月七日，星期日。

昨晚回家看父亲。

父亲还是那样，依然在死神面前挣扎。

六月一日的枯木逢春花开满院，只是一场海市蜃楼。没过几天，花就败了。

花一败，父亲的病情加紧恶化。

父亲那份痛楚无助和绝望不甘，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如我一样，深深地理解并为之痛苦，为之黯然泣下了。

早饭后，我收拾好东西，去跟父亲道别：“爹，我走了。”

可怜的父亲有气无力地问我：“上哪儿去，三儿呀？”

我强忍住泪水说：“要回学校上课了，爹。”

“今天不是星期天吗？”

“要考试了，没有星期天，爹。”

“哦——好吧。走吧，别耽误了学习。我，你就不要挂记了。”

父亲一口气说了这些话，显然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

所以，再次跟他道别时，最爱我的父亲只是闭着眼睛，点了一下头。

但我知道父亲是多么希望我能留下来，陪伴他一天，哪怕只有一天！

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了。

（四）八月九日，星期五。

连天阴雨，空气中到处都是湿热的霉味。

家里的气氛一日比一日沉闷，一日比一日哀伤。

近一个月来，父亲的生命之光，肉眼可见地微弱下去，胃部的剧痛与日俱增。

我们跑遍了整个城里、乡村的医院，请求所有的医生，尽可能地帮我们多开些杜冷丁。

正是暑假，我和姐姐已二十多天不曾脱衣睡觉了。

晚上，父亲一声轻微的呻吟，就令我们的心猛地一揪，马上起来去察看。

如果看到父亲正痛到不能自持时，我们就会马上打开一支杜冷丁，给他打上。

待父亲安睡下来，我们才又回到房间，和衣而卧。

为了给父亲止痛，我和姐姐学会了打针。

爱，是世间最大的动力。

可是，再深的爱，也无法阻挡父亲快速离开我们的脚步。

（五）八月十日（阴历七月初一），阴风怒号。

六点半：早上起来，照例浸湿一条毛巾，为父亲擦脸、擦手，然后端来一杯水，让父亲漱口。

端来一碗粥，父亲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吃。

七点：今天，父亲看上去精神不错，我高兴地说：“爹，我给您剪剪指甲吧？”

爹微笑着点点头。

我找来指甲剪，坐在父亲身边，慢慢剪起来。

两只手剪完了，又剪脚趾甲。

正当我专心磨着父亲的指甲时，就感觉到父亲在轻轻抚摸我的头。

当父亲的手慢慢下移，就要挪到我的脸上时，我竟下意识地躲开了。

等我回过神来，父亲的手已经无力地垂下，缩了回去。

八点：父亲的胃又开始剧痛，一脸虚汗。

我开始给针头消毒，又给父亲臀部消毒。

父亲的臀部完全没有一点肉了，仅剩一层皮，包着骨头。

不仅臀部，整个人早已形销骨立，不忍直视。

平时白天，上午和下午各打半支，晚上打一支。

今天我又照例要抽半支药剂，可是父亲睁开眼睛，虚弱地跟我说：“三儿呀，打一支吧。”

我有点为难地说：“爹，针不多了，这样打支撑不了几天的。还是先打半支，痛了再打吧？”

可是，父亲还是坚持说：“打一支吧，不用留了。”

当时我没懂父亲的意思，还以为他痛得受不了，才这样说。

我一向听父亲的话，就给他打了一支。

打完针后，父亲马上安静下来，安详地睡着了。

九点：父亲还在睡，没有任何不适。

十点：父亲还在安睡，没有醒来。

十一点：父亲沉睡依旧，满脸的安宁祥和。

十二点：前院梅大妈来看父亲，我告诉她父亲还在睡。

梅大妈靠近父亲，用耳朵听了听，叫了父亲几声，都没有反应，就对我们说：“过去了。赶紧的，穿衣服。再不穿，就来不及了。”

我妈一听这话，傻了似地钉住不动了。我们姐妹三个也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梅大妈招呼我们说：“你爹人没了，快哭啊。”

让他听到哭声，才算得了你们的孝。别等他走远，听不到哭声，什么也得不到。”

梅大妈去外面叫了家族里的几个人，帮着穿衣服。我们姐妹三个，跪到父亲身边，哭得痛不欲生。

晚上：家里安静极了。

外面阴风怒号，风呜咽着，打着旋儿，好似从大地深处发出的尖厉叫嚣，令人胆颤心惊。

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世上，再也没有疼我爱我护我宠我的爹爹了。

在我短短的人生里程碑里，最悲哀最不幸的历史，莫过于这一页了。

外面的门又响起来了，我跑出去开门，迎接我的是无尽的黑暗和风声鹤唳的恐怖。

爹爹呀，我不相信您会永远离开我们，再也不肯回头。

我不相信您会抛下您最爱的小女不管。以后的人生，还有谁再为我遮风挡雨？还有谁会如您一般护我疼我呀！

我该死！我为什么要躲开您的抚摸？

我罪孽深重！我辜负了您对我从小到大的万千疼爱与呵护！

我伤害并痛失了您人生对我最后的一次父爱和亲近！

爹爹呀，您打我骂我吧！

您一生也没舍得动我一个指头，可是现在我渴望得到您的打骂了！

爹，对不起，请原谅我此时的泣不成声，泪雨滂沱。

三十多年过去，重新回首，我依然伤恸不已，追悔莫及。

我不理解那个爱您入骨髓的孩子，当年为什么会躲开您的抚摸？那不是她的本意啊！

爹，今天是父亲节，本来是要陪您说些轻松高兴的话题，可是三十多年的分离，心里有太多的话，一说就刹不住了。

前几天端午节，我学着包了几个小粽子，虽然包得不好看，还有点煮漏了，但吃起来还是很清香。

毕竟是第一次照着视频学的，能包成这样，自己还挺满意。

哈哈，看到您又笑了，我也开怀笑了。

吃的时候，我还想，要是您还在，能吃到我亲手包的粽子，该有多么欢喜啊！

爹，跟您说，我现在心态挺好，一切都放得下，一切都想得开。

曾经那些铺天盖地的破碎，现在早已不露痕迹地愈合。

半生坎坷，只教给我一个道理：谦卑；历劫无数，更深刻认识了两个字：敬重！

唯有谦卑，才会虚心学习；唯有谦卑，才能与人为善；唯有谦卑，才会终身成长。

懂得敬重，才会遵循天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懂得敬重，才会心怀悲悯，对生命关怀有度，对人生不偏不狭。

命运曾经拿走了我的所有，但却让我深信，命运对我的每一寸剥夺，都将以另外的形式加倍补偿我。

今天，我又对着您的照片看了半天，永远的年轻英俊，永远的幽默智慧，永远的与人为善，永远的豁达开朗，永远的积极乐观！

爹，我很想念您！您在我心中是永生的！

希望这个父亲节，您能感受到我对您最深情的爱戴！

半个世纪的服饰记忆

周 霞

我出生于1969年10月，娘说，我们家族女孩少，我的出生让全家都很高兴，爷爷和父亲特别宠爱我，我从小就是个小福星。

仿佛一条河流，经历过险滩激流，终于回归平缓开阔。如今，人到中年，日子不紧不慢地流着，闺蜜在学做羊绒大衣，我在她的工作室里看了很久，跃跃欲试，也学着做了一件。然而，衣服好是好，可家里没有扒缝和锁边机，着实不方便，想来想去，还是重操旧爱，用手缝：绵绸可以做夏天的短裤汗衫，澳绒可以做保暖的秋衣，真丝要先上浆才能缝得服帖……细细密密的针脚如小雨轻洒，我喜欢这样的慢生活。几年来，我做的衣服，几乎填满了大半个衣柜，连比较挑剔的儿子也爱穿我做的衣服了，让我成就感爆棚。

凡事太过执着，内心一定有缺失，喜欢做手工，或许是在弥补自己以往对衣饰的漫不经心吧。家里囤了很多各种材质各种花色的布，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布的纹理和花色都会流动起来，这时的我，仿佛拥有了一个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我婉转腾挪，跳着羽衣霓裳舞，这些活色生香的布，就一直包裹着我，跟随着我，如水流，如风过，流过晨昏午夜，拂过悲喜日常。

这样凝想的时候，那些曾经的日子也缓缓而来——

暗淡童年，那件水红褂子和那件天蓝裤子，曾经照亮过我的梦，可是我的兔毛呢？

记忆里的童年，娘一直在摇着纺车，姥姥一直在织布。姥姥家的织布机几乎占据了半个屋子，她坐在那里飞梭，咔哒咔哒的声音里，布一点一点长出来了。织出来的布，有的做了被子，有的缝了衣服，而娘要做鞋，需要去集市上买结实的条绒布。父亲每次去乡里开会，都穿着那件涤卡中山装。那时候，父亲常常对我说，他在铁路工作时有两个女同事，总是穿着非黑即灰的衣服，又朴素又好看。父亲的话就像一粒种子，硬是种在了我心里，我想，大概只有穿着黑灰色调的衣服才算美吧。然而，邻居家女孩穿了一件水红色的确良褂子，走在巷子里，却点亮了大家的眼睛。我也想有一件，可一想到父亲说的，就咽下了滑到嘴边的话。再后来，水红褂子越来越多，虽然我还是觉得好看，却不想拥有了。

于是，我一直没穿上那件水红色的确良褂子。念念不忘，谁又能说我的童年没有那抹水红色呢？

朴素即美，节俭即美，于是，我总是穿哥哥穿小了的衣服。男孩子的衣服嘛，颜色单调，不是黑灰就是深蓝，如果哪个男孩子穿上一件没有领徽的绿色军装，简直能羡煞全村人。大人们表扬我节

俭懂事，我享受那样的赞美，于是我就一直穿着旧衣做着懂事的乖乖女，可是我一直想要一件天蓝的裤子啊，有个漂亮的女孩穿着呢。可我是个朴素的女孩啊，怎么能向父母要呢？有衣服穿就行了，好看又不能当饭吃。虽然这样劝着自己，可是直到现在，那件天蓝的确良裤子，依旧在记忆里闪耀着，以至于后来，天蓝成了我最钟爱的颜色。

老家的院子里总有个城堡式的兔子窝，雪白的长毛兔，长长的耳朵支棱着，红红的眼睛胆怯地瞅着人，三瓣嘴吃起青草来特别带劲儿。每天放学后我都去堤下割青草，我喜欢看小兔吃青草。

很期待剪兔毛的日子，在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下，父亲拽着兔子耳朵提溜出兔子窝，小心地把它摁在桌上，拿出娘的剪刀，开始小心翼翼地剪兔毛。小兔子爱动，一不小心就会剪破兔子的皮，让人看着心疼。不过兔子皮实，没过几天伤口就长好了，剪得参差不齐的毛也顺溜了。剪下的毛，雪白雪白的，特别细腻柔软，娘会把兔毛小心保管起来，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每次卖个几块钱，我买纸笔的钱就不愁了。

我曾问过娘，人家收了兔毛去干什么了？

娘说，听说去做衣服了。

我就一直狐疑着，这如同云彩一般的兔毛，做成衣服，该是怎样的奢华啊！

青葱少年，那条水绿裤子，那双粉色塑料凉鞋以及我的花棉袄

我渐渐长大，也爱美起来。记得娘有一件开满小雏菊的褂子，父亲有一条青色的围巾，都很好看。那年，小姨和母亲去赶集，给我买了一块青绿的布，请村里的裁缝给我做了一条裤子。

那天我穿着那件青绿的裤子和父亲去堤下割草，父亲怕土块啊草汁啊弄脏了我的新裤子，就只是让我在旁边站着玩，不让我动一下手。在落日的余晖里，我一会儿看看蹲下身撿草的父亲，一会儿抬头看着连绵的苜蓿，于是，记下了那个难忘的黄昏。

父亲是疼爱我的。那年夏天，父亲去赶集，卖了一车的苜蓿，回来时给我带回来一双粉色的塑料凉鞋。后来，塑料凉鞋穿坏了，就用烧红的铁钳粘好，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而那天父亲赶着牛车走进院子里的情景，却恍如昨日。父亲把凉鞋递给我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富有，这样的幸福感，平生并不多见。

那时的冬天真是冷啊，光着身子穿上棉衣棉裤，冷风嗖嗖直往裤管袖管以及脖领里灌，如果家境好一点可以买来秋衣秋裤套在里面，就能暖和些。娘做的棉袄，前襟里絮的棉花总是薄薄的，冷风彻骨，不过我喜欢那些娘买回来的花布，凤穿牡丹的花布就做了被面，被里依旧是姥姥织出来的老粗布；小碎花的洋布，娘是用来给娘俩做棉袄的，那些花洋布，细腻、平整，色牢度高。市面上洋布多了起来，村子里的织布机就渐渐闲置起来了。

那几年，我给他织过的白领子

安徒生的童话，读着读着，小女孩就长大了，到了谈恋爱的花季。在乡下工作的我，其貌不扬，又不爱打扮，特别是我听了邻居小妹说她表姐相亲的事，我就决定东施效颦。俊红说她表姐会自己做旗袍，长得也好看，可她相亲时特意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衣服，说是要看看男方是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

那时，天真的我竟然信以为真，而且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她表姐漂亮啊，而我，扔到人堆里都看不见的一个乡下女孩，那天相亲竟穿了一件八元钱买的针织T恤！好在我们相亲是晚上，而那天晚上恰好停电，烛光摇曳，衣服的寒酸根本掩饰不住我内心的孤傲。后来我们结婚了，那件T恤竟成了他打趣的谈资。

谈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带着花香。他是个兵哥哥，绿军装的领子内侧都喜欢缝上钩织的白领，不论棒针织还是钩针织都是我的强项啊，于是，那几年给他钩了很多白领子，从我的手边，又通过邮筒寄到军营，想象着他绿军装的领子隐约露出点白

破茧重生

年岁见长，更喜欢反观自己。本来，这个世界，真正关注你的人很少，每个人最终都是活给自己看的，年轻时渴望别人来爱，老了才知道人要先学会爱自己。小时候曾经想，这辈子一定要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的事，到头来才明白，自己才是一切美好的中心。好好爱自己，内外兼修，才是头等大事。

心境变了，所爱也随之而变，穿上了一件心仪的衣服，舒适又养眼，没人注意也会心生欢喜。生活粗糙，但要有一颗细致柔软的内心。依旧拒绝穿皮草，依旧不能穿羊绒，我渐渐爱上了丝绸的柔软，即使棉布里掺加一点点真丝吧，我依旧能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味道那种贴心的丝滑。炎炎夏日，真丝衣物会凉意沁人，即使秋燥的日子里，丝质的熨帖也会让人感觉爱自己还不够多。香云纱的低调奢华，恰是中年人的内敛和丰满，而一件宋锦的衣物，又让一颗饱经风霜的心回归绚烂的花季。

刹那繁华，刹那寂灭，五十年风雨沧桑，毕竟心境不同了。丝质的华服美衣，如影随形，小小的我，安坐在蚕茧之中，养护一颗简单而柔软的素朴之心，也常常仰望星空，一次次重生。



边儿，的确生动。如今，当年的那份情意，早已淹没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了，我不说，他也不再提起。

那些年，布料的花色和材质都丰富起来，买布也不用布票了，甚至也不用自己做衣服了，集市上、百货大楼里，有很多好看的布匹和衣服，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买了。而我依旧是个朴素低调的人，只要有衣服穿就可以了。这种想法，是惯性使然，绝非心如枯井。

繁花似锦的日子

1989年我去外地上学的时候，还穿着娘做的布鞋呢。后来，娘做的少了，集市上有很多橡胶底的鞋呢，耐磨又好看，好看的衣服更是琳琅满目，可大多时候我只是看看就离开。

生命里总有那么些疲于奔命的日子，孩子小，工作又忙，终日低头拉车，从未眷顾内心。结婚时买的大红毛衣只穿过几次，我实在穿不了太热烈的红色，呢料的格子裙改成了马甲，我还是喜欢冷色调，在青绿里我喜悦安详，在灰白里我宁静淡远，莫兰迪色逐渐成了主调，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平平淡淡，忙忙碌碌。

在庸常的日子里，我常常迷失，偶尔安静地坐着，我会想起自己热爱的事物，我会问自己到底是谁。在这样的思念和追问里，我又看到了自己那颗鲜活的内心，于是我开始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去买喜欢的衣服，期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依旧保持着独立。世界如此锦绣我内心如此灿烂，安静的外表怎么能表达出我心底的繁花似锦？我喜欢各种各样的花布，我喜欢那种淡雅的带着原野气息的花布，上衣是碎花的，袍子是碎花的，我竟然还买过一条撒着小朵蔷薇的牛仔裤，还有同款的马丁靴！

穿着碎花的衣服，似乎就行走在春暖花开里，再素净的衣服，即使袖口挽个边儿吧，也要有点与众不同，不然，生活该多么刻板无趣。就这样，我在一路繁花里，一直向前走着，直到华发丛生。

鸡趣

陈强伦

常有人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也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抬杠，问者自己也答不上来。我属鸡，是1957年的鸡。小时候特别爱和鸡打交道，与鸡特别有感情。年已花甲，时常想起那些有鸡相伴的岁月。

农家大都养鸡，多则十只八只，少则四只五只。那时的鸡都是散养，早晨第一件事是打开鸡窝门，放鸡。在外游荡一天的鸡，傍晚回到主人家，吃点东西自动入窝，主人卡紧窝门，一夜相安无事。

一般家庭的鸡窝都有两套，冬天在锅灶旁，利用灶台的余温保暖；夏天则在搭建于正房与厢房之间的夹道子的窝里下榻。鸡晚上是要睡觉的，不过鸡睡觉的时间很短，闭上眼睛稍微迷糊一会，打个“跌喽”就行。形容有的人睡觉少、时间短，就说这个人是“睡鸡觉”的。要是说某个人笨，好忘事，就说这个人是鸡脑子。

鸡，其实一点都不笨。笨，是现在养鸡场里的鸡笨，过去农家养的鸡可聪明了。每天清早，人们还在被窝里睡觉，公鸡就在鸡窝里打起鸣来，这是鸡叫头遍，此时天还没亮；过了一段时间又大声地鸣叫，这是鸡叫二遍。主人赶紧把它们放出来，公鸡寻一高处，或墙头、或草垛、或土堆，伸长脖子，仰面朝天，从喉咙深处吼出一声声长鸣，“喔—

喔—喔—”。一鸡引来百鸡鸣，全村的公鸡都操着不同的嗓音随声附和，此起彼伏地叫起来，如此轰鸣的交响曲，想必再懒惰的人也会穿衣起床，开始一天的劳作，这就是鸡叫三遍了。在过去没有钟表的年代，人们一般都以鸡叫为信号，所以在文学记载中就有了“雄鸡报晓”“闻鸡起舞”“行不待鸡鸣”“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词句，以及“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谚语和“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的儿歌。小时候看过一部木偶片《半夜鸡叫》，说的是地主周扒皮半夜时分就到鸡窝把鸡捅醒，先模仿鸡叫，引得公鸡鸣叫，再轰长工起来干活的故事。宋朝诗人张继先有《鸡》诗云：“鸡德灵居五，峨冠凤彩新。五更大张口，唤醒梦中人。”

家庭妇女一般起床较早，打开鸡窝，抓一把粮食撒在院中，这是一顿关键的早餐，我小时候最爱干这个活。看着鸡们疯狂地抢食着我亲手洒的粮食，很有成就感。吃完这把粮食，鸡们就相约邻家的伙伴走出家门，到外面悠荡觅食。人们常说“猪向前拱着吃，鸡向后刨着吃，不出劲儿就没有饭吃”。一点不假，鸡每到一处，两只爪子就不停地扒拉着找吃的。林间、树下、村头，草堆、土堆、粪堆，无一不是它们的目标。

一般养鸡的家庭都会留一只公鸡，只能是一只，两只就得打仗。外出觅食，公鸡就是领队，起

主导和保护作用。公鸡和母鸡们一起扒拉食，公鸡偶尔扒出个大虫子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此时鸡群里就有一只母鸡抬起头先张望一下，然后迅速跑来将虫子吃进肚里，旁边的母鸡探头探脑想吃，没门，公鸡看得死死的。看来公鸡也有心上鸡。平日里母鸡们尽管低头觅食，公鸡则要时常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一旦发现异常情况，马上发出信号，招呼母鸡迅速逃跑。

初春季节草色青青，麦苗翠绿，公鸡领着一大群母鸡出村，若遇到麦田，瞬间一大片麦苗就只剩根了。山上的看鸡人狂吼一声“勺一舀！勺一舀！”鸡们吓得扑棱棱扇动着翅膀，连飞带跑逃遁而去。但不大一会，它们又回到麦地。有人说鸡是“记吃不记打”，其实所有的动物都一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公鸡能吃饭，不下蛋，左邻右舍一般都不养公鸡，邻家的母鸡自然就加入到我们家的鸡的团队，它们白天相聚一起，傍晚各回各家，永远不会走错家门，一个也不会少。鸡最害怕下雨天，一般雨天是不外出的，找个能避雨的闲屋或有棚架的地方待着，一旦淋雨了，鸡毛全都贴在身上，样子很狼狈。人一旦被雨淋透了，就说这个人像“落汤鸡”或“滴滴鸡儿”。冬天天气寒冷，鸡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公鸡和年壮鸡永远在外围，所谓的“抱团取暖”可能就是源于此吧。下雪天，它们会一只脚缩进肚子下面的羽毛里，另一只脚站在雪地里挺着身体，双脚轮换着长时间独立不动，这就是所谓“金鸡独立”的来由吧。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种现象时，很惊奇地问伯母：“鸡的另一只脚哪去了？”

鸡，春天开始下蛋，叫做“开张”，一直下到秋后。当天要下蛋的母鸡是不随鸡群出远门的。农家的鸡一般不会一天下一个蛋，由于吃的跟不上，隔天下一个就很不错了。一个家庭一天能拾三五个鸡蛋，用不了几天，就能攒一小筐箩，家庭日常的油盐酱醋开销，就是从这鸡蛋筐箩里解决的，人们称之为“鸡腩银行”。

母鸡下蛋都是在鸡窝或厢房的草堆里，每当有下蛋的预兆，它会自动进窝。下蛋的过程是很安

静的，母亲反复叮咛不要去打扰它，一旦下完了，可就来了劲了，“咕咕咕咕——咕哒，咕咕咕咕——咕哒”一声接着一声，一个劲地喊叫，很是吵人，直到看见鸡蛋被捡走了，这才放心地找同伴去了。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将还带着体温的鸡蛋捡回，轻轻放进筐箩里。下蛋的母鸡很温顺，主人一旦捉它，便会很自觉的蹲下身子，让主人验证一下肚子里是否有蛋。

鸡非常恋群，它们总是相聚在一起，穿山捉虫，地边啄草，场院觅食，溪边喝水。鸡喝水的方法很奇特，它们站在水湾或水盆的边沿，头探向水面，用嘴的下一半舀起一斗水，高仰起脖子将水顺进肚里。鸡怕水，却很爱干净，经常洗澡。但不敢下水怎么洗澡？鸡有奇招儿，它们选择暄松的土壤或土堆，用身体委出一个大窝儿，再用翅膀把沙土灌进羽毛里，让沙土在羽毛里沾来沾去，又凉快又清爽，爽够了站起来浑身一抖，泥沙四散飞去，身上干干净净，羽毛整洁华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鸡打爆”。

要说华丽，当属公鸡。公鸡长得身高、体大、腿长、爪健，羽毛五颜六色，晶光闪亮，尾巴上的羽毛总是略带弯曲地向上翘着，粗而长的脖子高高扬起，项鬃顺滑，满面红光。脑袋上顶着个红红的大冠子，走起路来前后摇动，一颤一颤，有如皇帝的帽子。将帽子称之为冠，恐怕也是来源于此吧。脑袋下面还有两片同样火红的“水冠”，向下悬垂着，威风凛凛，雄健无比，目光犀利，左顾右盼，哪个母鸡见了都敬畏三分。别的公鸡一旦靠近它的鸡群，那等于找死，两个公鸡会展开生死决斗，此时脖子和尾巴上的羽毛都会竖起来，头尽力抬高，两头相对，拼命地啄向对方的冠子，你啄我，我啄你，一啄一块红肉，血流满面，模糊双眼，场面极其惨烈。通常情况下都是侵犯者败下阵来，落荒而逃。保卫者也有所受伤，在母鸡的簇拥下回到鸡群，就有一种沙场凯旋的英豪之感。在一个鸡群里，公鸡就是国王，它可以和任何一只母鸡交配，但必须是它看上的，只要公鸡想占有哪一个，发出一声独特的声音，远远地呼啸着冲刺过去，心领神会的母鸡立马蹲下身子，撅起屁股迎着风，乖乖地等候在

那里，公鸡一个蹿跳蹲到母鸡背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屁股一对，瞬间完事，旋即离开。母鸡颤巍巍站起身来，抖动一下凌乱的羽毛，快快而去。被公鸡宠幸过的母鸡所下的蛋叫做种蛋，需要单独存放，以备用作孵化小鸡。

在一个鸡群当中，每当到了一定的季节总会自动出现一只抱窠（土话抱 kuo）的母鸡，人们称它为“老抱子鸡”。母鸡一旦出现抱窠现象，它的行为是很怪异的，不吃食，不下蛋，浑身发热，翅膀下垂，眼睛迷离，神情恍惚，嘴里“咕咕喽喽”哼个不停，像得了精神病一样，整天蹲在窝里不出来。人们想尽各种办法调制这种“抱鸡”病都不奏效，这时如果放一些鸡蛋给它，马上就来了精神，所有的症状立马消失。这也许是动物传宗接代、维持生命延续的本能吧。

老母鸡孵蛋如同闭关，不吃不喝，身不离窝，腹不离蛋，整个身体严严实实地裹着鸡蛋，每过一个时辰还要用翅膀将鸡蛋翻动几下，使其获得均衡的温度，翻动鸡蛋时就会发出“哗啦哗啦”的鸡蛋撞击声。

俗语说“鸡鸡二十一”，经过 21 天的漫长孵化，小鸡终于要出壳了。到了第 21 天，“老抱子鸡”就会离开孵化位置，置身旁边，安详地看着小鸡出壳。我小时候就多次趴在鸡“抱蛋”的筐子旁，观看小鸡出壳的全过程。农谚常说“鸡蛋不透缝能抱出小鸡来”，这话一点也不假。只听在平静的鸡蛋壳内出现了微弱的敲击声，鸡蛋壳上出现了一个小碎眼儿，一会儿，碎眼儿的边沿出现破损，米黄色的小鸡嘴，尖尖地露了出来，紧接着小鸡嘴又不停地啄，将碎眼向周边扩大，一个小脑袋伸出来了，只见小鸡呼吸了两口新鲜空气，接着两脚在里面一蹬，膀子朝上一顶，蛋壳马上出现裂纹，再用力将蛋壳撑开，身子就站起来了，抖掉身上的碎壳，细细的绒毛上还带着湿漉漉的液体就“唧唧唧”地叫着跑开了。同样的场景相继出现，小鸡们争先恐后的挣脱束缚，踏着碎壳，愉快地来到这个世界。一窝蛋中也有生不出小鸡的，名曰“寡鸡蛋”。寡鸡蛋尽管捂了二十多天，农家也是舍不得扔的。但农

村有个规矩，将要出嫁的大姑娘是绝对不能吃寡鸡蛋的。

小鸡生下来就会跑，生下来就会吃。它们的第一顿食物是小米，几天后，就可以吃玉米面饼子了，农家叫“小鸡儿粑粑”。小鸡孵出来后，母鸡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要每天领着小鸡在院子里玩耍，练习走路、学习觅食、掌握捉小虫儿的本领。家里有一群小鸡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母鸡走到哪里，小鸡跟到哪里，一走一大群，一个也不掉队。母鸡若捕到一个小虫子，马上招呼过来开荤，小鸡们便蜂拥而至，围在小虫子周围，眼里散发着惊异的目光，嘴里发出恐惧的叫声，母鸡则大声地鼓励孩子们下手。总有胆大者，一下将虫子叼在嘴上转身就跑，兄弟姐妹们奋起直追，争着抢着从胆大者嘴里夺，夺来夺去，最后不知吃到了谁的嘴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鸡一天天长，老鸡一天天变老，不能下蛋的老母鸡，次第地被“开张”了的小母鸡取代。我们也一天天长大，慢慢离开了农村。再后来，上级强调农村对鸡实行笼养，家家户户都将鸡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窄窄巴巴，转身都困难，母鸡下完蛋无法喊出“咕哒—咕哒”的报功声；公鸡“喔—喔—喔—”的报晓声再也听不到了。想必大型养鸡场里更不会有这些叫声了，要不养鸡场就会比音乐厅还热闹。

现在的年轻人是看不到鸡的，他们只能在画上欣赏。雄鸡很入画，许多著名画家都喜欢画鸡。鸡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也广受褒崇，汉代博士韩婴在所著的《韩诗外传》中是这样赞美鸡的：“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时不失者，信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鸡的“五德”。

时光不语，岁月成诗。随着时间的流转，鸡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人们早已不再和鸡生活在一起，已听不见鸡的鸣叫声，更不知道鸡的习性，人们与鸡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互不相干了。现在只知吃蛋香，难闻鸡打鸣。当年那些有鸡相伴的岁月，已成为过往的追忆了。

当我写小学时我写些什么

于尘飞

上学一个月，我被“开除”了

1971年秋的一天傍晚，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梁上，去了县武装部东院。院子不大，院门左右是青砖黑瓦老房，对面和南面全是菜园。院中间一棵大树，父亲把车停在树下，我靠着车后座站在那里。夕阳落在树上，也照在我身上，金灿灿的。逆光中，我看见父亲和一位年纪相仿的阿姨，在西厢的那栋老房子前交谈，也没听清他俩说的什么。我听见旁边房间传来整齐的朗读声，挺新鲜。出来的路上，父亲说，儿子，上学吧。我看着县武装部路两旁齐唰唰的梧桐树，兴奋极了。那年我六岁。

这么早上学，缘于一场病。那年春天，我姐得了肝炎。我看姐吃糖豆（水果糖）、茧蛹子、柿子饼、鸡蛋这些好吃的，感觉很幸福。因为馋，就偷吃了她一块糖豆，这样我也“幸福”了。我俩都“幸福”了，父母更痛苦了。病好了，原来所在的机关托儿所不要我了，父母还得上班，没办法，就商量着干脆把我送学校吧。那天，父亲领我去了峰西小学，那位阿姨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张老师。峰西小学当时在县武装部东家属院，父亲上下班路过那里，送接都方便。

两天后，我背着崭新的书包上学了。上学没几天，我表现出两大“劣迹”：一是一上课就闹。因为我太小了，根本不知道纪律是啥。其实张老师对我有思想准备，估计不能老老实实上课，就把我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而且独享一张桌子。结果一

上课，我就上蹿下跳、自娱自乐，本来是老师看学生、学生看黑板，结果都在看我，经常一节课就这样让我搅黄了；二是一放学就丢。跟着同学去人家家里玩，和武装部院里的几个同学玩还好说，关键是经常深入“农户”，峰西村那么大，父母找都没法找，经常是家里的灯都亮了，我才蹦蹦跳跳回来，饭也在别人家吃了。

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张老师叫我捎口信让父亲明天来学校一趟。我就像希区柯克小时候拿着父亲给警察局写的信去了警察局没出来一样，放学回家后，准确无误转告了父亲。第二天，父亲来了。经过交流，双方达成意见时间很短且高度一致：这孩子不能继续上学。然后，我被叫出了教室。出来的路上，父亲说，儿子，不上学吧。我看着县武装部路两旁齐唰唰的梧桐树，失望极了。

我这也算被托儿所和小学连环抛。十年后，1980年春，因为照顾本校教师子女，我到县一中读高中。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傍晚，我被班主任叫出了教室，然后回到了原来就读的二中（半年后，一中恢复原政策，我又返回）。现在想，“开除”也好，“劝退”也罢，冥冥之中，仿佛预示了我的人生经历注定波折复杂。

南河坝下的河北小学

1972年夏，我在河北小学正式入学。一年级时，在村三队队屋子上学几个月后，我们的教室搬到了

村大队部外间大屋子里。还是没有课桌，自带小凳。没有小凳的，拿条破麻袋，垫坐地上。两个年级在大屋里一东一西同时上课，中间隔着南北穿堂子门的道儿。我属有板凳之人，我前面一位毕姓女同学坐的麻袋。我经常一上课就开始打瞌睡，一耷拉头，她的肩膀就是枕头。睡得起劲肯定是鼻涕口水争相流淌。她就是躲，也是肩扛转背驮，等于赠送背部按摩。那肩膀，阳光下一定泛着晶亮的光。二十多年后，我和这位女同学重逢。也巧，现在的她个儿不高，肩膀宽而厚实。我说，还记得在那万恶的小时候，我对你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吗？这精悍的身材与我的罪恶行径有关系吗？她听后哈哈大笑，宽厚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像当年躲我的头一样。

1972年底或者1973年初，河北小学建成。学校在村集体菜园西，七队场东，南河坝北，即现在银河家家悦购物广场停车场东南。学校没有校门，穿过一排民房前或者南边七队队屋子后这两条小路进出。学校尽南边是茅厕和猪圈，就在南河坝下，没有南墙，向北是操场，当时感觉很大，操场以北是三排红瓦石墙的平房。平房后两排是教室，一排四间，分成两个教室，两排两个年级。教室宽敞明亮，配了崭新的棕黄色桌椅。前一排东两间是教师办公室，西两间，贴东墙放着各种文娱道具和体育器材，平常主要用来排练文艺节目。有时候，村里也来排练活报或者写标语、画宣传画。我看过一位刘姓大叔画画，画都像大字报一样大，挂在墙上。记住他的姓，是因为他儿子当时和我同班。看他画的各国战斗机识别，我军战斗机是圆头、白色的，美军战斗机是尖头、灰色的，多少年后，我看见我军战斗机也是尖头、灰色的，竟有些不适应；还有党的十次路线斗争的漫画，虽然人物都画得很卡通，但我由此记住了“十次路线斗争”这个概念，也记住了那十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

红领巾是被思念染红的

上学之始，我就对红领巾极其崇拜，看见别的同学戴着红领巾上学，羡慕极了。老师告诉我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还很奇怪，我

的血出来，一会就变色了，怎么红领巾会一直那么鲜艳！现在想，应该我在一年级各方面表现还可以，不然不会对自己第一批加入红小兵那么信心满满。结果第一批没有我。那天下午，学校那一批同时也是我们一年级第一批红小兵加入仪式在村大队部举行。全校同学都面西而坐，这一批加入红小兵的同学由老师现场点名起来到台北侧，然后列队到前台，一次一排。在热烈的掌声中，由村书记和校长亲自为他们佩戴红领巾，连续上了三四排。我在下面坐着，非常难受，回家的路上眼泪汪汪。

第二天上学后，班主任梁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不用着急，等第二批。我高兴得屁颠屁颠跑回教室，想像着自己站到前台，享受台下一片欣赏目光的情景。结果第二批不上台了，梁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光荣地加入红小兵了，这是红领巾！我接过红领巾的时候，虽然捞不上台有些失望，但在回教室的路上还是蹦蹦跳跳的，兴奋极了！回到教室后，把红领巾叠好放在课桌的左上角，一遍遍凝望，一次次抚摸。那红领巾是用鲜红的棉布料做的，我现在还记得抚摸时那种绵涩的感觉。然而，不多日子，我放学时竟然把红领巾弄丢了，我伤心之极！父亲把他学校文艺宣传队演出的红领巾拿了一条给我，我一看是红绸的，我说这是演出用的，不正宗，也和其他同学的不一样，就坚决不戴。父亲只好找大众小学的朋友给我要了一条，虽然和我原来的一模一样，还是新的，但就怪了，我老是感觉不如自己原来那条。

啼笑皆非之放声高歌

不知为什么，一年级的一段往事一直忘不了。那时我们还在村三队队屋子里上课，有一位老师，姓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身材粗矮，面目黝黑，不苟言笑，烟不离手，总披着一件黑棉袄，戴一顶帽沿洇着污黑汗渍的军帽，眼睛大得着急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我当时坐前排，上课经常分神，好担心他眼珠子掉地上。几年后，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里“胡汉三”的眼睛，我想起了他；多年后，看《水浒传》中描述宋江的身材，我又想起了他。另外，

我现在非常讨厌抽烟似乎也与他有关。

这位老师教我们语文、数学，还有音乐。所谓音乐课，就是教唱歌。有一次，他教我们唱《火车呜呜响》，先把歌词写在黑板上，然后拿着教鞭，指着歌词，教一句：“火车火车呜呜响，唱！”，我们唱一句：“火车火车呜呜响”，没有“唱”，他接着唱，那是一字一顿哼，“一节一节长又长，唱”，“一节一节长又长”……教完后，他走下来，让我们一个一个单独唱。于是，火车一遍一遍呜呜响，一节一节唱又唱。当时没有课桌，我们都是坐小板凳或铺麻袋，他就蹲你旁边，看着你唱。我现在还记得黑乎乎的一个大眼瞪着一双大眼睛紧盯着我，我唱了一句：“火车火车呜呜响，一节一节长又长……”有些害怕了，怎么也唱不下去了，他就让我把手伸出来，狠狠用教鞭抽了一下，然后说：“接着唱！”那一刻，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事！我想对老师说我父亲也是教音乐的，我见过他上课，不是这个样子教学生的！但我我不敢说，我哭了，没用，他还是蹲在我旁边，紧盯着我。我只能擦干泪，然后放声高歌：“……前头装的优质钢，后头装的丰收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人叔叔运输忙……”

二年级，我开始真正“放声高歌”了。那年，学校组织演出，我是校文艺宣传队队员，他们安排我独唱，唱的歌曲是《毛主席号召咱农业学大寨》。教音乐的董老师很重视，专门安排几个同学二胡和笛子伴奏。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我上台以后，看着下面密匝匝的师生，紧张了，刚唱了第一句“毛主席号召咱农业学大寨，咱就把学大寨的热潮高高掀起来”，后面的词就忘了。我看着人群后面的茅厕和猪圈墙，傻了。虽然“傻了”，但我没有“吧唧”，我发现下面都在窃窃私语，没有多少人注意看我的演唱，于是，我就跟着曲调，嘴很协调地一张一合，自己也不知道咕噜的啥，反正有伴奏声和下面的嗡嗡声掩护。最后，伴奏停了，我也“张合”完毕，当然，还没忘记模仿歌唱演员双手向上做一个结束的手势，然后一个鞠躬。我的天，下面噼里啪啦掌声一片呐！唉，这些观众真好！

“吃书”与包书皮

那几年，我最兴奋的事就是每个新学期发新书了。一般都是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叫上几个同学去前面教师办公室搬书，然后整整齐齐放在讲台和门口第一排的课桌上。老师一吆喝，或者不用吆喝，同学们看见新书往教室搬，就稀里哗啦都跑回教室坐好。

老师先把语文、算术、常识等各课目新书归整好，挨个一套套发给大家。我一般是先拿语文书，翻开，一股浓郁的书墨香气扑面而来，感觉浑身的毛孔都绽开呼吸，先找喜欢的内容看，然后再一本本翻阅。那一刻，幸福极了。

但我一二年级时，有个比较大的本事，就是新书使用难超过一个月，就搓搓得面目全非，书的封面和封底肯定没有了，甚至里面前后几页也没有了，更令人奇怪的是，书的四个角儿也都没有了，连我自己都奇怪，它们都去了哪儿！一本原来方方正正、坚挺硬实的课本，变成了一个绵松沱软的椭圆形物体！母亲看见后说，儿呀，你真厉害！你这不是念书，你是吃书啊！好好的书，你怎么就能让它变成“草鞋底”（一种油炸椭圆形面食的俗称）了呢！干脆，给你炸吃了吧！唉，这还摞压摞好几个呢，一锅还炸不了啦！

当时，母亲单位做外贸出口服装业务，需用牛皮纸垫木头包装箱。从那以后，只要发新书，母亲就捎几张牛皮纸回来给我包书皮。慢慢的，我也学会了。于是，从二年级开始我就自己包书皮，这样能好许多，用了一段时间，再把书皮拆下来，外表看，和大家的差不多，甚至比有些男同学的书还新还好，但往往也是金玉其“皮”。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到上初二，发现都没有包书皮的，再加上这时候自己也知道如何爱护课本了，也就算了。

上大学后，班里一位潍坊的同学好不容易买了一本《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爱不释手，弄了张报纸想包一下就是不会，我说我来，他高兴极了，完了中午痛快地请我在餐厅多喝了一份稀饭。

戴了三天的军帽显摆没了

三年级时，母亲单位一位供销科长的父亲在县武装部工作，给了我一项新军帽。那是正宗货，的确良面料，颜色碧绿，薄而有形，帽檐硬挺，里衬正中印有长方型红章，内有姓名、年龄、血型等栏。我曾经多么羡慕别人戴军帽啊！现在自己也拥有了一项，那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那天晚上，我饭都没顾得上吃，兴致勃勃地先拿母亲做衣服样板的硬纸壳，按照帽子边高，剪了垫在里边，再工工整整用油笔（圆珠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帽里的姓名栏里，然后把军帽放在我写作业的炕边，写一会儿看一眼，忍不住拿过来轻轻摩挲，那绵中带涩、涩中有滑的手感现在还记得。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戴着军帽上学了。一进教室，我就感觉到同学们尤其男同学的眼睛全变色了，如果我抬起头，估计马上就会被嗤啦嗤啦的火星子点着。我坐下，把军帽摘下放在课桌上，边听课边欣赏，怎么看怎么喜欢！课听没听进去忘记了，估计那节课如果老师提问，我起来的回答一定是：军帽。

第三天晚上，父亲说领我和姐去剧场看电影。戴不戴军帽去，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也听说过街上有抓军帽的，但人虽小，虚荣心不小，我好像挺享受那变了色的眼神儿，就戴着军帽去了。现在想来，我这一生犯的大小所有错误，都与虚荣心有关。

那晚，剧场检票口那里人特别多，我跟着父亲往里走，在等着工作人员撕票角的时候，突然感觉头顶发凉，我下意识一摸头，知道完了，军帽被人抓了！顿时脑袋“嗡”的一下。与此同时，我听见了一阵笑声，回头一看，铁栏杆内外一片幸灾乐祸的笑脸，哪里知道是谁把我的军帽抓了！栏杆使我根本出不去，进到大厅，父亲说，赶快出去看看吧，然后我俩又从旁边跑出来。有什么用啊！满眼全是人，没有一个拿帽子或者戴帽子的，哪有一点儿军帽的踪迹！

那晚放映的电影，我记的很清楚，越南影片《回故乡之路》。平常我最爱看打仗的电影了，但那晚

的确是看不进去了，演的什么全然不知。中间，我坐不住又出来了一趟。这时剧场门前已冷冷清清，只听得见隐隐约约的电影声音。昏暗的灯光下，检票口周围空无一人。那片笑脸早已消失无踪，但我依然看见一片狰狞的影子在徘徊。站在台阶上，风吹过，我欲哭无泪，估计就是有泪，也如同一杯雪水，冰冷。

电影结束了，我的回家之路也走得恍恍惚惚，晚上睡觉更没睡好，崭新的军帽老在眼前晃悠。后来很长时间，我也没能从丢军帽的悲伤中走出来，那种沉到谷底的沮丧现在尚有余温。因为那军帽我太喜欢了！我拥有的时间太短暂了！

二十年后，有朋友送了我一套当时非常时兴的校官服，又厚又挺，穿着感觉英姿飒爽，我似乎又找到了当年戴军帽的感觉。结果，军裤第一次洗，就在晾晒的时候被人偷了！我的沮丧沉到了海底。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了穿军装的欲望了。

村里的华侨来学校

1977年上半年，我上五年级。有一天，班主任通知我们：校长和村书记要来教室看望大家，大家要严格遵守课堂纪律，到时候要鼓掌欢迎。那天下午，校长和村书记来到了教室，但是，我们看到走在前面的是一位不熟悉的长者，虽然年纪不小，但衣着时尚整洁，面色红润清朗，头发纹丝不乱，眉心间一颗很大的黑痣，看样子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校长说：“同学们，郭爷爷来看望你们了，大家欢迎！”这位郭爷爷讲了几句话，讲的什么不记得了，但记得很清楚，是普通话。然后，把一个崭新的篮球递给了班长。

课外活动的时候，学校通知全体师生到南操场集合，照集体照。去了才知道，是郭爷爷与我们合影留念。操场中间，一台铮亮反光的相机放在一个黑架子上，挺大，郭爷爷的。同学们议论说，这叫自动相机，能扫，机关枪一样。那天，我穿着红背心，踩着凳子，站在倒数第二排。傍晚的阳光，明晃晃的，有些刺眼。那张大照片后来挂在教师办公室东墙门框子上，彩色的，我过去看过，这是我

第一次看见彩照，我简直都不认识眼睛眯成一条缝儿的自己，只是凭那件红背心辨认了出来。现在想，这张照片如果保存下来，那真是宝贵的文物了。

多年后，我看《文登县志》，知道那位郭爷爷叫郭永恂，河北村人，旅日华侨。1977年第一次回家乡，曾向文登县政府捐赠了一辆轿车，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文化用品等等。

帅气有才的文艺老师

在小学，除了班主任梁老师，我对文艺老师董老师印象很深。董老师长得高大帅气，红红的面庞，卷卷的黑发，就是因为他，我多少年一直以为帅气的男人一定是卷发的。董老师很有才气，笛子、二胡、小提琴样样都拿得起来，好像还懂作曲。

董老师兄妹四个，文艺才能都很突出。老大当老师的时候，一年级教过我，写一手好诗；老二在工厂，文艺骨干，七八十年代穿喇叭裤，肯定属新潮人物；董老师是老三，他妹妹，也就是老四，后来初中与我同班同学。小学和初中，她都是“台柱子”。多年后，我对她说，你们兄妹的气质和本地人不太一样，南濠街当年生意兴隆，你们家应该是从南方迁徙过来的吧？她告诉我其父母是文登人，但从小就都去了大连，在大连长大并结婚成家。1950年，其父亲从部队退伍回到文登开照相馆，照相馆叫“正光”，是文登第一家照相馆。《文登县志》有记载。

董老师家住南濠街北段，我家那时已搬到文山村，上学要路过他家，所以，如果星期天或假期学校排练节目，我经常早晨先去他家，然后一起去学校。可能与他家原是生意人家有关，家境殷实，吃穿与我们都不太一样，那个年代，他妹妹就穿现在也算时髦的上宽下窄的“鸡腿裤”。印象很深的是一天早晨去他家，全家正好在炕上吃饭，吃的凉水面白菜粉条肉麦穗包子，每两个包子下面垫着一张油津津的棒棒蓼，放在柳编耙耙盘子里，每人一碗大米粥，还有盐萝卜、酱醋蒜片等就儿。晨光中，炕桌上的热气缓缓升腾。包子在我家平常很少吃得着，人家竟然是早饭，我很羡慕。坐炕前长凳上，

我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只好到院子里溜达。院子里有花，栀子花，一朵一朵，白白的，很香，香得连猪圈的味道都盖住了。

冬天，董老师穿蓝色棉猴儿，毛里子绿色棉手套，用一根同色棉布绳拴挂在双肩，脚上是黄色翻皮子棉皮鞋。我穿着棉袄棉裤，外面套的衣服因为窄小，都是皱翘的，脚上是黑色棉兀拉鞋。早晨的阳光很灿烂，不知道是被阳光还是被帅气和时髦晃的，我始终是眯着眼睛，跟在董老师身后，啪嗒啪嗒，向学校走去。

有一次上音乐课，董老师没教歌曲，手里拿着一个绿稿纸订的厚厚的本子，说这是手抄本，今天念给同学们听听，名字叫《绿色的尸体》。念的过程中，教室里鸦雀无声，故事惊险，情节恐怖，那节课，我始终感觉一股凉飕飕的气息在教室里游荡。后来，他还给我们读了《梅花党》《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在那个年代，能听到这些曲折感人或者惨人的故事，简直太刺激了，所以一直记忆到现在。

每年参加公社汇演，表演唱是“硬菜”，董老师都要亲自指挥。那年，我们学校参演的表演唱，名字忘记了，情节是母亲教育女儿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与破坏生产的地主分子勇敢斗争的故事。也是奇怪，可能当时排练时间较长，近四十年过去，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这个表演唱的伴奏旋律。正式演出那天，董老师站在台幕后面我们乐队最前侧，拿着一个不知从哪儿借来的木头梆子，按照乐曲节奏敲着示意我们开始、强拍、弱拍、停止。我们这支“乌合”乐队的演奏肯定是“呕哑嘲晰”，只有清脆的梆子声，或快或慢，还在节奏的轨道上。音乐一停，我们闲了，他还是神情紧张，扭头紧盯着台上还在进行的表演。董老师指挥时，脸上的表情非常丰富，每当演出到了高潮，他的眼睛更是瞪得大大的，边盯着台上的表演，边向我们乐队更加用力地敲着梆子，因为用力，嘴巴都有些扭曲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学校排练节目。我走到排练教室门口，就听见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操场

黑乎乎的站着几个人，我走过去，是董老师和几个同学。董老师说，你握握我的手。我还纳闷间，把手伸了过去，瞬间一股电流击穿全身，我整个人战栗发麻。我嗷嗷大叫，他哈哈大笑。他身后那几个同学估计已经被电过了，站在那里也跟着笑。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事，电不死人。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先接触了电流不强的电线，等于他浑身导电了，然后让我们触电，吓唬我们。这玩笑开得有点危险，细思极恐。

肃穆而神秘的峰山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峰山，与现在的峰山公园完全两个样子。那时，峰山分前山后山，南坡和西坡是前山，东坡和北坡是后山。前山，即峰山革命烈士陵园，松柏森森，坟茔林立，墓碑一排排望不到边，整齐得令人窒息；山顶连后山，是空军军事要地，硕大的绿色雷达不时在转，影影绰绰还能望见哨兵，弥漫着莫名的紧张与神秘。其余，除了一条虽宽但坑坑洼洼的山路，就全是庄稼地了。那些年，我的活动范围都在前山，感觉后山很遥远。上了初中，班上有后山几个村的同学，我看他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每年清明节，县委县政府都要在峰山举行悼念革命先烈大会，人们排着队伍，抬着花圈，从四面八方赶来。当时，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怀着沉痛的心情，迈着沉重的步伐”，步伐与山高有关，心情与山高无关，与会场有关，那现场气氛的确庄严肃穆，没有说笑的，默哀三分钟都不敢想别的，想别的，就感觉是对革命烈士的不敬与亵渎。整个悼念过程都沉浸在无比的怀念中，那是打心眼儿里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感激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的幸福美好生活。

那时候，没有卖花圈的，都是各单位干部职工自己动手扎制，花圈扎制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对烈士的崇敬态度如何，所以都很重视。记得母亲厂里的美术设计员，竟然用塑胶手套制作出一粒粒、一串串非常饱满的葡萄，缀满已经很绚丽大气的花圈，曾吸引许多单位去学习。

当年的峰山，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小广场，只是在南坡上面留有一小块空地，是主席台，其余所有参会各界人士，都按单位散坐于那一排排松柏坟茔之间、坟前墓后，年年如此。我坐在那里，要么是盯着跟前坟包上黄色的迎春花儿发呆，要么是看着眼前的红字碑文依年代冥想。

也怪，记忆中，好像那些年清明节那天都是阴天，所以，我每年清明作文的第一句基本都是：天阴沉沉的，也在深切悼念革命先烈。

平常，也许有忌惮的成分，人们去峰山的很少。有一年，我到山西坡下的小树林里搂草，竟然在草地里采到了一颗很大的野生灵芝。就是去了，我也是紧张兮兮，“唰唰”地赶紧搂，赶紧走。

山顶的雷达区，曾经让我没事就眺望那里。那年月，对敌斗争的弦儿还绷得很紧，雷达不转，好像没有什么；雷达一转，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老转，那就更让人紧张得不得了，似乎战争的味道在走街串巷。

终于，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揽地瓜的时候，心惊肉跳、战战兢兢地潜伏到了雷达区的铁丝网外，隔着刷着绿漆的铁丝网向里窥视，那个紧张呀！在近处看，雷达更大，转得更快，还有吱吱嘎嘎转动的声音。我甚至看见了工作房前挂晒的衣服，就是没看见人，当然肯定有哨兵，也许是没有看见我们，也许是早看见了，知道是几个小破孩儿，没管。

就在我们东张西望时，突然身后一声吼：“都在干么！”简直像雷达从天上掉下来，吓得我们“噌”地蹦起来，抓起镢头和麻袋就跑。那个跑啊，那是没命地飞蹿啊！地堰子都是滚过去的，地瓜早跑丢了。好不容易跑到了小路上，才边跑边回头看，才发现赶情不是解放军叔叔追我们啊！再定睛一看，原来是峰山旁边福利院（俗称孤儿院）那个傻不拉叽的大个子，早听说他在峰山“看山”（看管山林），没料到今天让我们给撞上了。于是，我们干脆不跑了，躲路旁草房子墙角，看着大个儿边继续喊着“都在干么”，边晃里晃荡地从我们面前直追过去。不过，经过这次折腾，我后来上初中，路过福利院，看见傻大个儿蹲在门口晒阳阳，还是有些害怕地想跑。

追忆恩师张荣庆先生

丁晓红

正在书写，惊闻恩师张荣庆先生去世的噩耗，无比震惊与难过，一时间泪雨婆娑，泪光与眼前黑白线条交织，先生的音容笑貌再次在我眼前闪现，那是一个伟大书家的淡定人生与博大胸怀……

张先生认为，学书法要下两样功夫：一是字内功，二是字外功。字内功与字外功犹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这是先生每次授课都要强调的问题。字内功解决的是技能问题，结字、用笔、用墨、布局，先生都细致入微的一一讲解，强调中锋用笔的重要性。清晰的记得开学第一课，先生就对我的执笔进行了矫正。由于长期养成的执笔习惯难于改正，先生总是不厌其烦的指正，直至改正过来。先生有眼疾，看不清小字怎么办？他就借助放大镜给我们看作品，细心到写错一个字漏掉一个笔画他都能看出来……这一幕幕情景，感动之余肃然起敬，透过放大镜我看见了一位大师对祖国语言文字、国粹精髓的热爱之情。先生的眼疾更加严重，视力极其微弱，本想先生不会亲临，让助教林峰全权代理，想不到学习第一天先生跟师母和冬冬弟来到教室，亲自视导，问寒问暖，关怀备至。是啊，他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凡事想在前，总是替别人考虑而忽视了自己。学习的最后一天又跑来了，拿着放大镜逐个作品细看。本来班长提前说，不要给先生看小字，我心里也是这样想的，想不到先生看完我的大字，说：晓红，把小楷拿我看看。我争执不过他，只能乖乖地

从包里掏出作品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把放大镜放在眼前的那一刻，我的眼泪流下来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是前世怎样的造化今生能遇到这样的恩师，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珍惜。

先生号称当今书坛泰斗，是举世闻名的写帖巨擘。有幸目睹先生一次次挥毫泼墨的那种悠然自得的创作状态。《将进酒》十几米长卷，先生一蹴而就，这哪是一位老者，俨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儒，犹如大将从容不迫、潇洒自如、气定神闲、百炼钢成绕指柔。仔细看先生的作品，有一股清风扑面而来，结字线条之精美是当今书坛的一股清流，字里行间铿锵有力、洋洋洒洒，无不展现着书法艺术的美与力、刚与柔……是啊，先生写字认真，做学问认真，先生做的读书笔记恐怕自己也数不清，小纸片、烟盒纸、包装纸……都能成为做读书笔记的“佐料”，天天读书到深夜十二点，可谓是天道酬勤，先生身体力行笔耕不辍，是写帖大师，亦从汉碑中汲取营养，从传统中来又到传统中去，先生的“入古之旅”给后生晚辈做出了榜样、楷模。

先生教学有方，他不要求学生对着字帖照猫画虎，而是要求“多琢磨”“办法多”，因而培养了一大批书法的中坚力量，从先生的助教徐右冰老师、林峰老师等就可窥见一斑，他们都是国展的专业户，其学书与教学理念与先生是一脉相承。林峰老师的重视用笔，精准临帖，从美术的视觉建构书

大咪咪

陈晓荣

大咪咪是一只流浪猫。女儿刚参加工作时，它经常在传达室附近转悠。不管轮到谁在传达室执勤，吃午饭时都会拿饭盒里的食物喂它。女儿去传达室取快递遇见了，也会给它一些随身带的零食。

有个老同事说，这是一只刚刚怀孕的小母猫。你既然喜欢它，不如把它带回家。女儿知道我最讨厌猫和狗，干脆先斩后奏，直接把它带回家。之前已经抱回两只小狗，她上班没时间，就由我照顾，而我好静不好动，不喜欢养宠物。我说，院子就那么大个地方，又是狗窝又是猫窝，全让猫狗占满了。抱怨归抱怨，等女儿去上班了，我不得不煮一些荤

素搭配的食物放到院子里喂小狗小猫。喂完，从不多看它们一眼，转身回屋做自己的事。中午喂食时，却不见小猫的踪影。我想，它曾经四处流浪，啥世面没见过？一定是觉察到我不喜欢它，让它没有安全感，才上演离家出走的把戏。可它毕竟是女儿带回来的，更何况还怀着孕呢，我哪能不出去找找？傍晚喂狗时，小猫依旧没有找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是不是迷路了？能不能饿坏了？就在我坐卧不安时，女儿下班回来了，她一眼就发现小猫在街门旁边迎接她，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小猫没丢，我松了一口气。

法，化难为易，无不使我受益匪浅，学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右冰老师在课堂上娴熟的书写技能仿佛“二王”再世，令人叹为观止，为之震撼……

感恩先生、师母，也感谢先生麾下的诸多书法弟子们，让我在学艺中感受到家的温馨，其乐无穷，在求知解惑中让我书艺大进。

无尽的思绪中，窗外传来几声悦耳的鸟鸣，

在浩荡的春风中渐渐远逝，于初春季节愈发显得奇丽无比，似先生冥冥中的道别——

张荣庆先生千古！先生教授给我们的书法乃至人生之大道必将成为我们的指向标，激励我们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琢磨、不断前行，不断书写新的辉煌！

小猫是有心理感应的，它知道女儿喜欢它，每天掐准女儿回来的时间，大老远地去迎接。女儿抱起它，它就在女儿的臂弯里一边温柔地喵喵叫，一边亲昵地蹭来蹭去。我说，也不怕猫身上的虫子跑到你身上去，你不是最怕虫子吗？天天抱它，也不嫌脏。女儿说，小猫最爱干净，一有空就洗脸，再给它滴几滴驱虫药，哪会有虫子？小猫恃宠而骄，没过几天竟然登堂入室，跟着女儿进屋，跳上炕，躺在女儿的被子上。女儿最怕别人碰脏她的被子，却允许猫躺在上面。我说，哪能让猫进屋？女儿说，又没进你房间。我说，那你不怕小猫拉屎尿尿，把房间弄脏了？女儿赶紧买了猫沙放到盆里。吃鱼啃排骨时，还会丢一块给小猫。我说，即使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你也没有这么上心过。女儿说，小猫不是小吗？你们是大人，又不是小孩。

有一次，厨房的门忘关了，小猫跳上灶台，偷吃盘子里剩下的半条鱼。我抡起笤帚吓唬它，大声呵斥它，它撒腿就跑。等女儿回来抱起它时，它轻柔地叫着，喵喵喵，喵喵喵，好像在与女儿窃窃私语：我们不是同吃同睡吗？我们不是平等的一家人吗？你妈妈为啥要打我？她好凶，我好害怕。它或许只是想寻求安慰，而我却感觉它就是恶人先告状，想颠倒黑白。我狠狠剜了它一眼，喵喵啥？偷吃鱼还有理了？女儿说，你咋不说自己忘了收拾饭菜？你不知道家里有猫呀？

女儿去奶奶家时，发现小猫在奶奶房后一栋破旧的老房子里进进出出。原来，它在那里生了六只猫娃。它没有把猫娃生在家里，也许是对我心有余悸，也许是怕家里那两只小狗。女儿一阵惊喜，把这六只猫娃一个一个抱回家。我说，既然把猫娃下在外面了，抱回来干嘛？就像前年去世的你老伯家的黑狗，四处流浪，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女儿说，啥叫活得好好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说了，那是危房，小猫哪能住在那里？万一哪天下雨倒塌了呢？老公在原来的猫窝顶上，用木板又钉了一层猫窝。他一边干活一边说，你忘了往年老鼠逞凶，咬

了粮食口袋，在衣柜鞋子里絮窝，咱又下药又放老鼠夹子，也没能把老鼠消灭干净吗？可自从有了猫，老鼠再也不敢出来了。我不再言语，拿出几条小炸鱼给坐月子的猫妈妈。为了区分它和猫娃，称呼它是大咪咪，称呼猫娃是咪咪，没想过给它一个昵称。

猫娃睁眼了，出来跑了，开始找食吃了。我把鸡蛋黄捏碎放到盘子里，大咪咪凑近盘子闻了闻，迟疑了一下，还是躲到一旁，静静地看着猫娃抢着吃蛋黄，等到猫娃吃饱了，它才去舔舔盘底子。我想起妈妈吃鱼头，把鱼肉让给孩子的故事，为大咪咪有着和人一样的情感而感动。于是，脑海里浮现出大咪咪的诸多好处。它在我们忙的时候，或是眯眼打盹，或是舔毛洗脸，或是出去打野食。哪天运气好就能抓到老鼠、鸟、虫，用嘴拖回来给猫娃尝鲜。它很少给我们添麻烦，即使大小便也都和那两只小狗一样，自觉在外面解决，就连之前进厨房偷吃的毛病也改掉了。猫娃虽然是大咪咪生的，却一点也不像大咪咪。它们习惯了享受饭来张口、养尊处优的生活，懒得出去打野食，只有闲得无聊时，才会在附近溜达一圈。我哪次喂食不及时，它不管你在忙什么，跳上窗台，隔着窗子尖声叫着，喵喵喵，喵喵喵。我把猫食往院子里一放，猫娃就围过来抢着吃，也不讲究什么谦让与风度。它们的大小便也是随地解决，院子里，平房上，都有屎尿味，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铲屎官。唉，谁让这些猫娃是大咪咪生的呢？

猫娃被人家领走三只，还剩下三只，其中有一只只是母的。今年春，它和它的妈妈大咪咪各自下了一窝猫娃，一共十二只。女儿看到有这么多猫娃，一阵惊喜过后也犯了难，小猫越下越多，家里哪有地方安置？老公说，把猫娃送给镇上的伙计，他母亲卖花和花盆，逢集必赶，认识人多，也许能送出去几只。又说，等有时间领着大咪咪和它闺女去做节育手术。我抱起大咪咪说，以后没有那么多小猫了，让我爱你多一点。

能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

于福水

新房装好后，我好长时间没去住，和邻居们都不大熟悉。大叔七十岁左右，和我住同一个单元。前年秋天，我刚搬过去不久，下楼梯时，看到大叔提了满满一桶水要上楼，不知道他从哪里打的水，已经有点气喘吁吁。

我急忙说：“大叔，你住几楼？我帮你送上去。”大叔说：“不用不用，我住在一楼。就这几层楼梯，抬脚就到了。”他把水桶放下，问我：“你妈是不是拖拉机总站退休的？”得到我的否定后，大叔又问：“你姑还是你姨的以前在总站上班吧？”我说不是。大叔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吃惊地说：“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相像的人，你和我单位一个女会计简直太像了，脸盘也像，眼睛也像，她也是见人笑笑不说话，你头一天来我就发觉了，但是那么多人，你不说话，我就没好意思问你……”

我愣住了，脸马上红了，心里说，大叔谢谢你，我竟然还会给人留下笑笑不说话的好印象。大叔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我见了生人是一副拒人千里的怪型，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哪怕面对面见到邻居和同事，只要还没达到熟悉的程度，我都是点点头就走开了。

当年调进新单位，和同事熟悉后，她们告诉我，

刚开始见到你时，你真会装人，坐在那里目不斜视，一声不吭，一幅冷漠的样子，好像不搭凡人腔。那时候，我们对你的第一印象很不好。

但不知为什么，我对老人和小孩天生就有亲和力，老人和孩子也喜欢和我交流。我看到岁数大的人或者牙牙学语的稚童，表情就会自动切换。可对待生人，我又木讷得让人生厌。所以，当时还不大熟悉的大叔，对我的这句评语，让我瞬间心情舒畅，感觉一天都有了好心情。

大叔的车库和我的草厦子相邻。他是个勤快的老人，退休后一直没闲着。我们小区的垃圾桶，他每天都会去翻几遍，捡了纸壳和酒瓶之类的东西，就拿到车库里分类。隔几天，大叔就会开着满载废品的三轮车，去收购站送废品。

印象中的大叔，一直是忙忙碌碌的。我每次去草厦子，都会看到大叔在车库里摆弄他的废品。我和女儿网购后的纸壳，家里的易拉罐、酒瓶、纸箱，只要是能卖的废品，我和孩子爹每次都归类整理好，放在大叔的车库前。

大叔不过意，那年春节，他拿了一箱进口的啤酒，说什么也要给我孩子爹尝尝。孩子爹不肯要，大叔生气了。后来我们好不容易说服大叔，他才露

出了笑容。

今年正月的一天，女儿突然发现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个爷爷了。小福尔摩斯接着又发现，这个爷爷家今年的春联还是去年的内容。因为那是部队慰问的春联，所以女儿印象深刻。我们听说过，家里有去世的人，春节一般是不贴新春联的。

女儿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是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大叔了。以往，大叔不是在车库前整理废品，就是在小区里翻垃圾箱，或者在门口往三轮车上装废品。我们每次下楼，都会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我心里禁不住暗暗叫苦，我和女儿胆子小，熟悉的人去世了都会吓得睡不着。但是，我这个当妈的再怎么害怕，嘴里还是安慰女儿：“胡说什么呢，人家的春联是新贴的，内容相似而已。天冷，那个爷爷怕冻感冒躲在家里不出门呢。”

可一天天过去了，总也看不到人，一个月，两个月，这个大叔一直没有出现。女儿胆怯地说：“妈妈，那个爷爷肯定是去世了。他那么爱劳动的人，怎么可能一直不出门呢？”虽然我嘴里安慰着她，但心里也默认了这个事实。

这个世界上，唯一夸过我不笑不说话的大叔，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人是多么的脆弱啊。

因为孩子爹经常晚归，我叮嘱女儿：“别在你爸爸面前说这件事，免得他晚上走楼梯犯寻思。”而自从女儿怀疑这个爷爷去世了以后，就不敢去草厦子里拿东西了，大白天也不敢朝里面走。每次走到一楼，她就吓得不敢说话，飞快地跑回家。这个胆小的孩子，甚至后悔当时买房的时候，没打听一下住户们的岁数。

我也没强多少，总觉得大叔车库旁边的过道里阴森森的，让人恐怖。每次不得不去草厦子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大气也不敢出，走到大叔的车库前，我胆颤心惊地在心里默念：“大叔，你别吓唬我，我都给你纸壳了。”

有一天，我去草厦子里拿东西，慌乱中把隔板上的半箱饮料碰到了地面上。随着“砰”的一声，我惊恐的声音，犹如晴天霹雳般地在整个楼洞里回

荡。我顾不上拿东西，顾不上锁门，连钥匙都不敢拔了，边哭叫着边撒腿朝外跑。哭声惊到了门口的邻居，惊动了巡逻的门卫大哥。面对众人的询问，我如惊弓之鸟羞于说出真正原因，只能支支吾吾的让巡逻大哥帮我把门锁好，把钥匙拔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在小区门口碰见了大叔的老伴。大姨气色很好，笑嘻嘻地和我打招呼。她刚从早市回来，两只手提满了各种食材和水果，一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息。我觉得不对劲，谁家老公刚去世，还会像没事人一样的谈笑风生？还能有心情逛街买买买？

我想问问大姨，大叔哪去了，可又怕他是真的去世了，触痛了大姨。还有几次，我和楼道里的邻居们一起出门，我有心想问问大叔的事情，又觉得自己太八卦了，说不出口。

这期间，快递的纸壳我都是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有一次，孩子爹去扔垃圾，他习惯性地要把易拉罐拣出来，又想起了什么似地说：“哦，我忘记了……”我生怕他说出什么，坐实了猜想，吓着一旁的女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

就这样，一次次可以得到真相的机会，都被我推出去了。

清明节的第二天，我和孩子爹出门，他去前面开车，我在后面欣赏着小区新栽的绿植，慢悠悠地溜达着等车。可几分钟后，我就不淡定了。在离门卫不到50米的地方，我清楚地看到大叔面向家门，直挺挺地矗立着。

一瞬间，我惊呆了，毛骨悚然，一步也不敢动了。大叔向我走来，满脸慈爱地看着我，用平时一样的温和语气问：“出去吗，闺女？”我浑身哆嗦，赶紧朝四下看看。小区里很安静，前面，孩子爹在倒车；门岗里，保卫大哥在值班；抬头看看天，晴朗，没有什么异常。但我还是止不住地发抖，大叔失踪了这么久，怎么会在清明节时期又出现了呢？我颤抖着声音说：“大叔，好久不见。”大叔说：“嗯，我这些日子没有出来。”

我不敢多说话，也不管礼貌不礼貌了，朝着大叔点了点头，就开始跑，飞快地跑，逃命般地跑。

耳边呼呼的风声，加深了我的恐惧。跑到门岗，值班的大哥探出头来，我停下来问：“大哥，你看见后面那个大叔了吗？”大哥问：“哪个大叔？”一句简单的话，又把我吓得惊跳起来，我带着哭声说：“满院子里就这么一个大叔呀，还有其他人吗？就是那个爱收拾废品的大叔，你看不见他？难道就我自己能看到他？！”

大哥平静地“哦”了一声。我又追问：“你能看见他吗？”大哥奇怪地看着我说：“能啊，那么大一个人，我怎么会看不到呢？”

哎呀，别人也能看到，那就不是灵异事件了。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彻底放松后，我才发觉自己浑身都在冒冷汗。我问大哥：“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大叔？以前他总在门口摆弄废品。”

门卫大哥告诉我，年前，小区物业整顿，大叔在居民楼里的车库囤积废品，安全隐患特别大。后来，物业公司做通了大叔的工作，他现在不捡卖废品了，所以出门就少。

真相大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急忙打电话告诉女儿。不一会儿，这个事后诸葛亮就回电：“其实，有一次我走到那个爷爷家门口，他们没关门，我听到里面欢声笑语的。我刚刚又特意去他家门口，仔细看了看那个春联，虽然内容和去年一样，但春联纸张却是新的。”

一场虚惊，一场虚惊啊！可笑的是，孩子爹说他早就知道了。面对我的指责，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却反问道：“你让我说吗？每次我刚提个头，你就急忙打断。”

这，难道我的良苦用心，是给自己放了迷雾弹？

知道这是一场乌龙后，晚上再去草厦子里拿东西也不害怕了。娘俩禁不住感叹，人的心理暗示太重要了。想起了那句话，能困住你的，从来不是别人。许多时候，人都是被自己的内心困住的。

春（组诗）

刘美华

荠菜

莫言无处看春深，柳嫩桃红恣意寻。
更有荠芽初破雪，堆盘叠翠共清吟。

迎春花

东风未与雨同来，小萼冷寒作早开。
瑟瑟枝头谁更管，一方春事任悬猜。

新雨

何物行来常漠漠，晓窗筛影自氤氲。
此时莫问春归处，几点东风和雨闻。

桃花

何妨盛赏两三枝，微雨斜风几度迟。
莫问春归消得处，看花总是少年时。

春深

春来何处自依依，一点东风画外题。
蝶染轻红阶下绕，燕穿烟柳过桥西。

暮春

行步知谁解此春，一桥流水半随尘。
柳垂新叶为织缕，风掠残香可识人？
不尽云烟终作幻，徘徊孤影几时真。
莫言去处君当晓，清梦来时是旧身。

母子连心（外一首）

塞纳河（北京）

—

妈妈，今天姐姐说
我小时候——
不会走路只会躺着
不会说话只会呀呀
连牙齿也没长一颗
是真的么

哦，宝宝，别撅嘴儿
姐姐可一点没瞎说
妈妈忍俊不禁翻出相册
看这张——
你粉红的牙床像排花骨朵
嘴里是不是光溜溜空脱脱
小奶瓶哟还在嘴上嘬嘬嘬

看那张——
姐姐拿了 you 一块糖
你满眼泪花指着她似在告状
会说话就不必那样哭鼻装腔
还有坐啊爬啊滚啊的这几张
三翻六坐姐姐小时候也一样

哦，妈妈，真是这样
要是我生下来就长了牙
会说话，还能噤噤把路上
好似小马驹儿和小山羊儿
影子般寸步不离妈妈身旁

耶！耶！那该有多棒有多爽

不，宝宝，不能那样也挺好
假如你生来就会吃会跑会蹦跳
妈妈怎能老想着把你往怀里抱
虽然不会说话光会闹
但凡你咧咧嘴巴笑一笑
什么意思妈妈可全知道

二

妈妈，当你老了
会不会也长成邻家婆婆样
不会走路光会扶墙
说起话来不知啥腔儿
嘴巴还瘪瘪着没个好面相

会的，宝宝
人人都有那一天
该老天爷定的事
换谁也没法改变

哦，妈妈
假如你不会走路不能下床
我就先把那大火车买上
咕得嗷，咕得嗷——
送你去公园晒着太阳把歌唱
多大的火车呀
像天空那么长

那么长，怎么坐呀
车还没开就已到场

妈妈，假如你说话也变了腔
我就像猫儿爬在你肚上
就这样像打鼓又像搔痒
再把耳朵贴近你的胸膛
咣咣咣，咣咣咣——
准能听清你心里所想

好的，宝贝，我相信
因为你还在妈妈肚里时
只要在这肉鼓上当当当
你就抻胳膊蹬腿闹声响
隔着肚皮跟妈妈捉迷藏

妈妈，那时你要没了牙
我刚刚也想出了好办法
知道你的嘴巴大又大呀
买个奶瓶让你巴答巴答
哇塞，哇塞——
保你脸没皱儿心头乐开花
要嫌吸得还不够快
那就三个奶嘴一起下

哈哈，宝宝，哈哈
你现在就把妈妈给呛着了

过家家

儿子加表姐一共仨
聚在客厅里过家家
我演小燕子
你扮皇阿玛
剩下一个跑腿的
连哭带笑演技不比网红差

这次他们突发奇想

要模拟幼儿园里的课堂
一人扮成老师样儿
另俩背手坐在板凳上
儿子最小受宠先登场
手执糖球棒当教鞭神龙活现
他指着空无一字的大白墙
一本正经要求台下跟着唱
猪、鸡、牛、马、羊……
像极了园里的老师有模有样

轮到姐姐要上台浪啊浪
她居然拆开挂历铺满床
然后指着那图画一张张
这是什么？——白菜
那是什么？——生姜
这是什么？——苹果
提问还没完，不承想
小弟竟起身奔向厨房
气得姐姐扔掉教鞭直嚷嚷
弟弟是小馋猫
想吃苹果不听讲

回送一个白眼没和姐姐杠
他急三火四跑到妈妈身旁
妈妈，妈妈，快蹲下——
我有话儿要对你悄悄讲
先给她一个大大的吻啊
再把那小嘴凑到她耳畔
妈妈，我一看到大苹果
就想起你那圆圆的脸庞
还有远方爸爸的绿军装

作者简介：赛宗宝，笔名塞纳河，文登人，现就职于北京，资深媒体人，央媒高级编辑，文化学者，在主耕新闻写作的同时，于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创作等领域也多有涉猎，并发表相关作品百余篇。

文登颂（外二首）

周诗萍

昆崙山托起你高傲的脊梁，
南海潮孕育你勇敢的志向。
一代代能工巧匠，
打造出世界名牌的荣光。

文登，啊文登，
一座美丽人居的天堂，
你的魅力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
你用智慧谱写出华丽的乐章，
文登学的美名源远流长。

芙蓉树点亮你绿色的梦想，
合欢花绽放你绚丽的光芒。
一幅幅锦绣画卷，
展示出鲁绣高雅的形象。

文登，啊文登，
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你用大海的情怀迎接宾朋八方。
你用和谐描绘出家园的安康，
龙的传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走进文登

走进文登，欣赏美景，
走进文登，感受真情。
山水相依河海相乘，
泉水生香汤流温情。
抱龙河水碧波荡漾，
森林氧吧四季分明。

山海有缘人有情，
人杰地灵享太平。
楼在林中，人在绿里，
石异奇峰海上仙境。
百年老树，写满沧桑，
李龙文化流传至今。
天地有缘人有情，
日月同辉歌舞升平。

啊，文登，
风光秀美人居仙境，
惬意生活温馨梦境。
山美水美人更美，
浪漫生活在文登。

龙乡夜曲

月亮升天空，银树挂彩灯。
姹紫嫣红夜生活，龙乡起歌声。
月色韵味浓，咖啡漾轻松。
亲朋相聚抒情怀，龙乡不夜城。

绿林送晚风，海面倒蜃楼。
火树闪银花，夜色映芙蓉。
美味扑鼻香，温泉水蒸腾。
人间美仙境，龙乡在文登。

梦与现实（外二首）

刘进召

（一）

这么多年早已习惯
临水远眺
身边却无栏可凭
唯在风中能感受到自己腔室里
热血尚温

其实谁不是在走这人生单程之旅
谁不曾晾晒过年轻的梦想
现实里照样每天择菜 做饭

洗了好多遍
韭菜依然有些细微沙土
关于硬气的较量
在铁锅和牙齿间一一枚举
我稍稍皱眉
咽下这便宜的生存

（二）

在繁重与酣睡之间往返
我当这肉痛不是自己
一周只有最末属于自己
那是资本嘴角施舍的垂怜

深夜醒来
我反复咂摸
终没能咂摸出生活什么味道

味觉与嗅觉同时在线
加上分析

甚至加上我的第六通感 亦或痛感
仍分辨不出谁好谁坏
谁对谁错 又是谁让我
步履维艰

最终 把它们扔进相对论
翻身找个舒服的姿势
这才继续入眠

原 地

我能确认的是我还在原地
这相对意义的所指
原地 可以是一个点
或者刻度
也可以圈定一个范围
当然我没有指向时间
更无经纬和方向
它仅代表内心或思想的
某个领域

途 经

我放不下的 你早已忘记
我的世界从此再无人提起
落雪飞瀑 繁华三千
都抵不过岁月轻轻
而你 只是途经了我的秋水
我的一醉方休

南海沙雕（外一首）

宋吉英

沙雕组建成的塑像
背景苍茫，天海相连
你的身体
一定聚满硬核特质
要不何能经得起暴风骤雨

沙雕塑造的各种人物
诉说着不同的故事
色彩斑斓
格外耀眼
那位慈祥的母亲
面向着大海
手指着东方
正在对身边的女儿
讲海的传说
还有那光头强，熊大熊二
和小朋友一起手舞足蹈

抬头望望
云和阳光的旋律奏鸣
海鸥自由翱翔
为沙雕点缀成另一道风景

阵阵海风吹过
云彩从城市那边涌来
沙雕没有半点心慌
一片片景物一个个人物生命

生动起来，鲜活起来

夏天的麻雀

夏天的麦田是美好的梦想
我们喜欢这个季节
喜欢贴着麦浪飞行
叽叽喳喳
说着人类难以翻译的语言
一些人看不懂我们的生活
总说着我们的许多坏话
骂我们偷吃了五谷杂粮
可他们不知道
我们吃掉了多少害虫
其实我们已经不在乎
那些流言蜚语
用飞跃与欢笑充实着我们的快乐

我们喜欢飞落于稻草人肩上
谈论着一季的收获
可那些人却没看到
夜幕里不劳而获的家伙

我们借着夏天的温度
利用老屋和墙缝生儿育女
欢乐着我们的欢乐
幸福着我们的幸福

文登新增 1 名中国音协会员 4 名中国美协会员

2023 年度，文登区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王斌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至此，我区共有国家级音协会员 6 名；文登籍画家毕可丽（女）、于茗（女）、于子之（女，原名于相珍）、李强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崔霞、姜妍滢、于栋涛加入山东省美术家协会。至此，文登籍国家级美协会员达 30 名，其中本土国家级美协会员 12 名，省级美协会员 20 名。

王斌，现任文登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教研员、文登区政协委员，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山东省舞蹈家协会会员、威海市合唱协会理事、文登区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连续 3 届荣获威海市歌手大赛金奖，先后获山东省时风杯原创作品歌手大赛二等奖、山东艺术节歌手大赛金奖，录唱了《东海明珠》《好好爱家》《文登》等大量原创歌曲，创作推广了《无怨无悔》《拥抱》等十余首励志歌曲，先后在文明山东、山东电视台、威海电视台、文登电视台等媒体展播。

李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员、山东省漫画家协会副主席、威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威海市漫画家协会主席，第二届威海市“文化名家”。

毕可丽，字馨文，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协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威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教育部创新

型人才课题国画组专家。

于子之，原名于相珍，号姑余山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女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山东漫协会员、威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威海经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威海鸿彩美术学校校长。

于茗，2015 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23 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韩国牧园大学艺术学博士在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崔霞，字崔子，现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工笔画学会理事、威海市工笔画学会秘书长、威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文登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文登区美术馆特聘画家、北京观自在工作室网课课程助教。

姜妍滢，现为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威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油画小镇驻地画家、威海美协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主任、民盟威海书画院秘书长。

于栋涛，硕士，现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威海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大事记

一、威海篆刻展暨全国名家篆刻邀请展文登巡开展

4月10日，威海首届篆刻展暨全国名家篆刻邀请展文登巡展，在威海市文登区博展中心三楼展厅拉开帷幕。此次巡展由威海市文联、济宁市文联联合主办，文登区文联、威海印社协办，共展出篆刻作品100幅，涵盖多种风格样式，除了威海印社本地篆刻作者的30幅印屏及篆书作品外，还展出了来自西泠印社和济宁印社的70幅全国篆刻名家印屏。

二、文登音协：举办合唱艺术交流展示活动

4月27日上午，峰山雅集第三十一回——《上春山》合唱艺术交流展示活动，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威海市音乐家协会合唱专业委员会会员、威海市音乐家协会古筝专业委员会会员、威海市舞蹈家协会会员、威海市古琴协会理事、文登区音乐家协会理事李海燕，威海市合唱协会理事、文登区音乐家协会会员王玲，以二部合唱歌曲《上春山》为例，指导声乐爱好者科学发声，促进声部协和统一，采用室内教学与室外表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学员感受春天之美、合唱之美。

三、文登摄协：“我为老人拍张照”走进杏坛社区

4月27日，文登区文联组织文登区摄影家协会文艺志愿者走进龙山街道杏坛社区，开展“我为

老人拍张照”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文艺志愿者们用手中的相机，为社区居民拍摄生活照、艺术照和全家幅，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

四、文登作协：两部长篇网络小说获奖

5月17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上海七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华语文学网协办的“2024第四届七猫中文网现实题材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文登区作家协会主席李喜华（笔名一翎）的长篇网络小说《暗夜昙花》荣获二等奖，文登作协会员付光强（笔名西山明月）的长篇网络小说《彼岸花明》荣获优秀奖。

五、文登作协：开展红色文化之旅采风活动

5月19日，文登区作家协会组织作协会员开展红色文化之旅采风活动，会员们先后参观了雷神庙战斗遗址、胶东抗战第一枪群英馆、杨子荣纪念馆及牟平革命历史展览馆等。会员们踏着英雄们的足迹，探寻一段段高尚的人生，感悟一个个伟大的灵魂，在重温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同时，感受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六、文登硬笔书协：举办书法公益讲座

5月19日下午，峰山雅集第三十二回——《诗韵墨趣·字绘童年》书法公益讲座，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胶东书画家协会副会长、威海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文登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文登区书法家协会顾问、文登区硬笔书法家协会顾问

闫华春结合古诗词，讲授汉字结构及临摹要点，指导学生正确的书写姿势、笔顺、运笔方法等技巧，逐渐掌握汉字书写的精髓。通过古诗词，让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汉字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增强对汉字书写的兴趣和热爱。

七、文登收藏家协会：召开三届一次会员大会

5月25日，威海市文登区收藏家协会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威海市文登区收藏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关于修改〈威海市文登区收藏家协会章程〉的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协会理事会及领导班子。刘范利当选文登区收藏家协会会长，姜应九、宋云波、于波、徐景波当选副会长，姜应九兼任秘书长。

八、文登收藏家协会：举办赵隽明书法作品收藏展

5月25日，“竹风劲骨 书韵文城”——赵隽明书法作品收藏展，在文登区积玉斋美术馆开展。此次书法展由文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登区政协文化艺术界别委员工作室、文登区收藏家协会、文登区积玉斋美术馆、文登区政协委员刘范利工作室联合主办，共展出文登区收藏家协会收藏的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黑龙江省篆刻研究会会长赵隽明（赫哲族）书法作品50余幅。

九、文登传统文化学会：举办《道德经》研读公益讲座

5月25日，峰山雅集第三十三回——《〈道德经〉研读会：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公益讲座，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文登区传统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毕静芝通过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经》，让广大学员们从中汲取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文登朗协：举办主题朗诵比赛

6月9日，由文登区文联和文登区朗诵协会共同举办的“与民同行 与光同在”主题朗诵比赛，在文登区图书馆演播厅举行。100多位小选手依次上台进行了精彩的朗诵表演，表达对共产党人和革

命先烈的无限追思与敬仰，对党和国家的拳拳赤诚之心。本次活动是文登区文联组织开展的“与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系列活动之一。

十一、文登音协：合唱艺术交流展示迎“七一”

6月13日上午，峰山雅集第三十四回——《我爱你，中国》合唱艺术交流展示活动，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威海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文登区音乐家协会理事李海燕，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市合唱协会理事、文登区音乐家协会理事隋红岩，以二部合唱《我爱你，中国》为例，指导合唱爱好者科学发声、提高个人演唱技巧、促进声部协和统一，通过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深情与热爱。

十二、文登朗协：举办朗诵艺术交流展示活动

6月22日，峰山雅集第三十五回——《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朗诵艺术交流展示活动，在文登学艺术馆举行。文登区朗诵协会理事、文登区音乐家协会会员、威海大美艺术培训学校校长宋蕾，就朗诵艺术进行了讲解和现场指导。最后，大家共同朗诵《红船从这里起航》，献礼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

十三、文登两幅美术作品入展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日前，经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国画展区作品复评评审委员会评选，来自全国各地的698件作品入选该展区，其中文登区美术家协会会员、文登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孙克勤的《盛世和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登区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于丽波的《四时田园·秋日》入选。

十四、文登舞协：举办首届大型舞蹈展演

6月29日和6月30日，由文登区文联主办、文登区舞蹈协会承办的文登区“爱舞者·艺起来”首届大型舞蹈展演，在文登九龙城购物广场一楼大厅演出。此次展演分为群众舞蹈展演、少儿舞蹈展演和旗袍走秀展演，旨在展现我区舞蹈艺术风采，增进群众对舞蹈艺术的热爱，提高全区舞蹈艺术水平。